

九十五年度 台灣人文學東區座談會

成果報告書

指導單位：教育部

總計畫單位：國立台北大學中文系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及民族發展研究所

時 間：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

地 點：國立東華大學 文學院 A207 會議室



目 錄

【 九十五年度台灣人文學東區座談會 議程 】 1

【開幕式】 3

【專題演講】

- ◆ 主體的追求—再現、認同、言說、想像與人文東台灣 / 夏黎明 4
- ◆ 會議實錄 5

【專題研討一：東台灣人文教育資源整合】

- ◆ 東台灣人文教育資源整合 / 莊文生 17
- ◆ 淺介「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 傅君 19
- ◆ 東台灣人文教育資源整合—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源利用 / 劉漢榆 21
- ◆ 會議實錄 22

【專題研討二：東台灣人文與自然教育】

- ◆ 台灣自然與人文教育 / 賴淑娟 36
- ◆ 「東台灣人文與自然教育」題綱 / 黃惠信 57
- ◆ 東台灣人文與自然教育 / 張惠珠 59
- ◆ 會議實錄 61

【專題研討三：東台灣南島語言與藝術】

- ◆ Mimi 快跑! Sumi 快跑! Malele 快跑! —從近五年台灣東岸藝術的發展說起 / 潘小雪 75
- ◆ 東台灣南島語言與藝術 / 林清財 78
- ◆ 台灣跨語言文化族群認同 / 黃東秋 81
- ◆ 會議實錄 92

【專題研討四：東台灣文學與歷史】

- ◆ 宜蘭文史工作的深化與活化 / 林正芳 104
- ◆ 東台灣歷史發展專題引言綱要 / 陳鴻圖 106
- ◆ 東台灣文學概觀——以花東線上的原住民作家為例 / 董恕明 108
- ◆ 會議實錄 111

【綜合座談】 127

【附錄】

- 附錄一 / 執行企畫書 138
- 附錄二 / 與會人員名單 140
- 附錄三 / 工作人員名單 142
- 附錄四 / 活動剪影 143

【 九十五年度台灣人文學東區座談會 】

時 間	議 程
08:30—09:00	報 到
09:00—10:00	<p>【開幕式】 開幕致詞</p> <p>【專題演講：東台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升】 主持人：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演講人：夏黎明（東台灣研究會 董事長）</p>
10:00—10:10	茶 敘
10:10—11:10	<p>【專題研討一：東台灣人文教育資源整合】 主持人：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引言人：莊文生（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總幹事） 劉漢榆（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 館長） 傅 君（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助研究員）</p> <p>自由討論</p>
11:10—12:10	<p>【專題研討二：東台灣人文與自然教育】 主持人：紀駿傑（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引言人：賴淑娟（佛光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黃惠信（國立台東大學師範學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教授） 張惠珠（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 教授）</p> <p>自由討論</p>
12:10~13:10	午 餐 及 休 息
13:10—14:10	<p>【專題研討三：東台灣南島語言與藝術】 主持人：童元昭（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所長） 引言人：潘小雪（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 教授） 林清財（國立台東大學音樂教育學系 教授） 黃東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p> <p>自由討論</p>

14:10-15:10	<p>【專題研討四：東台灣文學與歷史】</p> <p>主持人：孫大川（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p> <p>引言人：林正芳（蘭陽科技大學 講師）</p> <p> 陳鴻圖（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 教授）</p> <p> 董恕明（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教授）</p> <p>自由討論</p>
15:10-15:20	茶 敘
15:20-17:00	<p>【綜合座談】</p> <p>主持人：董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p> <p>與談人：教育部代表</p> <p>自由討論</p>
17:00~	賦 歸

【開幕式】

紀駿傑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首先僅代表主辦單位感謝各位這麼一大早就來到這裡。今天這個會主要是教育部有一個計畫，想在各地區進行人文學藝術方面的教育推廣跟提升，這個部份包含了學校制式的單位，當然希望結合地區性的例如文史工作室。這是非常新的計畫，我們也在摸索中，所以今天其實是要借助各位的努力，我們一起來思索跟探討。

教育部給了我們一些經費，經費主要是圖書方面的經費，所以也特別的邀請了我們圖書館的館長。未來幾年教育部可能陸續會有一些經費能夠讓東華成為東部地區的資源中心。我想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因為人文學在台灣過去以來一直比較是不被重視的，它現在有北、中、南、東四個區域，每個區域都有一所大學來統籌，希望成為各個區域的區域資源中心。從資源中心來連結區域性的各方面的資源，公家的、地方的、文史工作的，這個是我們辦這次會議最主要的背景跟目的。

我們是第一次辦理像這樣的座談會，其實就是希望集思廣益，所以我們邀請了包括宜蘭、台東還有我們花蓮地區的一些人，我們一起來思考我們如何做最有效的資源整合、最有效的連結、最有效的彼此的支援，那我想這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我們列了幾個大項目，有些是跟整個人文藝術領域的提升，有些是有特別著重於跟我們東部地區的特色，例如我們今天的主題演講找到夏黎明教授，我想夏教授大家都應該非常的熟悉，長期在東部地區默默的耕耘，當然大家現在知道東台灣研究會了，已經很有名聲了，那我想今天像我們邀請他來就是非常非常具有意義。從他默默耕耘十幾年的經驗，來跟我們做一回起頭。

我先把這樣子的一個背景簡單的跟大家做介紹，再一次感謝大家，禮拜六一大早就來到這邊，可能還有人會陸陸續續的到來，但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要先開始，把時間交給民族學院童春發院長。

【專題演講】

主體的追求

再現、認同、言說、想像與人文東台灣

夏黎明

東台灣研究會 董事長

1. 命與運：2005. 7. 1 大學聯考的故事
2. 後山：地理、社會、心理的邊界/關於他者的地理想像
3. 底層無語：只有當某人擁有一個夢，一種聲音，以及用來描述這個夢的聲音，原先看似自然的東西才開始看似文化，原先看似命運的東西才會開始變成一種道德上令人憎惡的事情。因為直到那一刻來臨之前，只有壓迫者的語言可用，而大多數的壓迫者早知教導被壓迫這種言語，從而使得甚至對被壓迫自己而言，若將自己描述成被壓迫者，都會覺得匪夷所思。Rorty, 1995
4. 自我意識：發聲與再現/宜蘭研究，東海岸評論，蘭嶼雙週刊
5. 自我認同：差異與身份/環境挑戰，國家支配，族群互動，移民社會
6. 自我敘事：言說與論述/吳沙開蘭，後山文化工作室，花蓮港文學
7. 自我定義：想像與詮釋/蘇花高，慢活花東，南島原鄉
8. 跨界與復返：互為主體性的過程/從外出遊子夢到移民東台灣

【會議實錄】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各位先進、同學們大家早安，大概有二十個人來我們就慶幸了，不了解為什麼不在我們自己的家來開，我習慣性的跑到我們的簡報室，跑到那邊去，後來才想到是在這裡，那我說這就是一種認同、一種會把自己放在一個熟悉的這種思考的體系的這裡面的時候，我們常常會忽略的其他的可能性、其他的這種空間的意義。我們什麼時候都是在經驗這個，都在遇到這種事情，後來停下來想一想也很有意思，人總是有時候停下來想一想看一看我們週遭有很多美麗的事情。今天這個台灣人文學的深化跟提升，像這樣的大題目，我們在東部地區這麼美麗的山河，有這麼多元的族群，如何借助大家來整合這些資源，然後做為一種分為更廣泛的可以去分享，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土地本身就是一個這樣的特質，你丟給他什麼，他就會好好珍惜然後接著生命就會跑出來，那我們如何向這個這麼美麗的大地，我們自己的所在地，把人文的生命祝福能夠分享出去，我覺得應該是大家的機會跟一種可以經營、可以努力、可以有效管理這樣的一個想法，我覺得應該是很好的。今天早上的主講夏黎明教授，是最適合的人來講這個主題，在這些代表性的先進、教授們跟地方的人，一起來相互交談，在夏教授的引言之後，我們會有更好的座談、更好的交換意見，那會是大家的福氣，也是我們的機會，我是這樣的做開場白，我們就把時間就交給夏教授。

演講人 夏黎明（東台灣研究會 董事長）：

「主體的追求」，這是什麼意思呢？有點抽象。簡單說一下，每個人都有主體，每個個體每個群體都有主體，不然他就不成那個體了，那為什麼還要去追求那個主體了，顯然這個語意上面有一些困擾。要說的就是，個體和個體之間、群體跟群體之間，從來就不是平等的、從來就不是對等的，所以也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有些個體、有些群體必須去追求他的主體性，因為有一些個體有一些群體他們被客體化了，他們沒辦法變成他自己，或者他從來不知道，沒辦法去尋找、定位、想像、

定義他自己，所以需要去追求他的主體，所以這個標題本身我想就是這樣的意思。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談的，也是在這樣的一個前提和這樣的一回脈絡之下，做為台灣東部的一個居民也好、一個關懷者也好，一個研究者也好，我們其實努力的試著想要做的，其實就是一個主體的追求，那就是因為我們的初步認定或者基本上的認定，台灣東部在整個台灣的脈絡裡面被客體化了，或者說無法成為他自己、無法定義他自己，我想就是這樣的一個前提，我覺得我可以跟大家談一談今天的一個內容。

我想兩個故事來說，我記得在七月一號的前一天，那個叫做龍王颱風，直撲台灣東部而來，它好巧不巧的就差一天，所以這個時候全國就開始焦慮了，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時候大學聯考就要舉行了，所以所有人都覺得這下怎麼辦？那台東的動作會影響全國。所以這個時候教育部長就開始緊張了，他打了個電話給台東縣長徐慶元說：「基本上停止上班上課是地方主管的權限，我無法怎麼樣，但還是希望縣長以大局為重。」這下你知道縣長多焦慮嗎？是啊，他如果一宣佈台東停止上班上課，大學聯考就停掉了，就大亂了，可是那時候台北艷陽高照，無法想像台東不是那個樣子的，所以我知道徐慶元非常的痛苦、非常焦慮，最後他忍下來了。所以那天我就在台東高中的考場看到很多的中天新聞啦、TVBS那些轉播車通通擠在那裡，他們就希望看到、拍到考生的雨傘被風吹走了，考卷從教室裡面被吹出來了，總是希望抓到這種畫面。更慘的就是第二天就在這裡，真是一踏糊塗。但考生還是來了，為什麼呢？以大局為重啊！如果花蓮停止上班上課，全大學聯考就停掉了，那全台灣就大亂了，所以你要知道那時候所有台東的、花蓮的考生和家長，心裡多麼的鬱卒和無奈，可是事情就是這樣在發生，好想是理所當然沒有辦法。說真的，那時我真的很想很想寫一篇文章告訴所有的考生，不用懷疑這就是生活在東部的人的命，就是他的命，命中注定的東西沒辦法改變的。就像我今天長的這個樣子，那是我的命，就是命中的樣子。但是我很想告訴所有的考生，如果命中把你決定了一切，那我們也不用幹嘛了。如果生活在台灣東部就注定是這個樣子，那麼我們也沒有什麼好玩的，所以呢，人還有另一個部份叫做運，那是掌握在自己的。今天我們要談的主體性，其實就是這兩個東西，一個是天生的、結構性的社會的結構的，就給你那個位置，你沒辦法選擇的，就像你沒辦法選擇爸爸媽媽一樣，但是再來是你的。所以我很感謝我父母給我一個還好的身體、夠用的腦袋，可以了，剩下是我的事了，所以

這是我的運，運是靠自己去掌握的。我剛才坐火車從台東一路坐過來，我在富里那邊看到一個好大的招牌寫「天生好米」，可是我可以告訴他那個好米不是天生的，真的不是天生的，你要知道一百年前絕對沒有那個招牌也沒有那個名詞，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平埔族從西部來帶來了稻米文化，那東部才開始有稻米的耕作，一直到五十年前、三十年前，台灣最好的米在那裡呢？濁水米、西羅米在西部啦，這邊沒份的，這邊是不好的、普通的、不入流的，可是今天倒過來了，天生好米就掛在那裡，所以那個不是天生的，那個是百年努力一點一滴耕耘下來的。今天變成台灣第一流、優質的米。我可以那是全世界一流的，絕對是一流的米，不是天生的。天生就是那一塊土地、那一塊河、那一塊山、那一塊水、那一個氣候再來是後天的，後天一點一滴一百年努力累積出來的。

第二個想說的一個故事更有趣了。我在二年多前一個寒假我們全家去紐西蘭玩，自己去。然後我們就到紐西蘭島最南邊的一個角落，然後就有一個叫做黃眼企鵝保護區，而且那是一個NGO在經營的，實在是滿精采的，所以我們就去了，然後就買了門票進去，然後看了他的簡報，然後就他們有他們的解說員就帶著我們去，那個設計非常出色，所以我們那天去企鵝看不到我們，我們可以看得到他們。走沒多久就跑來一群人，一聽怎麼講國語，可是再聽其實怪怪的，有好多種國語，我就算了沒有留意，後來他們就跟進來了，我就問一個導遊年輕的，說你們是什麼團啊？她說「我們是華語團啦」就是所有的要聽國語的我就帶他們。我一聽應該是廣東腔，所以顯然不是台灣團。就走走走不到十幾分鐘之後，有一個歐巴桑就跑來跟我講「你台灣來的對不對」，我就說對，他又問「他們收你多少錢啊？」我就想奇怪了他怎麼問這個問題，我就忘記了我就想了一下就說，我們是買票的。他就說「他們收我多少錢你知道嗎，看這幾隻鳥，就嘸願耶、就嘸願耶。」他說他很生氣啦，他覺得團長收他很多錢，看到這幾隻鳥，他實在很鬱卒，就很生氣然後就開始抱怨，然後說一說以後就停了就說「啊你叨位來耶？」他就問我叨位來耶，我就說我台東來的，「哦台東哦，你後山來的哦？你有辦法自己來到這裡哦？哦不簡單耶！」那個表情好自然哦，而且是立即反應，一點做作都沒有，我覺得他是打從心底就是那樣反映出來的。我就只好問他「阿婆你叨位來耶？」他就說「我彰化啦」，那個印象我非常非常的深刻，在那個紐西蘭南島的一個角落，居然讓我有很強烈的意識到這麼一

件事情，只有離開台灣，你才會很強烈的意識到這種「後山」後山這兩個字真的不是普通的字，他真的不是普通的字。其實他很清楚他是一個語詞，這個語詞呢是很重要的一個地理的想像，他代表了一個很遙遠的地方，以前是「跑路的」、「倒了債的」、「殺人的」、「偷了東西了」、「把別人的肚子搞大的啦」沒地方去就跑到東部來了，真是各式各樣的人都有，落後的而且很重要，他是以西部漢人為中心的。我對這個名詞會有一個強烈的反應是有一次，很偶然，也是很偶然，在台中一個會議的場合，提到後山這個名詞，我的一個原住民的朋友居然跳起來了，他很生氣，他說「我們不是後山，我們是前山，後山是你們漢人的」。那次我立刻意識到，這個名詞有意義，非常非常有意義，這絕對不是普通的。那我們也知道，台灣東部會被叫做後山，除了這個以外他還有包括流放，流放一些人，以前官員、校長做錯事了、記過、調，調那裡調花蓮、台東啊，再不然調綠島、調蘭嶼。不然就是把不要的東西往這邊放，還包括不要的人往這邊放，監獄特別多，各位也知道，從沿灣的大學部、太原的碩士班到綠島的博士班，以前蘭嶼還有一個更恐怖的利得班那個叫博士後研究。所以如果你有本事全部都走完的話，你回到台北學經歷完整，道上的絕對敬重三分，不用懷疑你居然還活的回來，很難得。可是你就知道這個名詞是非常明確的一種歧視的字眼，那樣的地理想像封印在所有的台灣人的心目中、心裡面，所以那個邊界不只是地理上跨過中央山脈，社會上「你台東人」，而且還是心裡上的、文化上的，不然的話，我在紐西蘭的那個角落不會碰到這樣的一件事情「你後山能夠來到這裡，不簡單呢！」我永遠記得那個表情，非常的自然。進一步我想再說的是說，當然是用後殖民的那位學者Stewak，他說底層無語，底層的人沒辦法說他自己。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人沒有自己的語言，沒有自己的概念，那我把這段文字唸一下：「只有當某個人擁有一個夢，一種聲音以及用來描述這個夢的聲音，原來看似很自然的東西，原來還是文化的，原來看似命運的東西，才開始變成一種道德上令人憤怒的事情，因為直到那一刻來臨之前，只有壓迫者的語言可以用，而大多數的壓迫者早知教導被壓迫者這種語言從而使得，甚至於對被壓迫者自己而言若將自己描述成被壓迫者都會覺得匪夷所思。」當然這樣的話語，我們可以想到美國的黑人運動，我有一個夢，那樣的場景跟故事，也只有這樣的一個夢說出來之後，黑人才開始意識到原來人跟人是可以平等，不是天生我就必須是低級的，我可以舉

一個我身邊的例子。說來有點好笑，但是可能也會跟各位的生活有關、跟各位的工作有關。我上課，我開了一門課，那我就決定用那樣的一個邏輯來上課，叫做文化研究。我告訴學生認真教學是我的義務，快樂學習是你的權利，以前這是顛倒的，我們總是告訴學生，學生就是要努力讀書，好像這個是天生的、不用懷疑、不必懷疑的，我也沒懷疑過。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訴我不是，有人告訴你學生學習是學生的權利不是義務，認真教學是老師的義務不是權力（不是power），這個時候才會意識到，原來那些不是天然的東西、不是天生的東西，那個是支配者對於被支配者的一個語言、長期的語言，久而久之被支配者就接受了，就這麼認定了。為什麼要說這個呢？我們回到那一天的大學聯考，其實大部份的東部人都是沈默的只有少數我還是看到了有一些聲音出來，隔了一段時間還是有人非常的忿忿不平，為了那一天，為了全台灣的大學聯考，東部的考生必須冒著風雨去應考這件事情有意見，但是其實大部份人是承受的，「唉唷這有什麼辦法、本來就是這樣嘛」，本來就是這樣這幾個字就是這意思。所以呢，我想進一步說的就是說，主體的追求其實對生活在東部的人或者跟東部有關的人，是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或社會的脈絡之下去思考的。有人聽了我講這些，就覺得「唉唷到這個時候你們東部還要搞悲情哦」，可是如果你沒有在這邊生活過，你不會有這種感覺的。就像推動荒野保護協會的徐仁修，他到東部來，他總是覺得你們好福氣哦、你們實在運氣好的不得了，我們真是羨慕你們東部人。他說的有錯嗎？他說的完全沒錯，可是他對於生活在台北的人來講，他真的實在很羨慕東部的人，可是生活在東部的人，不是這樣子的感覺。我覺得這個其實他有不同的社會經驗，有不同的社會意識，所以我覺得我必須進一步的來談，當東部的人自己意識到這樣的一個脈絡，他必須去發現他自己、去定義他自己、去尋找他自己的時候，可能的幾個階段也好、面向也好，第一個是自我的意識，這邊的自我意識當然是一個地方的意識，當然你會說人都有自我意識啊，怎麼會沒有自我意識呢？每個地方都有他的地方意識啊，難道沒有嗎？可是不見得，很清楚，我對我的意識是改變的、是在發展的，我可以告訴各位，我一直到讀了大學，我才會跑出來那個叫做外省意識，我以前完全沒這個感覺，完全沒有。我生活裡面沒有這個，一直到讀大學我這個姓夏的才開始變成一個標籤，他有意義。在台灣那個時候，尋找所謂台灣意識的過程裡面，他開始變成不同的意義出來了，我在那樣的脈絡之下，

我才開始有我的所謂的外省意識，這個以前是沒有的。所以我想說的就是說，同樣的生活在花蓮也好、生活在宜蘭也好，會有一個宜蘭意識也不是天生的。或者他常常是沈潛的隱諱的，甚至於是隱性的。會有比較明確的地方意識，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台灣到處都有，但是會努力去標誌他、去訴說他，必須說宜蘭。宜蘭的宜蘭意識，宜蘭的地方意識在台灣的整個台灣意思或者是說本土意識的打造的過程裡面，其實是快的發展的最早的，然後其實也相當明確的。只是說講到宜蘭稍微有點尷尬，他是北部還是東部？是啊，宜蘭說我都不是，我就是宜蘭，這個也是自我意識的一個方式，一個定義的方式。我不是北部也不是東部，我就是宜蘭，這樣可以。但如果大塊的分呢？我告訴你，其實宜蘭以前希望是北部，最近的宜蘭開始覺得，我或許覺得宜蘭希望是東部，為什麼呢？所以這個太平洋連線要掛在一起，面向太平洋的這些地方就叫東台灣，我想這個是他會改變的。那麼自我意識第一步就是要再現自己，所以宜蘭會開始有宜蘭研究，會開始發聲，不管是在知識上還是在各方面，我覺得這個是自我意識的第一個判準，那麼我很清楚花蓮有東海岸評論，這也是一個花蓮的資產，這也是一個討論花蓮、論述花蓮、再現花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場域，連蘭嶼都努力再現自己。蘭嶼是被人家呈現的，但是這個時候蘭嶼希望能夠自己來呈現自己，有一個蘭嶼雙週刊等等之類的。只有在這樣的一個意識之下，我們才會去尋找我們所說的自我認同，這個時候其實他是一種差異，我想認同其實是一個認異，我跟你不一樣，而我是什麼你是什麼。只有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才能夠找到東部或者說東台灣，這個時候要去思考的或是要去尋找的是差異性而不是同質性，東部就會努力去思考，我們的生態環境不一樣，你看颱風、地震、山水通通不一樣，然後我們的歷史過程跟西部不一樣，國家支配，我努力在說國家對東部的影響力很大，就是因為有一些朋友無論如何不接受，他覺得怎麼會呢？國家是天高皇帝遠在東部啊，根本管不到那裡去，你們在那邊好自由哦。但這是一種相對性，相對於台灣西部，高雄也好、台中也好、任何地方也好，台灣東部的民間其實是力量不足的，所以相對的國家的力量特別大。隨便舉例來說，今天的花蓮台東三大地主，掌握最多土地資源的，一個台糖不用懷疑，所有還我土地通通對著他來，因為他掌握太多土地。第二個不用懷疑是退輔會，這邊農場都是。第三個呢應該是像土地銀行那樣的單位，以前是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後來轉給台灣一些像土地

銀行這樣的單位，擁有大片的大片的山坡地，等等之類的。我要說的就是說，這是看不到的，但是這是結構性的。所以我還是認為如果你今天要談東部和西部不一樣，東部的國家支配其實遠深於遠大於西部。再來就是族群的互動，我想這個大家其實滿清楚的，還有就漢人社會的立場來講，他是個移民社會，這個跟台灣比如說台南麻豆也好學甲也好，很不一樣的一個社會形態。嘉義農村的村莊，大家都有血源關係，幾百年的歷史繁衍下來的結果。東部不是這樣，即使是漢人社區也不是這樣，所以他期實不一樣的一種社會形態。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必須透過這一些一項一項的指認的瞭解來循找一個新的認同感，原來我們透過這種差異來認識我們東部，來找循我們的身份跟認同。

我想一個人、一個學校、一個社區、一個國家、一個國族都要說故事，沒有故事可說他就不精采，他就沒有魅力。我很清楚貴校東華大學努力在說故事，努力在編的也好說的也好我覺得是需要的，那會變成一個傳統，他會變成大家一種自我敘事的一個脈絡。好了，這個就很重要了，宜蘭就很會說，說的很不錯也很精采，只是也會被人家批評，因為他從吳沙開瀾開始講，這下麻煩了，跟吳沙沒有關的人是什麼人啊？總之有一些糾葛。但是不管怎麼樣，宜蘭努力在編自己的故事，那花蓮也在編、台東也在編，一樣。總是有一些類似的相關的單位，譬如說我知道花蓮曾經有個洄瀾基金會，編了幾本書，為什麼做這件事情呢？敘事，沒有錯，就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一定要講自己的故事。在海邊的那些民宿，台灣的個性的有風格的民宿、有風格的餐廳都一樣，如果你講不出故事來，沒什麼精采的，故事有時候比那個空間、菜色還入味。如果這個民宿、餐廳的主人，他沒有他個人的生命沒有他個人生命的故事，可以跟顧客分享的話，我是覺得他少了一個味，欠一味，就那種感覺。所以呢，這是需要的，這也是重要的，開那些民宿你能夠講得出故事來，你就會有個魅力，就會吸引人家去聽故事、吃點東西、看看風景，夠了，很滿足了，為什麼？因為有故事啊。一樣，一個地方也是一樣，如果一個地方、一個學校、一個社區、一個人說不出故事來，他總覺得少了一個神采那種感覺。台東跑來一個後山文化工作事，努力說台東的故事，當我看到那兩個名詞，以前就覺得怪怪的，後來變清楚了，日久他稱變自稱，我想是這樣。就像遠東你知道嗎？遠東是歐洲中心啊，可是台灣也有一個遠東航空公司啊，他不會覺得啊，遠東就遠東，遠東有什麼

不好？所以啊後山就後山，我們要發揚後山的開拓精神，是這樣說沒錯，所以基本上，這種語詞你可以重新去顛覆他或是重新去定義他的。我這邊特別要講的是其實這件事情，敘事跟書寫很有關係，非常有關係。在這邊我倒覺得花蓮還不多讓於宜蘭，宜蘭有一些不錯的作家，所以他們可以好像有很多事情很多文本可以說，其實我覺得花蓮恐怕低估了自己的文學資產。花蓮第一塊文學資產其實是日文，日文書寫是花教大成立一個台灣文學系，其實我覺得他們應該努力把這一塊去好好的重新爬書跟整理。台灣的日文書寫，跟台灣有關的日文書寫，一個中心在台北不用說，那是殖民統治的中心，另一個中心其實是在花蓮，花蓮留下很多很多的日文書寫資產，那其實我就覺得他就變成這個地方的遺產，可以好好的整理，而且這個東西他其實是有傳承的，不是切斷的。台灣有兩個地方報一直維持到今天，一個在台南，一個居然在這裡，更生日報，這是很特別的事，以花蓮的人口、以花蓮的經濟、條件、以他的區位，你很難想像怎麼會有一個更生日報可以支持，他就是這樣子支持到今天。所以我覺得他有一個文學傳統在那。所以我倒覺得這一部份，花蓮可以好好的去經營，那也不是我說的，其實好多花蓮的朋友提到了，花蓮辦了兩次花蓮文學研討會，一次是紀念若湘臨，一次是城鄉書寫，有這樣的一個主題，到後來就停掉了，我是覺得有一點可惜。我的意思就是說，不管怎樣要說故事，文學當然只是一個形式，不只是文學各方面都一樣。這部份對自我主體的一個再脈絡化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每個地方要重新定義他自己，這點宜蘭是做出成果來了，我們看得到宜蘭努力，而且他也成功的界定他是什麼、他不是什麼或者是他不要是什麼、他不不會是什麼。當然昨天雪山隧道通車以後，那個衝擊恐怕宜蘭雖然這點我從某個角度是佩服宜蘭的，他們為了這個雪山隧道、北宜高的通車花了十年的時間來規劃來思考怎麼面對，但是恐怕跟他們預期的會有一些出入。但就這點我還是必須敬佩宜蘭的朋友，他們為了這件事情願意花十年時間，對他們的空間做一個很有系統的規劃。那我要說的就是說，當你在自我定義自己的時候，其實是在提供一個想像，十年後的花蓮會是什麼、十年後的東部會是什麼？我們現在腦袋都鎖在2008，其實這是有問題的、太有問題了，2008跟花蓮沒關係、跟台東沒關係，看來是會跟宜蘭有關係，但怎麼樣這都不對的。我們要鎖住的是2020，差不多吧，我的感覺

或者是差不多十年後 2016 花蓮會是什麼樣子，我們希望花蓮是什麼樣子？我們不要花蓮是什麼樣子？好了這個就是一個自我的想像跟自我的定義。這個當然是非常正式的、政治經濟的，非常權力的，但我總覺得他基本上還是一個文化想像，對自己的一個想法。否則的話所有的一個鬥爭也好、爭奪也好，爭奪政策也好、爭奪解釋權跟定義權也好，基本上你都要提供一個想法，否則你只靠訴人家我不要這個，可是你沒有辦法靠訴人家那我們要什麼，我們應該是什麼，那個主體的追求就沒有一個方向。所以我知道花蓮的朋友努力，當然這個也是造成花蓮地方社會分成兩邊，一個是贊成一個是不贊成，彼如說蘇花高，有人要努力去建構一個花東特慢車，這樣的一個地理想像，叫做太平洋左岸等等，台東就努力的變成所謂的南島原鄉，雖然這個在語言學上的論證其實還是有很多人保留。但是不管怎樣，總而言之真的假的不重要，就後現代的邏輯來講，是什麼不重要，像什麼才重要。所以我們台東要像什麼？像什麼比是什麼還重要。只有你像什麼才會慢慢變成是什麼，所以基本上，那個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份。最後要說的，如果我們把東部變成一個封閉性或者是封閉型的思考，他在經驗上是不符的，他在實際上也不符合。所以雖然我一直強調那個邊界，那個後山的邊界其實是非常巨大的，那個巨大不是中央山脈有多高的問題，而是心理上的邊界，社會上的邊界其實是非常巨大的，很多很多台北的朋友，請他來台東比什麼都困難，他覺得來台東算了，他寧可禮拜六飛到香港玩一玩，禮拜天再回來。他覺得香港很方便，那個是心理上的，那個不是地理的距離，所以雖然我們一再認定或者一再經驗到這個邊界是很巨大的，可是我們也必須去思考另外一個面向，就是他是可以跨越的，而且在很多人的經驗裡面他是來來去去的，不止是以前早期的漢人移民過來，生活在這邊的人也來來去去。在全球化的脈絡裡面，我們要用地理邊界來界定很多事情，其實他會有問題的，所以基本上我們不是說邊界毀壞了，或是根本不存在了，而是跨界變成一個跟以前來講不一樣的一個條件，或者說一個成本也好、一個過程也好，我覺得在東部生活的人，一直是到後來其實跨界是一個經常性的，生活裡面的經驗、生命裡面的經驗，在這個事情其實沒有什麼困難，生活在東部的人，特別是從小在這邊出身長大的人，他的第一個夢是要離開這裡，沒錯，不用懷疑，我的女兒就是這樣，清清楚楚。我跟他說你來讀我的學校、我的台東大學，我一個月給你一萬塊，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我才不要咧」。

真是覺得有點沒面子，但是基本上我同意，我也完全能夠體會，因為從小在這邊出身長大的人，他立志就是要離開這裡，到別的地方去看看，這個也沒有對錯，其實也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他是需要的。那當我也看到也知道很多人又跑來又跑去，回來又走走了又去，到後來一個人的身份和他的地方，有時候也很難說清楚了，越來越難說清楚了。離散社群的概念越來越多人是居無定所了，有些人是永遠不會回來了，他永遠就在各地跑來跑去了，所以其實我們必須去思考這樣的一個社會情況是不是越來越普遍了，那很多人在這個地方住一段時間，離開了或許又回來了，離開了又回來了，到後來你不能說他是回來了，他是重新選擇了，我想是這樣子。那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很多人想到東部來，這也是發生，一直一直發生，恐怕這一、二十年來都一直出現，那最近還特別多。實在有太多的朋友一直託我幫忙找地，他們就是想搬到東部來，花蓮也好台東也好。不管怎樣我的意思就是說，基本上這個邊界他的跨越或是他的覆返其實是他的常態。那我們在這樣的脈絡下去思考，我們今天如何來界定東部會是什麼，那我們生活在這邊的人或是關懷這邊的人，如何去界定一個所謂的東台灣，我們如何去思考如果東台灣要尋找他的主體性的話，那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院長）：

剛剛夏教授從再現、認同、言語、想像、人文東台灣，像這樣的這個很多面向的角度來看看我們自己、了解我們自己、閱讀我們自己應該有很大的幫助。那我們就開放給大家自由的分享意見，或是提出自己的想法。請，歡迎大家。

葉秀燕（國立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 教授）：

夏老師謝謝你精采的故事，我想要提的一個面向是，你剛說的那個主體的追求從四個不同的面向，我完全同意。可是在談這個主體的追求的時候，我覺得除了self（自己）還有other（他者）的拉力，我覺得在你的論述裡面，好像把這個東西完全的摒除在外，因為再現、認同、言說跟想像，可以透過他者譬如說媒體，他可以形塑不同的。這個像什麼，有時候是那個主體也不想要的，所以他是不是就會變成是什麼？這個我想請夏老師再多討論，謝謝。

演講人 夏黎明（東台灣研究會 董事長）：

我想基本上我完全同意沒有絕對的主體。所有的主體都是相互的，互為主體性，所以沒有錯，當你要追求你的主體的時候，那顯然他者是很重要的，那對於至少我比較傾向於定義悲情東台灣，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今天在東部的人要追求自己的一個東台灣的認同，或是主體性的話，更需要去思考互為主體性這樣的一個脈絡或這樣的一個可能性，會是什麼樣。很抱歉，我比較沒有去處理操作上的問題，我們如何透過媒體透過一些發聲的方式，或者是透露出一些再現的機會來呈現自己，我比較沒有去談操作上的一些可能性。

紀駿傑（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是不是可以接續這個討論，我覺得這個其實是真的滿有意思的。那我們發現過去一個月來東台灣有一個地方突然的竄紅、非常的有名，那叫做泰安休息站。突然媒體開始對東部的一個地方，當然被後是因為有這樣的一號人物，然後吃著檳榔、一附滿不在乎的樣子。這個當然就是我要回應的是說，這個是另外一種力量，從西部一直penetrate到這邊來，但是他雖然引爆了我們全國性的一個關懷，但是這樣的關懷他是呈現的是這樣子的面貌，那這樣子的面貌是不是我們在講的那種主體性，是不是我們想要來表現出來的？我只是想拋出這個議題而已，接續剛剛的對話。不過這個的確是當我們在追求我們的主體性之後，外面還有很多力量持續在影響。

與會者（太魯閣歌舞發展協會）：

我就覺得我自己本身，因為我們Truku族是一個沒有民族的族群，本來說是Tayan的族群，我們沒有歌舞、沒有舞蹈，自己的東西都屬於Tayan的，但我們不是Tayan，漢人都說我們是Tayan，但我們是Truku。結果我的孩子都不知道Truku的東西在那裡，還有歌舞方面都不知道，為了下一代，所以我就靠自己，從南區一直到北區，挨家挨戶去，結果我發現真的不一樣，我們Truku的歌只有Re Mi So La，花蓮縣政府一看，真的不一樣，所以勞委會和縣政府就幫我出歌本，現在學校都很歡迎唱我們自己的歌，發現了自己的歌、自己的東西。我很高興，我的犧牲沒有白費，現在學校都需要這個歌、這個東西，學校都來找我，還有鄉公所都要買一大批，所以我

現在很高興能夠找到自己的東西，謝謝。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不容易，做自己、說自己、唱自己，是很美麗的事，談到太魯閣族我就講一個最近聽到的事情。全國辦小朋友的音樂觀摩會，結果在屏東辦，太魯閣族的小朋友看到排灣族的小朋友都是暗暗的對不對都是很黑，唱的好美的聲音，結果他就跟老師說「老師，他們山地人唱的很好耶」，老師突然間就問他說你是什麼族啊？他說「我是原住民啊」，我是原住民他們黑黑的是山地人，這是很新的語言。我覺得這個滿有意思的，比較暗的我們是山地人，比較白一點的叫原住民。

演講人 夏黎明（東台灣研究會 董事長）：

謝謝紀老師跟這位太魯閣的朋友提供的一些的例子，我想最後我再補充一點，除了剛才提到的其實主體性是一個相互的互為主體性的過程以外，還要再說的就是說，其實包括一個人、一個族群、一個地方、一個東台灣，恐怕都不是一個所謂的鐵板一塊，他是多重的，每個人在身份上認同上其實是多重性的，一個族群也好、一個社區也好、一個台灣東部也好，不是一塊東西而已，他其實是多重性的，我想我們必須去面對這樣的，其實再小的群體也會有他的多重性跟差異性在那邊的，所以今天我們假設說概括性的東部的命運、東部的結構、東部的刻板印像等，但是其實還是有一個多重的面貌的，我想我就補充到這裡，謝謝。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好，我們非常謝謝夏教授。

東台灣人文教育資源整合

莊文生

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總幹事

一、前言

從宜蘭縣博物館家族成立談起

宜蘭有著獨樹一幟的自然環境與親切鮮明的人文特色，隨著近代博物館觀念朝向「生態博物館（Eco museum，生活環境博物館）」發展，我們也把宜蘭看作是一座博物館，將宜蘭境內自然與文化資源中有潛力在研究、收藏、展示或教育上發展成為局部或全部博物館功能者，稱之為「類博物館」，以此展開全縣自然及文化資源的保存、維護、展示教育或觀光功能。

2001年5月「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成立，是一個非營利的民間社團，宗旨為推動本縣博物館事業之發展，整合博物館資源，增進博物館界之交流，提升博物館在社區營造之功能，加強與其他文化事業之合作，以保存維護地方文化及自然資產。至今共有四十六個團體會員，包含已開館與籌備中的小型博物館，以及數十位熱心支持博物館工作的個人會員，成員含納自然、人文之多面性，地理、族群、產業之歧異性，是一個「播種傳薪、守護家園」的願景團隊，也是共同學習成長的組織，結合了公部門、學校、社區、地方產業與藝術館等在地公私立博物館，為宜蘭的新博物館運動，注入一股源自土地的草根力量。

二、「宜蘭是一座博物館」概念的延伸

1. 以生態（生活）博物館的概念為基礎：

從1970年代開始，博物館出現了觀念上的驟變，一種反省與自省聲音隱隱發作，歐洲的生態博物館運動首先發難，挑戰向來保守的傳統博物館。在歐洲與加拿大的博物館學者共同催生的新博物館學國際運動聯盟，便大力主張博物館應以人為本，他們強調：博物館必須摒棄由上而下的威權式心態，轉而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與共識為主。如此才能從社區參與中，導入社區營造概念，關注社區文化、環保、教育學習等，而博物館的典藏內容必須與社區的文化、產業、自然景觀、人文、歷史，甚至居民生活有關，從而建立地方文化認同感。

2. 博物館與社區教育

當遊客參觀一座具有地方特色的博物館之後，必然能從其展示的內容與方式中，獲得當地社區的歷史發展與文化特色，地方博物館結合社區資源，博得社區居民認同，博物館應承擔起社區教育的義務，博物館成為 21 世紀終身學習的重要場所。

3. 博物館突顯地方文化特色

區域的集體記憶，人文地景的保存，文化資產的守護，民俗的傳承，文物的典藏…等。

三、宜蘭地方文化的保存

1. 宜蘭縣史館－典藏宜蘭的前世、今生與未來。
2. 台灣戲劇館－典藏地方戲曲與傳承。
3. 設治紀念館－開啟歷史空間再利用的典範。

四、人文教育在宜蘭

1. 鄉土教育在宜蘭的發展。
2. 地方文史工作者扮演的角色。
3. 縣史館“宜蘭學”研究。
4. 博物館家族與社區營造。

五、建立東台灣人文教育資源整合平台

淺介「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傅君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助研究員

現代的博物館有其歷史的淵源。博物館伴隨近代民族國家而興起，也是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的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產物。從早期，作為殖民帝國文化戰利品、異文化標本的展示場，到近年來，博物館成為企圖與「社區」結合的教育機構，博物館工作的發展，一直與社會、國家的脈動結合在一起。

本文從這個觀點，簡單地介紹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工作，以及，它如何與現實的政治與社會脈絡關連在一起。我們由本館的「建館宗旨」與「組織架構」兩項基本文件談起，相關資訊，請參閱本館網站：www.nmp.gov.tw

建館宗旨

史前館之建館宗旨乃是希望藉由博物館的研究、典藏、展示、教育和遊憩功能，啟發大眾對於台灣之自然生態、史前文化及原住民文化之豐富和多樣性有更多的認識，並促進大眾更珍惜、尊重這片土地綿延不斷的自然與文化生命。

整體願景

史前館建築設施完善、環境優美，不但是國內第一座以史前和原住民文化為範疇的博物館，第一座包含博物館、考古遺址和自然生態公園的博物館，也是臺灣東海岸第一座國家級的博物館。因此，史前館的整體願景就是要在臺灣東部的好山、好水之間，建立一處非常美好的社教園地，使之充分發揮社會教育、文化保存、學術研究和觀光休憩的功能；也要以臺灣史前和原住民文化出自本土又超越國界的意涵，發展成最能展現本土文化特色並具國際視野和國際地位的一流博物館。

策略目標

- 1、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養成團結和諧的團隊。
- 2、發揮行銷精神，提升為民服務的品質和效率。
- 3、充實展覽內涵，活化多元文化的終身學習教育。
- 4、善用資訊科技，拓展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和空間。
- 5、建構嚴密的典藏設施和制度，妥善維護文化資產。
- 6、加強學術研究，提升史前與原住民文化研究的水準。
- 7、運用專業管理，營造安全、舒適和優美的館舍環境。

- 8、積極服務社區，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地方文化特色。
- 9、推廣知識休閒，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帶動地區觀光發展。
- 10、開拓國際交流與合作，達成與世界同步接軌。

組織規程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暫行組織規程

東台灣人文教育資源整合－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源利用

劉漢榆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 館長

一、館藏資源類型

1. 中文紙本圖書 24 萬冊
2. 中文電子書 2.2 萬冊
3. 中文紙本圖書 24 萬冊
4. 中文期刊 2,100 種
5. 中文資料庫 48 種
6. 中文視聽資料 15,600 件
7. 西文紙本圖書 7 萬冊
8. 西文電子書 10 萬冊
9. 西文期刊 2,800 種
10. 西文資料庫 115 種
11. 西文視聽資料 1,200 件
12. 中、西文報紙 13 種（中文報紙新聞標題索引資料庫 8 種、西文 300 種）
13. 政府出版品東部典藏中心

二、「台灣人文」領域館藏資源

1. 中、西文紙本圖書 12,000 冊
2. 中、西文期刊 230 種
3. 中、西文視聽資料 2,000 件
4. 中、西文資料庫 23 種

三、視聽資料館藏特色

1. 公共電視：台灣特稀有生物、台灣世紀回味、我們的島、軌道台灣、留聲（華人音樂家）
2.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本土音樂、原住民系列
3.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本土音樂系列
4.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人客家歌
7. 出版社/基金會/工作室：為台灣築夢的人、一同走過從前、環境台灣、歷史的台灣、台灣作家系列、二二八家屬口述歷史、台灣全紀錄、回憶（華人音樂家）、共鳴的回憶（郭子究音樂紀念專輯）、台灣森林自然聲音圖鑑、歡樂二重唱

四、館藏資源利用

1. 進館人次 7 萬人／年
2. 花蓮五校院圖書互借
3. 花蓮縣市 16 歲以上民眾借書（不含視聽資料）5 冊 21 天
4. 跨縣市圖書借閱

【會議實錄】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我們邀請到莊文生總幹事，是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的總幹事。我們很高興史博館典藏組的人類學的專家傅君也在我們當中，我們也很高興劉漢榆館長，就這個議題，每個人有十分鐘的分享，引出大家的討論。

引言人一 莊文生（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總幹事）：

今天這個題目我非常有興趣，就是宜花東的整個人文資源的整合，我等一下就我在目前在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裡面所做的一些工作，來向我們花蓮、台東的朋友做分享。

我想博物館在宜蘭我把他定為新文化運動。博物館會成為這個二十一世紀終身學習的重要場域。話說在五年前，或許更早以前，當時蘭陽博物館有這個催生的聲音出來，可是你知道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地方要蓋一座博物館，其實不是一建簡單的事情。但是當時在宜蘭縣十二鄉鎮當中，有很多小型的地方博物館，有些已經開館，甚至已經有雛型出來。那麼在公部門的力量催導之下，他們彼此醞釀，然後彼此磨合，然後就培養出非常深厚的感情，於是在 2001 年的時候，就成立這個博物館家族，就把他變成所謂的博物館家族。後來就用傳統所謂漢人的概念，就用家族的方式把他磨合起來，就好像兄弟姊妹一樣，於是這個協會就慢慢醞釀出來。因為他畢竟是融合很多不同性質、條件差異很大。如果你到宜蘭縣參觀我們家族，你會發現各館條件有時候差異非常大，大的規模大概一年內有七十萬人次去參觀，小的一個館長就負責全部的營運、盈銷幹麻的，全部都要，所以這個博物館他的特性就非常特別。

當我們博物館成立之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我們為宜蘭播種傳薪、守護家園，我們對當地的所謂的人文、地理、族群產業，這種東西，要多做保留。於是這個協會至今到現在成立以來，我想在宜蘭縣裡面的博物館家族做的事情是非常多面向的，也就是用博物館方式去切入，跟社區營造、人文教育甚至鄉土教育，都發生很大的關聯。當時成立的時候就是移動生態博物館，就是假設把宜蘭當作是一個博物館的話，那這個博物館裡面的東西到底應該要放那些東西出來，所以就是以這種生態的概念，把

宜蘭定位是一座博物館的概念出來，那當然這種聲音也許是從 1970 年代開始，有一票所謂生態博物館概念的人，他們認為傳統的博物館他只是一座傳統的建築物，裡面有很多漂亮的東西，那只能夠看不能夠摸的方式，可是在 1970 年代之後，他們也把這套觀念打破。也就是說早期的博物館是一種由上而下的，那現在的生態博物館全部都是跟人跟社區一樣發生很大的關係，所以就這種生態的概念延伸出來之後，我們宜蘭博物館你會發現他是跟當地的產業會有點關係。一個有地方性特色的博物館，他絕對不會說無緣無故就跑出來，一定是跟當地人文、歷史、產業有發生連結之後，創出來這樣很典型很小型的博物館出來，於是對我們博物館的生態的傳統觀念就被打破，有時候博物館他不僅是在室內，他可能是戶外的。

宜蘭市有一做舊城當叫噶瑪蘭城，宜蘭舊城現在目前為止是宜蘭縣所有的文化遺跡最深厚的一個地方，你走在大街小巷，你會經常發現有些一百多年的東西或是清朝日據時代所留下的東西依然清晰可見，所以宜蘭你把他當作是生活的博物館的話，那博物館裡面的東西就是跟人的生活、營造、當地的歷史祭儀都有關聯，他已經不在是純粹的物體保存在那個地方供人家欣賞。也就是說從物的關心，轉變到人跟社區的關心，我想這是我們博物館一直持續在作的工作。另外我們博物館跟社區教育，也就是說因為當地有很多的社區，所以用博物館的東西，是可是可以把博物館變成一個社區的學習中心，那博物館的東西除了他固定的基本營救典藏、教育推廣之外，還可以作一個社區營造，社區學習資源中心的地方。

所謂博物館就是我們突顯地方的文化特色，所謂的文化特色就是在當地裡面特有的，而且他所謂原創性的東西，就是我剛剛講所謂珊瑚的東西，或是像我們西北有一個地方所謂的北光螃蟹博物館，這個螃蟹博物館也在我們當地大溪所產的螃蟹非常多，這個館長無意當中看到一個美國人毫無目的的在旁邊撿東西，後來他才發現有人在撿拾螃蟹的種類，促發他的興趣之後，就開始對螃蟹做研究，如今已經收錄將近千種的螃蟹，而且有些是活體的養殖。那麼在來一點就是像南方澳也是一個漁產中心，也是一個貝殼生產地，像龍宮貝這些東西，你看我們去年就創造出來一個所謂南方澳寶貝館，這個寶貝館就是跟南方澳當地的漁船發生關聯，他甚至在當地達到很原始所謂龍宮寶貝翁龍螺之類的東西，他不僅是標本，而且有些活體養殖。所以像諸如此類的東西，你會把地方

文化的特色，突顯在小型的地方博物館裡面，那如果說地方小型博物館是一顆一顆的珍珠的話，他會散落宜蘭縣十二的鄉鎮當中，你把他串起來的話他就是一串珍珠項鍊，我想博物館特色就會從這個地方突顯出來。

從博物館的切入角度來看，我們以整個宜蘭縣的所謂的地方文化保存我提到三個館，分別代表所謂一個地方史料館還有所謂的傳統藝術，另外就是所謂的文化資產的保存。宜蘭也許比較地處偏僻，從昨天北宜高通車之後，我們台灣的發展是從南到北，我們宜蘭是從北到南，有可能開到宜蘭就有可以開到花蓮就有可能開到台東，這個都不無可能。我們所關切的是所謂生態裡面有包括自然生態及人文生態，自然生態會破壞、人文生態也會衝擊，那從這個地方來回頭看我們宜蘭對整個的這些史料的保存，我想我們宜蘭縣有一個全台第一座的宜蘭縣史館，這個縣史館是當時有一票地方的工作者非常熱烈的去把那些資料保存出來，學歷史的人都知道，沒有史料就沒有歷史，為了保存地方史料我們都知道，越基層的地方史料越難容易去收集跟保存，往往從前的歷史史有權力的人去寫歷史的，現在回過頭來所謂歷史本來就是羅列他們生活當中，就是在生活文化當中去突顯你的歷史，所以在宜蘭縣史館他為了保存地方史料的關係就開始創造出了一個地方史料館，目前為止縣史館他保存宜蘭的前世、今生跟未來，你今天所講的東西有人做紀錄，就變成以後的歷史。所以宜蘭這個地方為了這樣的東西，特別做一個這樣的縣史館。另外為了保存宜蘭的傳統戲曲，我們都知道歌仔戲的原鄉在宜蘭，宜蘭對於一些我們所謂早期的歌仔戲，另外我們的北館戲曲，也是成立台灣第一個戲劇館，這個戲劇館也是把一個傳統藝術搜羅在一個地方，為的就是保存跟傳襲。目前為止宜蘭縣的社團裡面有大大小小蠻多的學校成立所謂的歌仔戲團，那前幾天我們看到有一位高野景觀集團，他的設計者是幾十年來從日本到宜蘭之後，因為他設計的羅東運動公園，就是他的設計者。然後在當地娶到我們宜蘭的太太，然後落地生根變成宜蘭人。然後最近呢，因為愛上我們宜蘭的傳統戲曲，最近要籌組一個他們的宜蘭傳統戲曲的協會。然後我們在看一下，設置紀念館也是文化資產保存很重要的地方，因為他是創造形式空間、歷史空間運用的地方，那麼設置紀念館最近從宜蘭城裡面發展出來所謂的南城新意的廊道，那麼大家去看呢宜蘭整個歷史廊道已經建構大概差不多了。你從宜蘭火車站開始一路走，走這個舊城可以到宜蘭河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已經建構出來這一套所謂的人文解說

廊道，附近的解說步道也做的非常完整。那這個最後一點說我們人文教育從宜蘭鄉土教育在九年一貫還沒有做的時候，宜蘭已經開始做鄉土教育了。另外宜蘭的地方物質工作者通常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全台灣的文史工作者非常多，宜蘭的文史工作室非常少，為什麼？一般民間文史工作者都被公家吸納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像是縣史館之類的史料保存他們都是透過當時一批文史工作者來做的，我想宜蘭人對土地的感覺是非常熱愛的。再來就是說我們縣史館有辦每兩年一屆的宜蘭典究，今年剛好是第七屆，已經持續了十四年了，特別已經收錄了近百篇的碩博士論文，只要有跟宜蘭研究有關係的，我們每兩年在縣史館會辦一個典究，這是宜蘭地方文化最特別的地方。

最後一點我想說我們要建立東台灣的人文教育資源整合，我想就如我剛剛講過的北宜高速公路會通道宜蘭，宜蘭首當衝擊。有沒有可能會就一路開到花蓮台東，這也是可以思考的一個方向，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宜花東長期以來被認為是邊陲的地帶，都會區常會建構他們的核心價值，但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核心卻是沒有價值的，邊陲卻是能夠創造出核心價值出來，這是我們宜花東的人應該自立的地方。或許我們可以透過像這種小型會議每兩年或每三年來舉辦一次，今年由花蓮當地主明年就換台東後年我們就轉移到宜蘭去，也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那麼在民間的文史團體或許也是可以成立類似這樣聯誼會的方式把東台灣的文史工作室或文教團體全部串聯出來，或許可以在東華大學這個地方成立所謂東台灣的人文教育資源中心來做一個整合的工作，如果這樣的話我想宜花東這個三個縣市變成生命共同體也許可以創造一些我們人文價值出來。以上，我就簡單報告我們宜蘭縣的博物館家族，透過這種方式來跟我們花東的朋友來一起分享，謝謝。

引言人二 傅君（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助研究員）：

基本上，我是從一個博物館工作者的角度來談一下博物館在現在社會裡面他所扮演的角色。還有這個角色他是怎麼樣產生的這個問題，那我想這個題目或許能夠扣得上剛剛夏老師還有莊總幹事所提到的一個就是關於中心邊陲或是地方追求主體性認同的議題上面，那其實博物館在人類歷史裡面，這人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收藏東西從最早希臘時代就有一個博物館，是在埃及在亞歷山卓，那個是世界上大概有歷史記載第一個由公家

權力機構來成立的一個典藏文物的地方。那在西方有這個傳統，在中國也是有這個傳統，中國歷代帝王他們就除了圖書館以外另外一個機構非常重要就是他們在典藏他們寶貝的地方，那其實博物館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東西，就是說這個博物館是什麼樣子，跟他的社會或是歷史的情境有關的。像在埃及那個博物館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個博物館，他是依照希臘的那個民主社會模式來做的，所以他收藏的東西基本上是為了去教育他的城邦的民眾，讓他們知道有一些文化產物在這邊，在中國帝王朝代裡面，他們收集一些寶貝或是他們會邀集一些工匠在皇宮裡面特別去製作的，變成我們今天文化的寶藏的一些器物，那主要是皇宮貴族在玩賞用的。跳過來在西方的歷史最早希臘羅馬那個時期過了以後，在西方稍微經歷過一個差不多一千年的黑暗時期，這個時期裡面大部分的東西就儲藏在修道院裡面，在修道院裡面收藏比較重要性的東西為主，然後近代我們所觀念裡面看到的博物館其實是從文藝復興以後地理大發現或資本主義開始萌芽茁壯的過程中出現的，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就把這些東西收集回去，早期是一些商人在做這些收集。然後在差不多十八世紀中以後，這些典藏的私人機構慢慢的被收納到國家的體制裡面，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十八世紀後半以後然後開始現在的科學也在茁壯，跟博物館的成長也是一路相隨的，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現代的國家博物館體制基本上他是一個自治機構，他主要的功能或目的是在建構一個國家所想像中的一個自治體系，所以我們在博物館裡面看到很多研究的部門，最早的博物館像是在英國或是法國這些老牌的殖民國家他們的博物館裡面就都是一些我們現在說的博物學家在操作的，這些人把探險家、商人各地帶回來的東西做系統性的整理，最早只是做整理，後來在十九世紀以後才把這些東西做公開，那個公開的過程或是那個情境都是跟整個世界民主化過程是有關係的像法國的羅浮宮博物館他是在十八世紀後半才對一般民眾開放的，在之前還是收藏皇室的東西，在這個開放的過程中因為這些東西不能說隨便一個房子前面亂堆嗎？總要做一些分類，這些分類呢就建立在當時知識體系的架構之上，我剛剛講最早的博物館這種建構知識的這種方式只是一種博物學的方式，就基本上分物種，也就是以物種來分，分人阿，然後各地的人然後他們的文化器物然後做植物分類、動物及礦物這些整理，這個博物館的館長可以說是在這個知識體系的背景之下成長的，所以說這的東西一直從十九世紀末期然後一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紀以後，這個知識體系的建構

一直維持下來，這個知識體系還有一個特性在我們今天看起來，就是我們把博物館放在一個時代脈絡底下來看，我們可以看他的組織或他的結構還有他的目的，他建立的基礎是什麼。這些所謂的現代的、專業的博物館其實他有幾個特性，第一個他非常強調他的專業性，所以他博物館從業人員從最早期比較簡單的分類就是一些博物學家，到後來從近代西方科學有做更細的分類以後，我們就看到博物館裡面慢慢出現其他不同的專業領域的人，像人類學家、地質學家、考古學家或植物學家，然後動物學家等等，這種分類慢慢在發展當中。最近比較新的發展在博物館學裡面就是會對博物館本身這個組織架構做一些更細的分類，因為一個博物館裡面，你把東西收進來以後，在這種博物館的意識形態裡面，除了這些東西被收進來是被整理、被分類及被研究的，然後要把這個研究成果展示出來給一般大眾，展示的目的是要教育一般大眾，所以他非常強調他的專業性，所以從業人員就都是從學院裡面訓練出來的人，然後他們的所要成立的展示非常強調系統性跟脈絡性，就是說早期的皇室的寶庫的東西他們都認為是很漂亮或是很寶貝的，可是對他的描述基本上沒有特別的分析，現在因為的博物館強調的是教育的功能，所以他要傳遞這種系統性的知識，所以他就把這些東西盡量脈絡化，把他放在一個知識架構的位置上面，所以這是第二個現代博物館的特性。第三個就是因為這種專業性，就是說博物館在現代的國家的教育體系裡面除了大學這種學校教育之外，他是另外一個系統。那這個社會教育系統他強調知識建構的權威性，這點蠻重要的，就是說在博物館裡面就是我們今天的博物館我們看到國外的從業人員尤其是研究人員他必須要是取得某一種專業的執照，就是說我是人類學家我有什麼樣的學位在博物館裡面可以擔任什麼職位，然後我的功能在研究上要做什麼事情，所以他非常強調一種菁英主義，所以大致上在一個現代我們看到的一般的由國家所主導的一個博物館，我們看到這個特性就是非常專業強調專業、系統化的知識、這種知識的菁英主義。這三個特性從西方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一直在強化或是一直不斷的在建構這些東西，後來當比較近期的東西從 1970 年代以後，這博物館這個機構本身也變成一種學問了，所以會產生博物館學這種學科出來。博物館學裡面有很大的部分是管理的部分，另外一個很大的部分是關於文物的處理部份。文物處理又文物保存、文物維護或是文物在展示的時候能夠把文物放在一個比較不會受到傷害的展示環境裡面，這些都變得非常非常專業。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博物館展示的專業化，

現在博物館以台灣來講，有一個特色就是做展示特別貴，因為當一種東西進入一個專業領域之後，他的成本就變得很高，因為這些從業人員他被訓練出來的過程也投入相當高的成本，所以相對的變成說成本也很高。現在整個台灣或世界一些主流的博物館趨勢是這種專業性的，由中央來指導的一個知識建構的機構。

其實這個知識建構的機構用一個比較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他也是一個權力的機構，這也是一個主流的趨勢。那像剛莊總幹事談的蘭陽博物館或是博物館家族或是又叫生態博物館，那個是另外一個正在興起的一個趨勢，像生態博物館這個概念我們剛莊總幹事提到的，就是在 1970 年代以後，其實我們同樣可以放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來觀察，就是說從大概 1940-1950 年代開始，就開始對現代主義又一些反省，就是我們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後現代主義，或是比較近一點的多元文化主義。像紀老師在提生態旅遊等這些新的觀念裡頭，主要是對現代主義或是現代主義後面的那個解構主義的結果，我覺得生態博物館這個趨勢也是同樣是在這個理論的脈絡之下，或是說在一個社會變革及文化變革的脈絡之下產生的，所以在生態博物館裡面的概念就是一種去中心化或是反對知識的菁英主義的這種核心價值在那邊主導這個運動的方向。

簡單的總結一下，就是說在現代我們看到兩種博物館形式，一種是主流式的博物館，他以專業性、主導性或是獨斷性的為他的核心，另外一個就是比較像我們講的生態博物館是一個興起來的東西，以這兩個範疇的博物館放在今天我們談的東台灣人文資源整合的脈絡底下來看，基本上像夏老師提到的自我發聲或地方意識的覺醒或地方認同這些新的概念，我覺得是可以對應到這個所謂生態博物館的這個概念裡面，相對的我們國家其實還是在做比較由中心到地方的一種投資跟一種去掌握的一個企圖，譬如說以史前館本身來講的話，這是一個國家重大投資，然後去把那個資源投注在一個點上面然後由國家所認同的專業，譬如人類學、考古學或是植物學，在國家教育體制裡面，這個架構裡面所認同的專業來主導這個博物館的發展，這個趨勢還是繼續在存在，而且好像政府也有那個十大建設，就是南島文化園區的規劃，也就是同樣的一種模式在操作的。不過那種東西現在發展的進度還不是很明確，所以要談東部的人文資源整合，我覺得可能還是會繞著中心和邊陲或是地方主體性這些相關的議題上面還有很多要討論的空間，我先簡短的報告到這，謝謝。

引言人三 劉漢榆（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 館長）：

東華大學的圖書館事實上有非常豐富的館藏資源，在過去的五年來，事實上圖書館的資源增加的非常多，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我們學校幾乎有百分之快 60 的學生，幾乎在這四年沒有借過一本書，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順便介紹一下我們的館藏特色，比如說我們的中文圖書 24 萬冊，這個跟那些比較老的大學來比的話，太少了，可是也不要忘了東華大學的圖書館的館員，甚至沒有花蓮教育大學多，我們東華大學圖書館館員才 12 位，可是我們是出去找顧客我們不是等顧客上門，所以你注意看，我們這邊有一個中文電子書兩萬冊，還有一個西文電子書 10 萬冊，這個都是短短兩年之內大幅成長起來的。怎麼說呢？我們會主動的聯合幾個學校，我們共同去跟供應商或是出版商談，希望用十個學校的力量跟他訂書，然後這十個學校可以共享其他九個學校定的書，所以像比如說我們西文電子書 10 萬冊，事實上我們可能只定了一萬冊，可是我們可以共享其他學校訂的九萬冊，那麼利用這種方式，我們就大幅增加我們的資源。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資料比如說第十項的西文資料庫 115 種，這個在國立大學裡面基本上是量非常大的，所以相對的像第十二點也是一個特色，我們有中文報紙的新聞標題索引有八種，那西文的報紙有 300 種，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同學在校長有約或在 BBS 上面說東華大學圖書館的資源不夠，我們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講：第一個方向就是學生不曉得學校有這個資源，第二個是學生要用這個資源的時候不曉得怎麼樣進到圖書館去找，不管是那個問題都是圖書館的錯，表示我們的努力還不夠，所以我們現在幾乎每一年都會辦很多場的會議，我們以前是在新生入學的時候辦，發現效果不行，我們大概都會在他快要畢業的時候，被研究論文逼到快要跳樓的時候，這個時候他就認為資源很重要。所以這一部分尤其是第十二個，像我去年之間突然有一位主講人他受邀講淡新檔案，他突然不能來，早上就打電話給我叫我一定要上火線，但是我對淡新檔案一概不懂，淡新檔案是日據時代紀錄從淡水到宜蘭吧所有有關民間方面或官方方面的契約、法律方面的東西，這個東西本來在日據時代是從新竹移給台大，之後又移給新竹，我就利用了兩個鐘頭的時間上網去把所有淡新檔案方面的東西全部花了 20 分鐘把他講出來。這裡面就回應我們一件事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告訴我們二十一世紀的文盲就是不會用 Internet 找資料，我上的課也常常跟同學講這句話，所以這裡面的館藏資源類型裡面可以提供給大家很好的利用的管道。第十三個

更是我們東華的特色，我們爭取到所有政府出版品，當然不是全部拉，因為有些政府單位也是被動的等顧客上門，他不會主動的去找顧客，所以我們政府出版品大概百分之六十會上到我們東華圖書館來，所以你到其他大學找不到的政府出版品，我們東華大學都有，那也非常的高興的看到政府能夠把這個出版品慢慢變成中文電子書，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這個館藏資源裡面一到十三希望大家能夠多利用。

第二部分就是講到台灣人文領域的館藏資源，這個部分也是我們一再重視。我接館長的時候我就跟我們的同仁講說我 1978 年我到美國去唸書的時候，我剛到學校報到的一個禮拜沒事幹，我們學校有一個東亞圖書館，我是到那邊才看到瓊瑤的全部小說，我也看到金庸的全部小說，我長那麼大才知道瓊瑤電視那麼有名，因為要考聯考所以什麼都不知道，我感觸非常的大。那同樣的我來東華之前，我到多倫多大學，因為我在東華之前的五年我是在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那裡面典藏了所有台灣的碩博士論文，後來這個業務移給了國家圖書館，所有政府的出口報告也在我們那邊典藏，後來也移給了研考會。這部分像多倫多大學的圖書館，我就看到了很多映像的紀錄，包括 1949 年國民黨撤離大陸的時候怎麼樣把人犯全部拖出來街上一個一個用手槍打死，全部有映像紀錄。我就感覺非常的震驚，可是同樣的第二台灣人文領域個館藏資源，我個人感覺就覺得非常的少，我們前年很不容易從客家委員會爭取到一筆經費，專門買客家文化的典藏，我們就發現資料非常的少，非常非常少，可是不管怎麼樣這點是我們的特色，可是相對的遺憾的講我們看到很多大陸的學者來東華參觀，他們的著作在我們圖書館都有，他們都很驚訝，不只一個還有好幾個，這個代表什麼意思，代表我們學校的中文系跟歷史系的相關科系的老師們非常陪我們去找相關的資源，因為我們不可能知道誰是誰。可是相對的我也很不禮貌的講我們學校研究本土的老師這一方面顯然是我們的不對也沒有兼顧到他，我們最近在跟幾個老師洽談說，你接受到很多政府單位委託的報告，政府出版品基本上是沒有機密性的，那是公共財，我們希望你扔掉的時候就給我們，因為那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從那裡面得到一些我們研究的資源，我們也很遺憾的發現，在座的各位老師我這個是很誠懇的呼籲，很多老師研究本土的研究的時候，他總有一個理由就是我們不能夠侵害當事人的隱私，所以我們的論文不公佈，我們絕對不同意，我們說你們可以用張三李四王五，他們又說張三李四王五又會對號入座，可是如果你做了研究不能夠讓

人家踩在肩膀上去讓人家發展的時候，你這個論文是沒有價值的。我們最近有幾個老師，我們一直想辦法去跟他溝通。同樣的像兩個禮拜前我開會，我透過中央大學圖書館的館長請求呼籲，中央大學的所有博碩士論文你們上去看他幾乎是一兩年之內都不公開，說句粗話，真是莫名其妙對不對。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當館長的時候，我說如果有這種情形的時候你先跟我講，我們曾經跟一個老師幾乎翻臉，我說除了專利以外你有什麼隱私不能公佈的沒有關係，兩年可以嗎？不行，五年可以嗎？不行？十年可以嗎？不行，我說連尼克森那個水門案件都要公佈了，我們可以等你二十年嗎？不行，我說二十年當事人都死掉了。所以這一部分誠懇的呼籲各位，台灣人文領域的東西就是靠這樣建立起來的，我舉個例子，像東海岸評論我們收的很全，像這個前年我們為了建校十週年，在第九年的時候我就有計畫的收集東華大學一些報導資料還有一些人文資料。所以相對的我們有關於人文領域方面的東西剛才講過，是不夠的。拜託在座的各位包括我們這個專家，你的資料給我們的話，可以透過 internet，可以讓全台灣甚至全世界都看得到，你只有擺在家裡不會有人看到的。

與會者（台東大學南島所）：

我對三位的引言都有一些想法，剛剛幾位也講的非常的詳細，我想我各別提出一個問題。針對莊先生的，有一點好奇，就是剛剛有一個博物館家族的一個群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之下你剛用了珍珠項鍊的比喻，說十二的鄉鎮，宜蘭的十二個鄉鎮都有這些珍珠，你們這個博物館群的概念就把他們串起來，我想了解一下也就是剛開始夏老師說的那個情況，實際上地區只不過是一個概念，是我們認同裡面的一種可能性，當然我們今天的目的，也是在教育的設計之下，我們強調地區這個層級的共同體，這個議題感。可是我們會到說到底一個地區內部仍然有他的異質性，以宜蘭的十二的鄉鎮來說，在你們博物館群裡面，這個十二個博物館的異質性怎麼樣表現在你們所建構的宜蘭整體的文化及歷史。

另外就是傅君老師的這個剛剛介紹了很詳細，我特別想要知道的是也是相似的這個問題，史前館在台東整體的歷史與文化建構上的角色是什麼？比方說出版，你在出版上有沒有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你們是幫助人家出版還是你本身出版你的研究跟結果？另

外我知道主要的是活動，是社區培力的一個構想，那如何來重建地方文化？如何使得你們所支持的某一些地方文化的培利活動，成為台東整體文化或社會的一個部分？

最後是劉館長，其實想要請教劉館長的是比較資料性的，因為你剛說第三、四點還沒來得及說明，第四大點的第四小點就跨縣市圖書借閱，因為我們在台東，今天一直強調東台灣，可是我相信從宜蘭到台東情況非常不同，如果我們今天目的在講資源整合的話，其實這個差別是非常的大，台東資源相對的少很多。花蓮這邊有三所大學，宜蘭和台北的關係非常的近，台東這邊相對個是跟整個屏東這個山區的人的活動是勾在一起的，可是我們這裡資源上來看均勻，所以我想知道一下比方對台東大學的學生而言跨縣市借閱實際上我們可以怎麼做？另外一個我想針對一個大家都放在心理的一個問題，剛剛說二十一世紀的一個區別是在對於網際網路的使用，那我想要知道網際網路如何促成資源的再分配？那當然他另外會挑戰的是地方性如何型成？那以上就是我幾個問題。

引言人一 莊文生（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總幹事）：

你是說異質性如何表現整體宜蘭文化歷史，宜蘭縣的發開各位也是知道，這是全台灣裡面漢化最深也最後在 1812 年的時候清朝才把宜蘭市歸類為噶瑪蘭廳，全台灣裡面宜蘭是開發最晚的地方，這個裡面當然是在整個宜蘭開發的過程當中我們都知道有噶瑪蘭、泰雅還有漢人，漢人有漳州泉州廣州都有，這麼多的異質性容納在一起。第一個很多的博物館家族他都跟當地的歷史人文產生有關係，這裡面就是所謂的文化的原創性高，你不會在一個南方澳的地方看到一個很像跟南方澳產業不相關的東西在裡面就創造出來，現在的南方澳博物館就是捕魚的方法、機械的生產、珊瑚的東西、寶貝的東西，這個東西在裡面是很突顯當地的文化特色，那我們博物館家族裡面的異質性也非常的高，高得好處是什麼？第一個可以容納不同的文化進來，那也就是說公部門的像是史料館、戲劇館，他就很典藏的在收錄一些宜蘭的文化傳統藝術，那麼民間的產業活動呢，通常是跟當地的地域有很大的關係，比方說你養蜂產業再我們宜蘭地方創造了一個蜂城館，我們宜蘭的蜜餞非常多，所以那個金桔就是創造了蜜餞。不同的行業會勾結在一起我們也希望說當然對我們文化不只是主體的表現，當然文化不只是主體的表現，他是多元的面向很多的，就如同他們生活當中所展現出來的食衣住行娛樂呈現出來就是一個很

豐富多元，我們也承認在異質性這麼高的團體裡面怎麼去做整合，因為事實上我們把整個博物館家族整合起來，各有各的想法都不太一樣，但好處是大家可以碰撞出很多不同的意見，在這不同的意見當中搭會有交集點，也就是說他們共同為宜蘭用博物館做行銷宜蘭整理的歷史文化的東西。有時候透過博物館來教現在的公民美學的概念，甚至創造出很多博物館商品。所以我想我用這種比喻方式說很多小珍珠一顆他沒有顯現出特別價值，但是把他串起來的話，你看很多遊客到宜蘭去來到一個地方他可以看到很多元的很不同的各種不同的各型各色的博物館。所以我想這個問題我覺得非常好，因為我們現在也在關心宜蘭現在新移民進來，也就是他原本是住在外縣市，可是發現宜蘭的山水品質還不錯，把孩子帶到宜蘭上課之後，就順便搬過來了，那我想除了漢人之外，也許是新的移民會進來也不一定，那這個我們關注的就是整體宜蘭的文化和歷史的背景其實是從南陽平原開始衝破之後，兩百年後帶著科技的高速公路同樣衝破宜蘭的蘭陽平原，我們也持續觀察，是不是宜蘭就兩百年來一次大融合那也不一定，所以謝謝你這個提問。我們博物館家族在這個位置上我還是有一點理想性，對宜蘭的文化教育甚至整個宜蘭的文化歷史做一點歷史傳承的東西，總是要為宜蘭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場所，謝謝。

引言人三 劉漢榆（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 館長）：

事實上，第三點視聽資料事實上才是真正東華的特色，我擔任館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進圖書館不要借書證，圖書館裡面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外借，包括視聽資料，我們東華大學可能是國內第一個也是少數幾個視聽資料可以全部外借的，我們也曾經希望把期刊外借，後來發現有問題，因為很多期刊發現沒有辦法在買到所以就沒有外借，各位可以看到我們視聽資料有那麼多這個東西，這裡面事實上都蠻有特色的，比方說天下文化出的為台灣築夢的人、一同走過從前、環境台灣，還有歷史台灣，還有這些例如郭子究的共鳴的回憶，像類似這種東西也是國內很少有館藏的。我在舉個例子，比如歡樂二重唱基本上是非常在地的音樂工作室，你們在林田山或是光復都可以看到他的蹤跡，我們曾經希望透過他們能夠收集一些本土的作品，可是他只有把他的東西帶過來其他都沒有帶過來，蠻可惜的，我剛看有幾片 CD，這些 CD 上到 internet 之後很多資料可以運用，所以在做各位如果你有知道那些作品值得的，在我任內我一定會全力支持的，因為視聽資

料本身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你常常會看到很多人排隊等著借視聽資料，我們曾經透過某一個政府單位一筆錢買了視聽資料，後來他知道我們外借以後，他就在批評我說你把政府公播版 4000 元就這樣借出去，你把政府的錢當作不是錢，我說如果一個視聽資料擺在圖書館擺久了就變待料，待料久了就變廢料多麼可惜，可是他顯然沒有接受，因為接連就把我的經費砍掉了，可是相對的我也呼籲我們借閱的人你自己的 CD 會好好的看，你自己的 DVD 會好好的看，我們借出去就是隨便往研究室就丟，我們損壞率蠻高的，所以我們最近正在評估說，我也有我的壓力。因為一個公播版四、五千元，你自己買三百多元，就這樣毀掉了蠻可惜的。我們也很多什麼 CD 再生等等的，還是抵不過同學，這個第三所以我是希望能夠有多一點資源進到這邊來。

第四喔，我們花蓮現在五個學校的學生可以憑借書證就可以借書，很抱歉，台東當時我們也考慮到，可是要進入這五個學校的圖書館借書各位看起來很簡單其實很困難的，我們五年來最近才有成果，因為各個學校有各個學校的立場。比如說花師跟我們借書掉了誰負責？我們最近就為了一件事情讓我們跟花師幾乎翻臉，因為我們有個同學跟花師借了十幾本書都沒還，怎麼催他都不還，我們請系裡面幫忙請學校幫忙他就是不還，那我們最後要幫他賠嗎？不可能！像這種紀錄久了以後就遭糕了。所以希望能夠互相幫忙，我們如果運作很好的話我們會把台東大學納進來。不過，第四點可以幫你的忙。第三點就是我們東華大學可能是國內唯一一個對社區開放的大學，你們可以辦理借書證，辦理借書證有什麼好處呢？除了視聽資料不能外借以外，其他的資料你都可以借，我們有很多電子資料庫是 buffet 的形式，你自己吃不夠吃不完你不能帶出去的，對不對？可是如果是我們學校的讀者，你可以在墾丁看到我們的館藏資料，包括電子資料庫。只要你交兩千元，為什麼要交兩千元？因為我們怕你搞丟了以後不管，我們怎麼辦，你跟我們借書，一本英文書三千元，你借了五本就一萬五了我們怎麼辦？學校學生的話我們可以畢業證書不給他，他跟花師借就沒輒拉，因為花師不肯給他畢業證書。所以這一部分我可以跟這個老師說這方面你可以利用。那 internet 資源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類似像歡樂二重唱這種 CD 進來的話事實上就馬上平衡了，像淡新檔案那種東西是因為很多人報導很多人利用所以在 internet 上面很快就擴散了，雖然柯林頓政府一直強調能夠提升數位的科技，可是數位科技化的結果事實上會拉大城鄉差距，我認為會拉大城鄉差距，雖然

數位科技說會縮短城鄉差距，我認為會拉大。因為我們看到新生進來我們東華的時候，北部的同學大部分會帶 notebook 或是 pc，東部的幾乎就不多。雖然一部電腦一兩萬，可是一兩萬對每個地方的感覺都是不一樣的，謝謝。

引言人二 傅君（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助研究員）：

關於剛剛老師問我博物館的問題是出版產製或社區培力的問題。在史前館我們有一個出版品委員會，他主要的目的是出版館內所有的出版品，目前好像還沒有外面的人希望史前館幫他出版的經驗，所以不太確定。展示還有社區培力的問題，社區培力其實是主流形式的博物館就是由權力中心來主導的博物館進行發展，因為他們覺得這種知識菁英的位置應該是去開始做一些社區的服務或是說跟社區有一些互動，這個東西其實在本質上還是中心型的領導形式。譬如說我們要跟社區建立建教合作關係或是辦一些活動都是由博物館人員規劃好，當然在規劃過程中希望有社區參與，不過基本的決定權以及過程還有經費來源這些都是由博物館內部的機制來決定的。決定好以後才去跟社區的人配合。這些活動有的作的比較粗操有的作的比較精緻，不過本質上還是由博物館中心為執行方式。剛莊總幹事提的生態博物館或是比較早一點叫的社區博物館，這種東西就比較不適用反中心的運作模式。不過目前在史前館，我覺得在台灣の科博館、海生館或是台博這些主要的博物館機構，基本上運作模式還是比較傳統以中心領導邊陲或是權力抓在中心的運作模式，謝謝。

台灣自然與人文教育

賴淑娟

佛光大學社會系 助理教授

「祖公仔產」--有歷史厚度的城市

壹、全球化，在地化

貳、美學的經濟，體驗的經濟

參、文史藝術教育的深化：政府，NPO，地方/社區

肆、宜蘭經驗回顧與反省

道光五年乙酉夏，署噶瑪蘭廳通判烏竹芳，選定蘭陽八景，標其名曰：龜山朝日，隆嶺夕煙，西峰爽氣，北關海潮，沙喃秋水，石港春帆，蘇澳蜃市，湯圍溫泉。

NOP--仰山基金會：

解說學會、社區總體營造、社區日曆、人文資源手冊、仰山空間、歷史空間、宜蘭厝

政府--資源中心：縣史館、蘭陽博物館

方案委託-文化局：童玩節、綠色博覽會

公共建築：冬山河、羅東運動公園

地方/社區

社區日曆

泰雅文化情- 部落大學

博物館家族協會

參考資料

宜蘭文化游錫坤

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

滾滾波濤聲不息，裴然有緒煥文章

——論清代台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

(2000. 08. 25 上網)

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班

陳佳妘

台灣生態文化研討會會議論文

· 回應這篇文章 ·

一. 前言：

「滾滾波濤聲不息，裴然有緒煥文章」此兩句詩出於王善宗的〈台灣八景〉中之〈裴亭聽濤〉一詩，此詩作於 1690 年前後（康熙二十九年），王善宗當時擔任台灣水師協左營守備一職，將其心目中台灣八個自然勝景：安平晚渡、沙崙漁火、鹿耳春潮、雞籠積雪、東溟曉日、西嶼落霞、澄臺觀海、裴亭聽濤，以組詩的型態加以詠讚，與同收於高拱乾編《台灣府志》的 1691 年（康熙 30 年）任職海防同知的正黃旗齊體物、1691 年（康熙 31 年）任分巡台灣兵備道的陝西榆林高拱乾等人的「台灣八景詩」作品，共同開啟了後代文人對於「台灣八景詩」此一詩題的創作。雖然究竟是誰先為臺地這八個景觀命名，目前已不可考¹，但是如果我們將八景詩的創作與下面一段文字同時閱讀，其中蘊藏矛盾意涵便顯得相當耐人尋味，這是當時楊廷樞為高拱乾修的《台灣府志》所寫的前序，其中他是這麼形容台灣的：

(清廷)雖已建旄、設旌於禹貢、職方之外，然未有遐荒窮島如閩之臺灣者。臺孤懸海外，歷漢、唐、宋、元所未聞傳。自明季天啟間，方有倭奴、荷蘭屯處，商販頗聚；繼為鄭成功遁踞，流亡漸集。數十年來，不過為群盜逋逃藪耳。今上二十一年，特命靖海將軍侯施公率師討平之，始入版圖，置郡邑。詢其民，陋於雕題黑齒；問其俗，猶是飲血茹毛。既無廢興沿革之可稽，亦安有聲名文物之足紀乎？憶余自筮仕蒼梧以來，南浮江漢，經西伯之化行；北守覃懷，歷大禹之底績。迨乎備員藩臬，周流齊、魯禮義之邦。覽其山川風物，其俗厚、其民淳，每歎古帝王流風之遠，而德教入人之深也。閩在漢為無諸封國，已遜中土；若臺者，素為積水島嶼，竊計流寓之外，其民若盲之初視、寐之初覺，雖更數載，猶是鴻濛渾沌之區耳。

在這段前序中，楊廷耀雖然主要寫出了治理台灣的任務之艱難，但他亦將台灣與中土並比，以教化文明區分出山川風物之優位順序，隱然暗藏了一套對於山川人文美的認定位階。但為何在劃入清廷版圖的初期，當 1703 年(康熙 42 年)年來台擔任台灣海防同知孫湘南仍於其《赤崁集》中說台灣是：「覽者睫生芒，聞之肌起粟」之時，文人就擇定了這個「猶是鴻濛渾沌之區」的台灣有八個勝景，並且大加為詩詠歎？我們當如何解釋其中的落差與這個動作所代表的意義？在此我們必須先對早期的旅遊記錄作一並比式的觀察。

從清代紀遊文學找尋百年前的台灣之原始風貌，是閱讀這一批作品時最引人入勝的地方。當我們跟隨著郁永河的足跡一路北行，野性台灣的不羈與蠻荒同時驚嚇著旅行者與讀者。「驚嚇」一方面是來自於讀者和旅者同樣不安於這個迥然異於大陸環境的海島環境，而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於讀者和旅者同樣失落了安定的論述系統²，這個安定的論述系統不僅僅是奠基於文人所熟悉的生活環境，更來回游移著層層疊疊的歷史鬼魅。對這些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文人而言，這塊初入版圖、缺乏足夠歷史紀錄與人文活動的台灣，處處瀰漫著蠻荒旅程中「理亦難明」(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6)的恐懼，這個恐懼進而驅使著旅者尋求一種新的論述形式，可以安排台灣在認知上與價值上的位置。³ 觀察清代所遺留下來的的大批文字紀錄，我們可以看到各種針對這樣的需求所做的各種努力，如大量台灣地方志的編寫、密集完成的遊記書寫等等，這些文字或多或少消解了中國的旅者(或統治者)對台灣的陌生感，並進一步提供清朝的統治者治理台灣的方向。而清代大量的「八景詩」創作，

我們也可以將之解讀為在相同邏輯下所產生的文本。然而更為有趣的是，「八景詩」的創作不僅僅照顧到了這個「認知」需求，旅者們更試圖從「理亦難明」到「八景擇定」，找到一種新的詮釋機制，可以將雜亂無章的「自然景觀」轉化為對旅者有意義的「文化景觀」⁴，進而在治理及認知的層面之上，塑造了屬於美學感受的層次。

而這一套轉化的過程、詮釋的機制，便是景觀書寫中最想讓人深究的部分。究竟清代這些大陸來台的文人是如何通過「八景」的擇定與八景詩的創作，來歸納整理這個他們原本陌生的海島環境？在「八景」的相本之內與之外，他們選擇了什麼、排除了什麼？怎樣的景觀構圖才可稱為美景？而這個認定的標準又是什麼呢？本文試圖在「八景的命名規則與美感身世」這一節中，歸納分析這一批「八景詩」究竟選擇了怎樣的景觀？又在美感身世的歸屬中，承襲了何種山水美學觀？而在「八景詩觀景角度的政治意涵」這一節中，則是試圖探討從八景詩作中，不同的觀景視角究竟與何種政治意涵相互指涉？此外，本文進一步要追問的是，這些觀景視角的變化，使得作者對台灣自然景觀間產生了怎樣的情感投射？希望能透過上述問題的釐清，能將清代台灣八景詩中，人與自然的多重複雜關係，有一妥善的梳理與安頓。

二. 八景詩的命名規則與美感身世

關於「台灣八景」這樣的詩題究竟是在何種機制下產生的？廖雪蘭於《台灣詩史》一書中談到：「依照中國傳統習俗，凡設縣（廳）者，地方官吏或轄內文人例必擇全邑風景最美之處作『八景』。」（廖雪蘭《台灣詩史》頁7）從這段話中，我們還是不能明瞭此項傳統究竟何時形成？但可以瞭解的是，「八景」的選定明顯地與地方行政區域的增設有關。具有選定八景資格的人士則是地方行政官員及「轄內文士」，關於八景的記錄多是放在描述各縣治山川形勝的輿地志之中，而各地的八景詩則大多收於台灣各種府志或地方志的「藝文志」中。「八景詩」的創作型態不限於絕句律詩，但大多以組詩的型態出現，也有少數詩作是將八景融於一首⁵。在開始討論八景詩的命名規則之前，本文先引用一份由中興大學中研所劉麗卿小姐所整理的清代台灣八景資料：

清代台灣八景一覽表 6

	選定者	選定年代	八景資料出處	八景細目			
台灣八景		康熙 31 年以後	康熙 35 年高拱乾《台灣府志》	安平晚渡	沙崑漁火	鹿耳春潮	雞籠積雪
				東溟曉日	西嶼落霞	澄臺觀海	裴亭聽濤
諸羅縣六景	周鍾瑄 陳夢林		康熙 56 年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	玉山雲淨	木羨園風清	北香秋荷	水沙浮嶼
				雞籠積雪	龍目甘泉		
鳳山縣六景			康熙 56 年連季丕煜、陳文達《鳳山縣志》	鳳岫春雨	泮水荷香	岡山樹色	瑯嶠潮聲
				安平晚渡	鯤身曉霞		
台灣縣六景			康熙 59 年王禮、陳文達《台灣縣志》	木岡挺秀	蓮湖飄香	赤崁觀海	鹿耳聽潮
				龍潭夜月	金雞曉霞		
彰化縣八景		雍正 12 年之前	乾隆 7 年劉良璧等《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焰峰朝霞	鹿港夕照	鎮亭晴雲	線社煙雨
				虎溪春濤	海豐漁火	眉潭秋月	肚山樵歌
台灣八景			乾隆 7 年劉良璧等《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鹿耳春潮	雞籠積雪	東溟曉日	西嶼落霞
				澄臺觀海	裴亭聽濤	五層秀塔	四合仙梁
台灣縣八景			乾隆 7 年劉良璧等《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木岡挺秀	蓮湖飄香	鹿耳聽潮	龍潭夜月
				赤崁觀海	金雞曉霞	安平晚渡	沙鯤漁火
鳳山縣八景			乾隆 7 年劉良璧等《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鳳岫春雨	瑯嶠潮聲	泮水荷香	岡山樹色
				翠屏夕照	丹渡晴帆	淡溪秋月	球嶼燒霞
諸羅縣八景			乾隆 7 年劉良璧等《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玉山雲淨	水沙浮嶼	木羨園風清	梅坑月霽
				北香秋荷	龍目井泉	月嶺曉翠	牛溪晚嵐
台灣縣八景			乾隆 12 年六十七、范咸《重修台灣府志》	木岡挺秀	蓮湖飄香	北線洄瀾	赤崁遠眺
				龍潭夜月	金雞曉霞	井亭夜市	郡圃榕梁
台灣縣八景			乾隆 17 年魯鼎梅、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	鹿耳連帆	鯤身集網	赤崁夕照	金雞曉霞
				鯽潭霽月	雁門煙雨	香洋春橋	旗尾秋苑
諸羅縣八景	衛克埜	乾隆 27 年	乾隆 39 年余文儀、黃侑《續修台灣府志》	玉山雲淨	蘭井泉甘	木羨園風清	梅坑月霽
				北香秋荷	南浦春草	月嶺曉翠	牛溪晚嵐

鼓山八景			乾隆 29 年王瑛增《重修鳳山縣志》	秀峰插漢	石佛凌波	雞嶼夜帆	斜灘樵唱
				元興寺鐘	石塔垂綸	旗濱漁火	龍井甘泉
龜山八景			乾隆 39 年王瑛增《重修鳳山縣志》	山嵐曙色	層巖晚照	雨中春樹	疏林月霽
				晴巒觀海	古寺薰風	登峰野望	寒夜啼猿
淡水廳四景	陶紹景	乾隆 29 年	乾隆 39 年余文儀、黃侗《續修台灣府志》	空嶺吐霧	戍臺夕陽	淡江吼濤	關渡分潮
聚芳園八景	翟灝	乾隆 57 年以後	民 67 年林文龍《南投縣志稿》林文龍《台灣詩錄拾遺》	東山曉翠	蜂衙春暖	榕夏午風	琅玕煙雨
				迴廊靜月	秋圃賞菊	西園晚射	北苑書聲
陽基八景	蕭竹	嘉慶 5 年	咸豐 2 年陳淑軍、李祺生《噶瑪蘭廳志》	蘭城拱翠	石峽觀潮	平湖漁笛	曲嶺湯泉
				龍潭印月	秋嶼秋高	沙堤雪浪	濁水涵清
蘭陽八景	烏竹芳	道光 5 年	咸豐 2 年陳淑軍、李祺生《噶瑪蘭廳志》	龜山朝日	龍嶺係煙	西峰爽氣	北觀海潮
				沙喃秋水	石港春帆	蘇澳蜃市	湯圍溫泉
蘭陽八景	柯培元	道光 15 年	柯培元、李祺生《噶瑪蘭志略》	玉峰積雪	石洞噓風	龜山朝日	鳳岫歸雲
				蘇澳連橋	石港觀潮	清溪秋月	溫泉浴雨
澎湖廳八景			道光 12 年蔣鏞、蔡廷蘭《澎湖續編》	龍門鼓浪	虎井澄淵	香爐起霧	奎壁聯輝
				案山漁火	太武樵歌	西嶼落霞	南天夕照
彰化縣八景			道光 16 年李延璧、周璽《彰化縣誌》	豐亭坐月	定寨望洋	虎巖聽竹	龍井觀泉
				碧山曙色	清水春光	珠潭浮嶼	鹿港飛帆
北郭園八景	鄭用錫	咸豐 2-8 年間	同治 10 年陳培桂、楊浚《淡水廳志》	小樓聽雨	曉亭春望	連池泛舟	石橋垂釣
				小山叢竹	曲鑑看花	深院讀書	陌田觀稼
全淡八景	楊浚	同治 10 年	同治 10 年陳培桂、楊浚《淡水廳志》	指峰凌霄	香山觀海	雞嶼晴雪	鳳崎晚霞
				滬口飛輪	隙溪吐墨	劍潭幻影	關渡劃流
塹南八景			同治 10 年楊浚《淡水廳志》	鳳崎遠眺	金門晚渡	北線聽濤	船港漁燈
				龍嶺曉煙	香山夕照	隙溪墨水	五指連雲
淡北內八景			同治 10 年楊浚《淡水廳志》	淡江吼濤	空嶺吐霧	劍潭夜光	關渡分潮
				蘆洲泛月	蜂峙灘音	屯山積雪	戍臺夕陽
淡北外八景			同治 10 年楊浚《淡水廳志》	羅漢朝佛	半月沈江	龍目甘泉	馬金束番房
				蜂溪石壁	海岸石門	石屏錦鱗	燭臺雙峙
雞籠八景			同治 10 年楊浚《淡水廳志》	鸞嶼凝煙	社寮曉日	海門澄清	木戈峰筭

							翠
				奎山聚雨	毬嶺匝雲	峰頂觀瀑	仙洞聽潮
苗栗縣八景		光緒 19 年沈茂陰《苗栗縣志》		玉山霽雪	三臺疊翠	馬陵小海	吞霄漁艇
				銀錠綺霞	礪窟響泉	蛤市晚嵐	雙峰凌霄
恆春縣八景		光緒 20 年屠繼善《恆春縣志》		猴洞仙居	三臺雲嶂	龍潭秋影	鷓鴣燈火
				龜山印景	馬鞍春光	羅佛仙莊	海口文峰
雲林縣八景		光緒 20 年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		龍門湧月	鳳麓飛煙	獅巖春曙	鹿社秋光
				虎溪躍渡	象渚垂虹	珠潭映日	玉嶂流霞
新竹縣八景		光緒 21 年陳朝龍、鄭鵬雲《新竹縣采訪冊		北郭煙雨	潛園探梅	指峰凌霄	鳳崎晚霞
				香山觀海	合水信潮	靈泉試茗	隙溪吐墨
澎湖廳十二景		光緒 20 年林豪《澎湖廳志		龍門鼓浪	虎井澄淵	香爐起霧	奎壁連輝
				案山漁火	太武樵歌	西嶼落霞	南天夕照
				晴湖泛月	燈塔流輝	風櫃飛濤	大城觀日
澎湖廳新增四景	鮑復康	光緒 20 年林豪《澎湖廳志		篝火宵漁	負箕農牧	短鐵屬刀草	伐鼓敲魚
鳳山縣八景		光緒 20 年	光緒 20 年《鳳山縣采訪冊	鳳嶼春雨	岡山樹色	翠屏夕照	丹渡晴帆
					泮水荷香	龍巖冽泉	淡溪秋月

在這份資料中，若我們以時間為參照座標，對照清代台灣行政區域的設置沿革，可以看出，隨著清朝政府的統治範圍擴大，八景的擇定大致是從台南府城輻射出去，隨著縣邑的設置而北而東。擇景範圍亦逐漸聚焦，由早期的台灣大略到各縣分殊（尤與各地方志編定年代有關），甚至出現聚芳園八景、北郭園八景等為私人庭園擇定景觀的情形。大致上可以反應出八景的擇定與八景詩的創作，在清代傳統文人與官吏間是相當受歡迎的一種雅事。

若粗略地瀏覽這張表格，我們會發現，關於八景的命名似乎存在著某種公式：不是春雨秋月、就是朝日夕霞；有湖有潭的，多飄荷香，或映秋月；濱海處則脫不了聽濤、春潮、漁火、晚渡之類。然而，若進一步分析八景的命名規則，筆者發現八景的設定大約可以分為四大類：

第一類為標示出自然空間本身的特殊造型或特殊景象，如關渡分潮（淡水廳）、空嶺吐霧（淡北內）、水沙浮嶼（諸羅）、湯圍溫泉（蘭陽）等等。

第二類為凸顯自然空間在時間的流轉中所展現出來的和諧性，又可分為昏旦之間景色的變化，如西嶼落霞（台灣）、龜山朝日（蘭陽）、疏林月霽（龜山）、戍臺夕陽（淡水廳）等；或是四時氣象與地方景致的搭配，如鳳岫春雨（鳳山）、馬鞍春光（恆春）、淡溪秋月（鳳山）等等。

第三類則是將自然空間與人文活動相配合，如濱海處往往與漁民的活動相和，鯤身集網（台灣縣）、太武樵歌（澎湖）、平湖漁笛（陽基）、蘇澳連檣（蘭陽）、滬口飛輪（全淡）等等都是經常出現的意象。

第四類則是純粹為人文地景，此類比較少，如馬金束番房（淡北）、羅佛仙莊（恆春）。

在本文所歸納的四類八景命名規則 7 中，第一類與第二類大致將觀景焦點放在自然空間中的特殊景觀，並且強調與時空搭配的協調性，這個部分的時間尺度較長，有些景物今日仍然可以得見。然而，對應於其他采風詩與遊記中，常常書寫到的某些台灣特殊景觀，如溪流的水位變化、自然生物的奇異生態，甚至台灣南多平原北多丘陵的地景差異等等，卻無法從此類的八景詩中看到，這說來有些弔詭。而第三、第四類由於與人類活動有關，理應可從八景中找尋當時人們的經濟活動或休閒活動。但由於命名及描寫的雷同性過高，我們往往難以從此類的命名中，得知彼處與此處的分別：例如同是「漁火」，沙崑漁火、海豐漁火、旗濱漁火與案山漁火，到底有何不同？這個命名並無法區別出其所對應的現實景物，而讀者自然也就不能從八景的擇選中，認識到其地特殊的人文風貌了。另外，此類的八景命名雖然相當重視當地自然空間與特殊人文活動的和諧性，但為何我們卻很難看到清代台灣原住民或漢人移民社會的各種特殊社會活動：原住民剽悍的捕獵行為，或者像漢人採樟製腦此類具特殊而重要的經濟活動畫面呢？相反地，在此類八景的設定中，我們看到最多的人文活動是同樣盛行於大陸地區的農漁林三類，而其鑲嵌自然空間中的景色不外乎漁歌、春耨與樵歌等等。

當然，捕鹿採樟這些屬於台灣特殊的人文經濟活動，並不一定要在八景詩中呈現，清代文人亦透過采風詩的創作或地方志的編寫，同樣解決了認知上的需求。但我們要問的是，為何這些屬於台灣社會特殊的人文經濟活動，卻於強調所謂美感經驗的「八景詩」中缺席了呢？如果「命名」是一種詮釋，一種對於陌生事物產生認知的過程。那麼，是怎樣的詮釋邏輯使得清代文人決定了何者為「美」？何者「不美」呢？而又是怎樣的詮釋邏輯使得台灣各地的八景與八景詩在構圖上有著驚人的內在一致性呢？使得這些八景總是一派平淡悠遠，觀者總是閒適自得，而鮮少出現清代台灣紀遊篇章中那種不安、恐懼的心情？

這個疑惑也許可以在透過對八景詩書寫及創作身世的追溯上，尋得一些解答：從文獻上我們得知，八景之名大約起源於北宋，元人夏文彥《圖繪寶鑑》卷三，稱宋代：「張載，工畫山水，應奉翰林日，徽宗遣其乘舟，往觀山水之勝，作八景圖……」而蘇軾的《東坡集》卷九中則有收錄〈虔州八境圖〉十八首詩作。而在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書畫〉一節中，記錄了這麼一段關於八景圖的資料：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歸帆」、「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沈括《夢溪筆談校證上》頁 549）

從以上的引言可知，宋迪善畫平遠山水，其中又以「瀟湘八景」為其得意作。若細察其「瀟湘八景」之安排，我們會發現台灣八景的命名邏輯相當類似於「瀟湘八景」，甚至可以說「台灣八景」當為「瀟湘八景」之遺傳基因幾乎相同的直系後代。此外，在這段文字之後，另有一段相當值得注意的紀錄：

往歲小窯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服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當先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崁者為谷，缺者為澗；

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沈括《夢溪筆談校證上》頁 549）

透過宋迪對於陳用之的指導，我們可以窺知宋迪「平遠山水」一派對於山水畫之最高境界的追求方法，亦即在於所謂的「活筆」，這個方法並非建立於對實際山水的觀察與品賞之上，而是透過畫家對「絹素敗牆」上非人工線條的「神領意造」，不落痕跡自然呈顯畫家的「胸中丘壑」，這便是中國山水畫中所謂的「物我合一」的境界。這樣的創作方式著重寫意，而非寫實。也許觀察「絹素敗牆」有助於畫家對於自然之靈動線條的掌握，但某種程度上，也由於缺乏對於自然「細節」的捕捉，使得畫中之山水既「平」又「遠」，往往缺乏清楚的面目。⁸

在這個認識之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台灣八景詩」中的山水佈局為何總是如齊體物所描寫的〈沙崑漁火〉：「渺渺煙波外，漁燈出遠沙。如何天海畔，亦自有人家。落影常驚鷺。當門不聚鴉。望中疏更密，知是屋參差。」這般平遠寧靜，而作者多如卓肇昌〈晴巒觀海〉：「坐雲看變化，觀水悟清明。沙鳥孤飛盡，歸舟一抹橫。縹緲無盡處，從此達蓬瀛。」這般閒適自得了。雖然這個詮釋自然山水的脈絡或許在中國文學與藝術中，有其悠遠的發展傳統，但當這套傳統被文人運用，拿來作為詮釋這迥異於大陸環境的海島台灣時，顯然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落差，更由於這樣的山水美學觀並非建立於對實質空間的掌握，故詩人筆下所形塑的台灣山水景致，不過是其將「胸中丘壑」，透過「八景詩」這個套裝的詮釋系統，所外顯而出的「紙上雲煙」而已，不必然與台灣的自然山水有實質的關聯。

以上，本文從八景的擇選、命名與身世追溯上，找尋八景詩創作背後的美學觀，可說是將八景詩的作者與作品，視為一沒有個別差異的討論群集。但我們接著要問的是，若景物的構成是一個美感的客體，那麼這個鑑賞的主體，又是以何種姿態存在於構圖之中呢？而即使承襲著同一套的山水美學觀、被這樣的詮釋邏輯所深深制約與影響的八景詩作者們，是否會隨著不同因素的摻入，而表達出不同的情感好惡呢？接著本文即試圖從個別八景詩作

品的分析中，探查個別作者的不同觀景角度，以及這些詮釋位置背後所透顯的意識型態。

三. 八景詩觀景角度的政治意涵

在開始本節的討論前，筆者先引一段烏竹芳所寫的〈蘭陽八景前序〉，用以探求當時文人擇定八景、寫作八景詩的創作目的：

噶瑪蘭，一新闢之區耳也。獠莽荒穢，草木蒙茸，每為人跡所罕到。前之人來守斯土者，斬其荒而除其穢，落其實而取其材。由是奇者以露，美者以顯；而山海之靈異、景物之秀發，未嘗不甲乎中州。特以僻在荒陬，海天遙隔，文人騷士每裹足而不前，實貽林澗之愧。……故特標其名而誌其勝，列為八景，附以七絕；庶名山佳水，不至蕪沒而不彰。後之人流連景物、延訪山川，亦可一覽而得其概云。（陳漢光編《台灣詩錄中》頁 657）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得知，曾任噶瑪蘭通判的烏竹芳，因不忍見美麗的蘭陽山水「蕪沒而不彰」，希望能透過「標其名」、「誌其勝」的方式，使得後人得以對蘭陽美景「一覽而得其概」。

然而，若我們進一步觀察所謂的「蘭陽八景」，並比對前文的分析，我們知道，其實蘭陽八景的命名並不脫前文所分析的規則。正由於清代文人擇選台灣八景的標準，乃是上承自中國山水繪畫的創作理論。而正是由於這種「寫意」的詮釋觀點，限制了文人進一步認識台灣山水各種不同面貌的可能性，這也就造成了作者在寫作方式與寫作目的之間的落差。雖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台灣八景詩的寫作方式與寫作目的有著極大的斷裂，但我們卻不能完全否定八景詩的創作價值。畢竟，我們無法忽視自齊體物、高拱乾以來，這個不斷有不同身份的詩人們加入的書寫傳統，而透過對於這個龐大的書寫社群與八景詩的觀察，我們不得不承認，八景詩的確滿足了某些寫作的需求。

那麼，清代文人究竟在「八景詩」中說了什麼？雖然台灣八景詩承襲了中國山水畫的美學觀，因此八景詩的創作者並不一定親臨景觀現場，有些甚至僅僅只是尋檢地圖、單憑臆想或前人的描述，便在空中創作出一首又一首的作品。顯然，八景詩並不負擔精準地書寫地方景物特色的寫實責任，創作

者反而將其寫作的重點放在，如何透過對於山水意象的塑造與書寫，引發豐沛的情感動能，進而達到所謂「情景交融」的境界。然而，這些幽微情感的產生，不但與觀景者所設定的觀賞角度有關，進一步地說，這些情感反應更與創作者所處的現實「位置」（即時間軸與空間軸交會的那一點）交涉。為何這麼說呢？在此，若我們將高拱乾的〈澄臺記〉與其〈台灣八景詩〉對比來看，便能理解這個現實位置與情感生成的關係：

古者，臺榭之作，誇遊觀而崇侈麗；君子譏之。若夫制樸費約，用以舒嘯消憂、書雲攬物，斯高人之所不廢，亦廉吏之所得為也。

臺灣之名，豈以山橫海嶠，望之若臺；而官民市廛之居，又在沙曲水匯之處耶？然厥土斥鹵，草昧初闢，監司聽事之堂，去山遠甚。匪特風雨晦明，起居安息之所，耳目常慮壅蔽、心志每多鬱陶，四顧隱然，無以宣洩其懷抱；臺所謂四省藩屏、諸島往來之要會，海色峰光，亦無由見。於是捐俸鳩工，略庀小亭於署後，以為對客之地；環繞之竹，遂以「斐亭」名之。更築臺於亭之左隅，覺滄渤島嶼之勝，盡在登臨襟帶之間；復名之曰「澄」。

惟天子德威遐被，重譯入貢，薄海內外臣民共享清晏之福。而余振綱紛紀，分揚清激濁之任焉；正己勸俗，有端本澄源之責焉。當風日和霽，與客登臺以望，不為俗累、不為物蔽，散懷澄慮，盡釋其絕域棲遲之歎，而思出塵氛浩淼之外，則斯臺比諸「凌虛」、「超然」，誰曰不宜？豈得以文遜大蘇而無以記之也。（《台灣府志·藝文志》頁270）

在〈澄臺記〉第一段的文字中，高拱乾為澄臺、斐亭之興建找到了一個合理的理由，而第二段文字則很有趣地標明了高拱乾在觀景上的偏好：由於台灣「草昧初闢」，而其辦公處又「去山遠甚」，無一可登高望遠、招待客人之處，故建一澄臺一斐亭以「宣洩懷抱」、「覺滄渤島嶼之勝」，後來「澄臺觀海」、「斐亭聽濤」遂成台灣早期八景之二。

〈澄臺記〉不但記錄了此一臺一亭的興建經過，我們更可以此為一個切入角度，來分析作者所處位置與其觀賞的自然景物之間，所形成的詮釋關係。因為它恰恰透顯出清代文人的賞景之姿：當遊人以「亭」、「臺」、「樓」、

「閣」等建築物為觀賞景物之起點時，這些人工建築物便會將遊人限制，或者說是保護在某個安全的遮蔽之下，使得遊人身所盤桓的只是亭畔、臺上、閣樓之中，而賞景的目光則為遠眺、近觀，在這樣的設定之下，景觀與觀景人之間便拉出了一個美感距離，而這個距離往往造成了景觀「緩慢變化」或「靜止」的美感效應⁹。這樣的賞景位置不僅僅因「美感距離」形成了「距離美感」，而且這個「距離美感」還使得蠻荒的台灣景色不再具有危險性。在這個因素的作用之下，即便描寫的是大陸來台文人所最恐懼的怒濤巨浪，亦多驚而不險，而成為創作者的情感註腳，誠如高拱乾於〈斐亭聽濤〉所描寫的，這濤聲竟成：「消夏清談倦，如驅百萬兵」的雄壯情志。我們更可於其他的八景詩中，處處見到這類的觀景位置，如卓肇昌的〈晴巒觀海〉：「絕頂晴峯陟，遙瞻碧海迎。川光山上湧，巨漫望中生。渾似凌天漢，依稀接玉京。坐雲看變化，觀水悟清明。沙鳥孤飛盡，歸舟一抹橫。縹緲無盡處，從此達蓬瀛。」這種悠遠飄渺的心境，或如羅覺四明的〈澄臺觀海〉中談及的「駭浪吼聲度竹，高臺雨氣生寒；莫道天涯寂寞，憑欄是處奇觀。」這種聊慰旅途寂寞之「觀奇」心情。

而這種「俯視」、「全覽」的觀景位置不僅消解了大陸文人對荒蠻台灣所產生的恐懼感，也使得創作者觀賞台灣山水時產生較為朗闊的心情；另一方面，這個觀景位置也在權力的位階上，形成了主體與客體、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瀏覽」與「被瀏覽」的上下關係。這個關係使得遊人「應目」所見之處，盡如康熙三十二年中舉的王璋的〈東溟曉日〉般地充滿上朝德輝：「東昇滄海日，真景正無邊。未出光韜焰，將離勢燥然。金輪浮綠水，靈曜漾青天。謾說煙波遠，恩暉島上懸。」（陳漢光《台灣詩錄（上）》頁 136-137），亦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任台灣縣丞的張琮，所寫的〈東溟曉日〉那般氣魄宏偉：「魑魅漸消星散散，芙蓉初照影團團。從容升向中天去，萬國山河仰大觀」（陳漢光《台灣詩錄（上）》頁 184），更產生像〈安平晚渡〉一詩中時時念茲在茲的君王恩澤：「同遊海外雍熙世，冰蘖休忘帝力辛。」（同上引詩頁數）

這些詩的背後都是一種高高在上的觀賞姿態，究竟是這種姿態產生了宣化王威的政治意圖，或是這個政治意圖決定了這樣的觀賞姿態，恐怕相當複

雜。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俯視」、「全覽」式的觀景位置，絕妙地配合著創作者的情感流轉，使得天朝君恩正如無孔不入的瘴氣一般，瀰漫在台灣美麗山水的每一處。

在八景詩中的另一種觀景姿態，則不是固著在某一特定空間的審美位置，而是一種觀景的眼光，這種眼光就好像創作者戴上以中原山河、或傳統山水詩句為鏡片的玳瑁眼鏡，來回遊移在台灣每個景觀之間一般。透過這個眼鏡所看到的台灣山水又是何種面貌呢？齊體物的〈斐亭聽濤〉中援引洞庭湖景致來比喻台灣：「動地疑河決，掀天似岳傾。夜吟共賓客，不遣武昌情」（陳漢光《台灣詩錄》頁128）。或如咸豐時鳳山縣人林逢原直接這樣形容大屯山：「少陵西嶺千秋句，移贈山靈總莫分。」（陳漢光《台灣詩錄（中）》頁843）這種直接取用中原山水景致，或傳統詩詞來詮釋台灣山水的情形，並不限於大陸來台人士，同樣受中國傳統文人養成教育的台灣本土詩人，亦會出現這樣的寫法。而在這樣「引譬」的語言之中，作者與台灣山水之間產生的情感，往往是懷鄉、或遙念的情思，因而詩中所追尋的焦點在於那些「不見的」、「遙遠的」，存在於古典詩詞中的「中原山河」之上，台灣山水反而成為作者意念指向的一個借喻客體。

通過文字與歷史去認識山水，本是中國文人寫作山水詩一種常用的方法，也就是在滄海桑田的歷史變化之中，以山水作為起興的對象，連結起古今人物蒼茫的生命情志。然而，這樣的詮釋機制，並非一成不變地操弄作者的觀景眼光，也會因為長久的相處而產生習慣或認同的情感，當金文焯用「更添紅蓼白蘋岸，景物依稀似武陵」來形容台灣八景之一的〈沙崑漁火〉時，我們也同時讀到金文焯「三年油幕聽來慣，午夢虛窗俏不驚」這樣的句子形容斐亭的濤聲，「聽來慣」、「俏不驚」形容的都是一種在經驗累積之中慢慢沈澱的生活情感，雖然，從這段文字中我們知道作者仍未跳脫「比較」的態度，但這種轉變無疑地向更具真實感的台灣山水迫進了一步。

比起金文焯要更貼近台灣山水的例子，是蕭竹筆下的「苑裡八景」之〈草嶺偃風〉：「山上山下翠雲接，一山上下飛蝴蝶。經年青草長如人，此處蝴蝶大如簷。上山一路何茫茫，蠻雨瘴剝停落葉。披襟恰當天風來，縱目驚看海浪。春風吹暖秋風叫，春草茁綠秋草黃。四山響應叫鷓鴣，一天雲暗啼寒

蟹。行人踽踽行不得，千里芊蕪渺斜陽。吁嗟乎！莫為遠志為小草，寸心報答春暉長。」（蔡振豐《苑裡志》頁 193）在此詩中，蕭竹不但寫出了草嶺的自然風貌，寫出了旅人過草嶺的艱辛，更透過山水與作者的直接情感交流，讓讀者能夠貼近這種「莫為遠志為小草」的心情。

而另一則在對台灣景色作實際觀察之後，產生特殊情趣的例子是王璋筆下的〈鹿耳春潮〉：「百谷東南匯，春潮漲九環。急來天外水，突起眼前山。吾道虛舟裡，人情駭浪間。始知浮海者，徒苦不如閒。」（陳漢光《台灣詩錄》頁 137），雖然這樣的描寫未能跳脫文人與山水間的距離，但由於作者在詩句的空間上更加貼近鹿耳門的海濤，使得讀者產生了「作者曾置身於彼處」的錯覺，而這個位置使得作者的情感顯得較為真摯，而非為某種意識型態服務。

然而，以一種最貼近、最親狹的姿態書寫八景的作品，恐怕就是竹塹詩人鄭用錫所寫的〈北郭園八景〉了，在〈北郭園新成八景答諸君作〉一詩中，處處充滿了作者的身影：

笑余買山太多事，新築小園喜得地。迴環曲折略區分，編排一一增名字。

小樓聽雨足登臨，曉亭春望堪遊憩。蓮池泛舟荷作裳，石橋垂釣香投餌。

深院讀書一片聲，曲檻春花三月媚。小山叢竹 簷，陌田觀稼占禾穗。

週遭八景繫以詩，題箋滿壁群公賜。……此是平生安樂窩，他時當入淡廳志。

這可說是清代台灣八景詩發展的極致，從帶有統整行政區域的性質的八景制訂，到純為個人生活美學的展現，雖然其中勾勒的美景圖像亦不跳脫中國山水間情的文人雅事，但〈北郭園八景〉的出現代表了「景觀詮釋權」的移轉¹⁰，不再僅僅為官吏所掌握，亦不再為了地方志的編寫而制訂，而純粹根植於日常生活經驗，拉近了觀景人與景觀之間的審美距離。

經過這一路的分析，我們看到了種種不同位置的觀景角度，而在山水與作者距離遠近、上下高低的調整中，我們似乎可以排出一個作品與台灣山水的親疏光譜。透過觀景角度與位置的調整，清代台灣八景詩的作者們縱然承

襲了一套相同的詮釋邏輯，但詩中情感面貌的展現卻因著觀景角度的不同，而有層次上、情感上的微妙變化。而觀景角度的轉變不僅僅具有美學上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感知台灣山水的層面上，這種轉變也使得「景觀詮釋」的權力產生了傾斜與流動。

四. 結語：被馴服的風景

對這些清代初期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文人而言，台灣這塊初入版圖、缺乏足夠歷史紀錄與人文活動的土地，處處瀰漫著因陌生而產生不安與恐懼的情緒。基於統治及生活的需求，這些來台人士透過各種調查與書寫，找尋一種新的論述形式，可以安排台灣在認知上與價值上的位置。而清代大量的八景詩作品，亦可放置於相同的脈絡下來解讀。

對清代這些大量的八景詩作品，本文從命名規則的分析與其繼承的美感身世這兩個面向的切入中，發覺台灣八景詩的命名乃是一種高度化約而模糊的詮釋慣習，雖然這個規則特別重視自然空間在時間、人文活動中的和諧性，但若對照著史料中的台灣社會，筆者發現，在台灣八景的擇選與命名之中，有許多台灣特有的、更值得被標舉出來的自然風貌及人文活動，卻非常一致性地被排除了。這顯然與文人對於何者為「美景」的「美感」認定，有著相當大的關係。於是，本文進一步追溯「八景詩」這個寫作傳統的源頭，恍然得知這套詮釋系統原來承襲自中國山水畫中「平遠山水」一派的美學觀，而這種「寫意」的創作方式，著重於創作者與自然山水的情感交流，甚至透過文學或藝術的轉換機制，表達出作者的「胸中邱壑」，甚至於是一種「意在象先」、「象寓於意」的創作思維歷程。

這種寫意的傳統顯然與台灣八景詩的作者欲達到的寫作目的——標舉出地方特色，有這相當程度的落差。然而，若進一步去仔細觀察八景詩中，每一個不同創作者的美感地圖，筆者發現，即使承襲著同一套屬於中國山水美學觀的詮釋邏輯，也會隨著創作者在觀景位置上的不同、觀景角度的調整等因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八景詩先天創作上的感知侷限。

當然，除了在美感的層次上去探詢作者詮釋台灣山水的態度外，筆者也留意到台灣八景詩的寫作背後，呈現了一種或隱或顯的政治意圖。這些權力慾望的展現，往往與作者所採取的觀景「位置」有關，而「俯視」、「縱覽」式的觀景角度，則預設了一種統治者的高度。此外，在戴上了傳統的有色眼鏡之後，詩人往往看不清真正台灣的美，唯有透過更貼近生活、更實質的觀察與體驗，才能揭開真正屬於土地的美麗面容。

最後，且讓我們回頭再讀一遍王善宗的這兩句詩：「滾滾波濤聲不息，裴然有緒煥文章」，抽離詩句中實際的事物指向，這恰是台灣八景詩對於台灣山水景物的一種轉化過程——「滾滾波濤聲不息」一句，不僅描寫出裴亭靠海的自然特色，更顯示了這一批來自內陸的文人，對於豐富且複雜的海島環境之難以掌握，正如面對台灣波濤洶湧的海浪一般；而「裴然有緒煥文章」一句，則不但讚嘆著裴亭的美景可以入詩入文，更透顯出詩人已找到某種秩序，可以歸類、安頓、解讀這迥然異於大陸環境的海島景觀。較之於其他型態的寫作，清代台灣八景詩的精神底蘊，正是將這個詮釋邏輯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之所在。

而今天，這個詮釋邏輯是否已隨著時間的沖刷而消失了呢？其實不然，反而是經過時間的沈澱後，這個中國山水美學觀仍不斷「馴化」著我們的眼睛，和台灣的風景 11。

五. 參考書目：

1. 原典與史料

連橫

1975 《台灣詩乘》 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1992 《台灣通史》 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陳漢光編

1971 《台灣詩錄》（全三冊） 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林文龍編

1979 《台灣詩錄拾遺》 南投縣：台灣省文獻會

沈括

北宋 《夢溪筆談校證》 台北：世界書局（1961）

蘇轍

北宋 《欒城集》，台北：中華書局（1966）

高拱乾主修

康熙 《台灣府志》 台北：中華書局（1985）

劉良璧

乾隆 《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台灣文叢第 74 種

余文儀

乾隆 《續修台灣府志》 台灣文叢第 62 種

陳夢林

康熙 《諸羅縣志》 台灣文叢第 141 種

陳文達

康熙 《鳳山縣志》 台灣文叢第 121 種

康熙 《台灣縣志》 台灣文叢第 103 種

王必昌

乾隆 《重修台灣縣志》 台灣文叢第 113 種

謝金鑾、鄭兼才

嘉慶 《續修台灣縣志》 台灣文叢第 140 種

蔡振豐

光緒 《苑裏志》 台灣文獻第 48 種

2. 近人相關的文學批評

王文進

1997 〈中國自然山水文學的三部曲——以南朝「山水詩」到「徐霞客遊記」的觀察〉 收於《中外文學》26：6，1997/11

王立

1994 《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變》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史樹青

1981 〈王絨北京八景圖研究〉 收於《文物》 1981/5

羽旋

1988 〈別教禪思畫中尋——談玉潤「瀟湘八景」中的文人意涵〉 收於《歷史月刊》4 期，1988/5

成復旺

1992 《神與物遊——論中國傳統審美方式》 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

2000 《旅遊文學論文集》 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江寶釵

1999 《台灣古典詩面面觀》 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池永歆

1999 〈清初詩文所描述的台灣地理景觀——以《諸羅縣志》阮蔡文詩為例〉，收於《鵝湖月刊》24：10，1999/4

柯慶明

2000 〈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 收於《中國文學的美感》一書 台北：麥田出版社

莊金德

1964 〈清初旅臺學人著作的評介〉，《台灣文獻》15：1，1964/3

莊雅仲

1990 《文化、書寫與差異：三個有關異己論述的分析》 清華大學社會人類所人類學組碩士論文

1993 〈裨海記遊：徘徊於自我與異己之間〉 收於《新史學》4：3，1993/3

吳福助

1999 《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 台北：文津出版社

段義孚著 潘桂成譯

1998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 台北：國立編譯館

施懿琳

1991 《清代台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 台北：國大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0 〈清代宦遊與在地詩人的台灣意象〉「第二屆臺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詩/歌中的臺灣意象」會議論文 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

陳良運

1992 《中國詩學體系論》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黃錦樹

2000 〈技術革命、偽知識與中國書場——小議《小說稗類》〉 收於《聯合文學》第187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廖一瑾（雪蘭）

1999 《台灣詩史》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賀嗣章、陳漢光

1959 〈內地旅臺文人及其作品〉，《台灣文獻》10：3，1959/9

郭繼生主編

1992 《中國文化新論藝術篇：美感與造型》 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

蔡英俊主編

1982 《中國文化新論文學篇：抒情的境界》 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

丹尼斯·渥德 (Denis Wood) 著，王志弘等人譯
1996 《地圖權力學》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附註

1. 連橫《台灣詩乘》中提到：「台灣八景之詩作者甚多，而少佳構。余讀舊志有台廈道高拱乾之作推為最古。」（連橫《台灣詩乘》頁 13）。但在廖雪蘭的《台灣詩史》認為王善宗、齊體物來台間較早，八景詩或許寫作時間要早於高氏，故質疑連橫之說。然而，「台灣八景」其中之「斐亭聽濤」、「澄臺觀海」當定於高拱乾建「澄臺」、「斐亭」之後，故誰先誰後已不可考。
2. 請參考莊雅仲〈裨海紀遊：徘徊於自我與異己之間〉收於《新史學》四卷三期，1993 年 9 月。
3. 同上。
4. 所謂的「景觀」必須是具體可以察知的物質實體，包含「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兩者，也就是說，在「景觀」此一範疇的討論中，不被人類感官所知覺的自然環境，雖然有其生態意義，但卻不具「景觀」意義，而 Sauer〈景觀型態學〉最終目的在於探討人類對於環境的影響，即是人類如何透過文化，把「自然景觀」轉變為「文化景觀」的過程。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請參閱池永歆〈清初詩文所描述的台灣地理景觀——以《諸羅縣志》阮蔡文詩為例〉一文，收於《鵝湖月刊》第 24 卷第 10 期，1999 年 4 月。
5. 如立柱的〈臺陽八景〉：「鹿耳連帆蕩碧空，鯤身集網水瀲灩。鯽潭霽月風清麗，雁塞煙霏氣欲蔥，赤崁高凌夕照柴，金雞遙映曉霞紅。香洋春耨觀成後，旗尾秋蒐入望雄。」便將八景同置於一首詩中。（陳漢光《台灣詩錄》頁 372。）
6. 此表乃是中興大學中研所劉麗卿作，轉引自江實釵《台灣古典詩面面觀》頁 126-129。
7. 其他尚有一大類沒有另歸一類，即是某某處聽濤、坐月、泛舟、望洋一類，由於此類命名僅僅只是加入人類在空間中的活動，而其在自然景觀的設定上不出以上所歸納的四個類別，故於此不另起一類。
8. 正如現代小說家王安憶所言：「中國古代詩詞，講的是『深衷淺貌，短語長情』，是微妙的趣味。這種審美的要求，是需要用隱和略的。實證和推

理的過程，便在隱和略中消逝了。……隱和略的方式，提前就下了結論，取消了嘗試的機會。事情的開始是怎樣，結尾就是怎麼樣。……這就是意境的侷限了，它將事情規定在一個畫面上，這畫面再是邊緣模糊，意義多重、景深遙遠，也改變不了一時一地的實質。」雖然在此，王安憶指出了小說書寫中，中國詩詞對於「情感」的推演的限制，但她的觀察，亦可同樣可以運用到「台灣八景詩」的創作中。語出王安憶〈情感的生命〉一文收於《王安憶選今人散文》中。本文乃轉引自黃錦樹的文章〈技術革命、偽知識與中國書場——小議《小說稗類》〉收於《聯合文學》187期，2000年5月。

9. 關於中國文學中以建築物為遊觀中心而產生的美感距離，及這種美感距離所產生的美學效應，可參閱柯慶明的〈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一文，其中有相當詳盡的討論，收於柯慶明著《中國文學的美感》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1月。
10. 請參閱施懿琳〈清代宦遊與在地詩人的台灣意象〉，「第二屆臺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詩/歌中的臺灣意象」會議論文，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2000年3月。
11. 筆者寫作此文時，曾經以「八景」為關鍵字，搜尋台灣中文網站上相關的資料。令筆者訝異的是，「八景」的擇選至今仍未停止，其命名規則亦不脫清代文人那套公式，進行這項工作的，除了各地的文史工作者之外，更有許多的觀光旅遊業者，他們將之用在觀光旅遊的商業活動中作為招徠。這個現象令筆者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若能透過觀光旅遊的休閒活動，能使民眾對台灣各地方的美景歷史有所瞭解，亦能深化旅遊活動的文化意識。但憂的是，在經過這麼久以後，若我們仍以清代文人的審美觀點，來詮釋這塊生長的土地，而不能自實質的觀察中，重繪台灣的美景地圖。那麼，這樣的旅遊活動，是否再次地拷貝了中國文人那套自然美學觀呢？

「東台灣人文與自然教育」題綱

黃惠信

國立台東大學師範學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教授

一、科學與自然的關係

1. 人利用方法和手段去操弄自然而得到知識，如此整個過程可被稱為科學。

人 → 科學 → 自然

畏懼自然 → 瞭解自然 → 控制自然 → 調合自然

2. 人是主體

二、人文與科學的關係

1. "人文科學"是指凡人類所創造的文化，不以物質為研究對象，而偏重於義理的統攝、意義的詮釋、情感的抒發等相關主題之探討的學科。如哲學、史學、社會學、語文學、藝術等，統稱為"人文科學"

2. The science of matter-->the science of life--> the science of person-->the science of society

3. 科學的文學為科學史

4. 科學家也是人

科學家的典範 ← → 科學的典範

三、人文與自然教育的方向

1. 自然教育利用各類自然資源為題材為實物如動物、植物、天文、氣象等，將自然環境介紹予學習者，以促進瞭解各學科、環境與人類的相互關係。

2. 自然教育 vs. 生態教育 vs. 環境教育 vs. 生命教育 vs. 鄉土教育 vs. 科學教育
人融入自然強調的是感受、態度、價值，但也不偏廢知識層面的學習。

3. 方向作法：

1) 科學的閱讀：閱讀傳記、閱讀歷史、閱讀自然

2) 科學的寫作：寫作也可以促進科學的學習及對自然的瞭解。

傳記寫作

自然寫作(泛指一切以自然為對象的書寫，不一定指文學作品，此為廣義的自然寫作。若單就文學範疇來說，文學家以自然題材為主，所寫出的自然文學作品，即狹義的自然寫作。自然寫作不只是文學的美感，還有生態學的概念，更是生物知識的傳遞。)

生態寫作(著重於探討生態與人類之間的關係)

科幻寫作

科技評論

觀察日誌

...

3) 科學的人文思考：以科學社會議題為主軸的問題帶入歷史、宗教、哲學、心理、社會、政治等領域做多向度的呈現與多元化思考。

強調的是訓練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表達溝通的能力

東台灣人文與自然教育

張惠珠

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 太平洋濱、黑潮相伴
- 中央山脈、海岸山脈懷抱
- 山與海的交會蘊育山與海的文化
- 山與海阻隔
前山日先照，後山錢後到保存、保留、自然環境&先來後到呈現多元文化
- 北迴歸線經過，熱忱洋溢

二、花蓮地區的教育

★ 正規：

- 大學：花蓮 4 台東 1
- 高中：花蓮 8 台東
- 國中：花蓮 台東
- 國小：花蓮 103 台東
49%國小<100 名學生

三、花蓮地區的教育

★ 非正規：

- 社教機構：國家公園(2)、國家風景特定區管理處(2)、林務局、史前博物館、農會？農改場？漁會？
- NGO：環保聯盟、野鳥學會、荒野保護協會、黑潮文教基金會、永續發展學會、南島社區大學、各地社區發展協會、各地文史工作室

四、自然教育在哪裡？

- 國小的學校本位課程最能落實，亟需增能(培力)
- 國中、高中因升學壓力(暫時放下)
- 高職、專校應與實務結合
- 大學已逐漸重視，並有重點科系：花大、東華
- NGO 不可忽視

五、花蓮教育大學&東華大學

- 鄉土文化研究所
- 多元文化研究所
- 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
- 地球科學研究所
- 原住民民族學院
- 海洋科學院
- 台灣東部研究中心

六、山河

大地

海洋

花草樹木

蟲魚鳥獸

- 別忘了我們是海島的子民，環繞島嶼的海洋是藍色國土。

七、資源要整合

人力與設備要共享

理論與實際要配合

產—官—NGO

|

學

|

大

中

小

同心協力，邁向永續的未來

【會議實錄】

主持人 紀駿傑（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人文與自然教育，我想這正是我們在東台灣在這邊要建立我們的人文學的提升的，可以獨特發展的地方，因為我們知道東台灣的這個自然的部份，現在在台灣而言非常獨特而且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今天的這一場有三位引言人，每一位是十分鐘，第一位是賴淑娟教授佛光大學社會系，我們很有幸下個學期他會來到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任教，她長期在宜蘭那邊關注到很多宜蘭的事務，參與很多宜蘭民間方面的工作，她現在在主持一項非常大型的人文跟自然相關的計畫，待會賴老師會介紹。黃惠信教授是我新認識的朋友，在台東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我了解到他也參與非常多地方性的事務，不管是在宗教方面或民間社團方面的參與，待會或許請黃教授自己介紹。第三位朱教授也是認識很久的前輩，我想在座應該在東部地區的也應該知道很多，他也是長期非常非常多的關注跟參與在東部地區，尤其花蓮地區有非常多自然的關注。

首先我想就先從剛剛幾位都談到的，我們這幾天非常重要的議題，是雪山隧道通車的議題，夏老師已經談到了，宜蘭事實上花了很多的時間在為這個做準備，雖然他也提到這個準備是不是足夠，還有待評估，如果沒錯的話，宜蘭他有全國最嚴的建蔽率的管制，它有非常長遠的城鄉發展計畫，它希望它的人口維持在一百萬，如果沒記錯，大概在未來十年之內可以維持在一百萬之內，他們都有很深很長遠的規劃，當然講到這裡。其實我不禁要嘆氣，那花蓮一直在爭取，至少花蓮的許多許多人還有政界一直在爭取這個蘇花高，可是我們完全沒有看到類似像宜蘭這麼詳細豐富，甚至是比全國很多地方都還要嚴的規劃，但是只是一直想要爭取這個蘇花高。那我自己當然也多年在這方面試圖做一些努力，包括當初我們有一個洄瀾夢想聯盟，當初我就提了一個策略，這個策略就是說我們透過要求做東部地區交通政策的環評，這個是在我們國家是非常獨特的，我們有一種所謂的政策環評，除了個案的環評之外，蘇花高有蘇花高的環評，北宜高有北宜高的環評，另外要有整個政策的環評，要不然大家疲於奔命，一下這個高，一下那個高，每一個高都在環評，所以我們有這個法令叫做政策環評。

事實上這個策略有一點奏效，所以現在國道交通部他們正在做東部地區交通的政策環評，雖然他提了一個名稱叫做台灣北部到東部地區的交通政策環評，我參加了第一次會議，但第二次會議因為我要上課所以我沒去，但是我都提供了一些意見。我提的主要意見其實在於兩點，第一點是拉到全球性的程度，就是CO2的減量，如果我們還繼續這種自己開車的交通方式，是完全違反二氧化碳溫室效應減緩的全國性。第二點最重要的是跟我們今天會議直接相關的，因為這些政策環評背後還要加上社會影響評估，但是現在的社會影響評估都亂做，或是根本沒辦法評估，因為我們知道很多的社會影響都是他進來之後我們才知道這個影響那麼大，我們無法評估，所以我強調在交通部的政策影響評估裡面，花蓮蘇花高至少要緩建，為什麼？因為我們有一個犧牲品，我們有一個可以馬上學習的到底實質上一條高速公路進到一個地方，會對地方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馬上有一個地方可以理解就是宜蘭，我建議北宜高全線通車兩年之後，我們再做評鑑，來看看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再來談蘇花高。當然我知道現在要談禁建、停建，那個反對聲浪很大，所以我其實是說我們緩一緩，等北宜高通車兩年之後，到底實際上對他的影響是什麼，因為我們從前面兩個場次都有提到，這個的確對花東地區未來的影響很大。最後一個小故事我常常喜歡在課堂上講，東華大學251公頃，其中還有一半的土地還沒作為實質校地使用，所以我們常常說東華還有很多荒地，荒地其實是一個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生產方式之下產生的概念，這塊地方在東華來到之前，它是甘蔗田，它上面種了很多的甘蔗，所以我們的學生，我忘記是哪個系，他們的系服後面寫著早蔗田大學，很早以前全部是蔗田的大學，所以我們應該跟早稻田成為姐妹校。回到我剛剛所談荒地的概念，更早之前其實這塊地主要都是溪谷地，就我的理解，這塊地區是阿美族的活動領域，只是沒有長期的聚落在這邊，因為它整個是河川地，而且河川改道，但是這樣荒地的概念其實是從定耕的農業生產方式之後才產生出來的概念。因為，事實上早期如果來到東華大學，下雨天之後阿美族人會進來撿鍋牛，平常會來這邊抓野兔，抓雉雞，也會來這邊採一些野菜，我們這個孫大川老師說他常常放學回家，他就是沿路採野菜，所以各位想一想這個地方如果是你來撿鍋牛、採野菜、抓雉雞、抓野兔、田鼠的地方，你會把這個地方說成是荒地嗎？這個是生育的地方、撫育的地方，絕對不會是荒地的概念，荒地的概念是定耕的，我們一定要種上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才是有用的，非這種東西就叫做荒地。荒地在長期農業社會它還有一個道德的意涵，那就是要墾荒，要勤奮的民族我們把荒地墾成有用的地方，種上我們要用的東西，當然這樣下來，這樣訓練這樣的道德趨力，事實上就是要把物種給單一化，就是要把多樣的生態給單一化，當然現在種上了東華大學，我們也逐漸在做這樣的工作，就是要把這個地方變成校園，變成青青草坪等等。

我用這個現在所在的地方做引言，其實是要說在東部地區自然生態，過去沒有一味蓋太多人為的建設，這個建設相對只是破壞，所以我們有保留了非常多，可以讓我們發揮，這個發揮包括在文學的想像，包括在對於土地的理解等，這些都是我們在東部地區今天我們在談的這個人文學，我們可以有獨特的貢獻，我們有獨特的視野、視角的地方。抱歉，用了稍微長一點的時間做了引言，那接下來我們就先請賴老師。

引言人一 賴淑娟（佛光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今天主要是談到台灣的自然跟人文教育的主題，我在準備這個材料的時候，我在想說到底人文學的概念是什麼？它主要落實在生活的是什麼？我們活在一個有孕育人文氣息的环境大概是什麼？我先用幾個照片讓大家回顧一下，因為時間很短，所以我就不多說。

這個是比利時西北部的一個小鎮，叫做布魯日，他是在中古世紀的一個城堡，現在叫做中世紀的睡美人，他保持的非常完整，我很快的略過去。這是他兩個比較常活動的廣場，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叫羅城堡，在德國同樣是一個中古世紀的城市，這個叫做中世紀寶石的美譽，那它的石版的地板還有圍繞的舊城牆，常常是大家想要去看的地方。另外，這個是我前幾年到馬來西亞麻六甲所拍的幾張照片，這是荷蘭人佔據麻六甲的一個堡壘，另一個叫做荷蘭紅屋，那個城市不大但是你會在建築裡面看到不同時期殖民所留下來的文化。這張是葡萄牙佔據時候所建的教堂，這個教堂現在只剩一面牆，那一面牆石頭斑剝的痕跡，它的正射力非常的大，非常的powerful，我故意從這個窗口拍出看出去的藍天，整個非常的powerful，他是非常殘破的地方，可是他卻非常的powerful，為什麼？因為它有一種歷史感。

我這裡想要一個開頭就是說，怎麼樣才是有一個歷史厚度的城市？大家都一直講台灣是個淺灘文化，其實它可以不是，雖然台灣經過各個不同的殖民，所以它的文化不能累積，是這樣子嗎？如果我們對一個文化的保存，有一個去政治立場的話，其實台灣它的城市或是它的空間可以是非常有歷史厚度的。

五年前我去綠島，我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為它那邊的自然海岸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美，可是他那個人文景觀，我做一個比喻他是零分，可是自然景觀我給他一百分。在那個差距當中，我覺得非常難過，我覺得我們活在這個島上的人到底怎麼一回事，這個過程是我們對於歷史對於人文我們沒有去注重，但是這個其實不是一般民眾的問題，他是整個從國家到民間整個教育，他是一個整體性的問題。

幾年前，我哥哥跟我嫂嫂去加州度蜜月，他們很失望，他說美國跟台灣好像，因為台灣都是跟著美國走，他原本對美國的憧憬其實是他對歐洲的憧憬，但是他發現其實台灣跟美國很像，就是台灣走的路就是向美國看，所以我們怎麼樣積蓄有歷史深度的城市。

另外，兩年前我去大陸看孔子的故居、泰山，我深深的感受到這邊的人可以不用作事，整個歷史的厚度可以讓他們的後代子孫，不只在整個存在的認同上有根據，也在休閒經濟發展上有個依據點。所以剛剛紀老師說，花蓮還不要那麼快開放，因為還沒有準備好。昨天是北宜高通車，我沒有去參加，但是一直有電話打進來，記者訪問我說你覺得對於宜蘭如何呢？而我其實是非常悲觀。你覺得宜蘭已經準備好了嗎？當然還沒。雖然他經過24年綠色執政，可是它這這樣做很多細緻的工作，可是當這個大門一開，我剛剛說到北宜高就好像我家後花園，本來是一個圍牆圍繞的，現在我想說開一個小門出去比較方便，可是那一小門一開，小門就會變大門，那個小門會直接通你的臥室，所以我其實是很擔憂的。

先回到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宜蘭24年到底做了什麼事情？那我簡單來說，其實宜蘭在清朝的時候，他有產生進士、秀才、舉人，文風非常興盛，可是到了我這個成長的年代，為什麼我的印象，人家說宜蘭是文化的沙漠，因為台北人要來東部都要搭飛機，做花蓮輪到花蓮，所以宜蘭往往是被忽略的地方，非常多年，到了綠色執政以後，陳定南時期他是以環保跟觀光立縣，所以他開始進行公共工程藝術

化的工程，像是我們所知道的冬山河、羅東運動公園，到了游錫堃時期，他是以文化立縣，他在觀光跟環保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文化立縣，其實說環保觀光是比較屬於外面的，可是文化他是進入深沉內涵的，剛剛莊總幹事已經談了很多縣政府所做的事，大家對宜蘭近幾年來發展應該也知道，但是我要談的是說，其實這不完全是政府的力量，當然政策非常的重要，還有政府首長的決心非常的重要，他的目標要很清楚，剛剛紀老師也提到，宜蘭在規劃整個發展，他只要看到他的人口只要到達一百萬就不要再增加了，而我的建築如何？我要維持說我們學校一看那個蘭陽平原，他就是一片綠，春天三月一片綠，因為稻苗長起來，然後到五月時，一片轉黃，從蘭陽平原看到四季的變化，那真的是很棒的經驗，那你對這個城市、你對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期盼，你就必須要用政策去規範它的發展，這個當然是說政策很重要。

其實縣政府他在文化脈絡政策的落實，其實它是靠NPO（非營利組織），最早期陳定南它是用蘭陽文教基金會，就是負責規劃宜蘭童玩節的蘭陽文教基金會，接著游錫堃的是仰山基金會，所以說他們是結合專業的能力。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行政官僚很難在公共工程或者活動當中能夠進入比較專業的情況，因此NPO就發生了強大的力量。最近我參與了一些活動我才知道，NPO裡面有一群文史工作者，有一群國小的老師，他們對於本土的認同，對於本土的努力，他們淡精竭力的想要把宜蘭的文化發掘出來，將它展現出來，到後來仰山基金會跟社區總體營造結合，讓整個社區也形成了一股力量，所以它是一個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一個呼應所形成的一股風潮，因為現在整個執政的團隊替換了以後，我做了一些觀察，其實前幾個月我們為了一件事情，就是剛剛莊總幹事談到的縣史館要被裁併到宜蘭博物館，之後有一群文史工作者、地方人士就開始有反抗的力量。新的執政黨一上之後，根基已經有點慢慢在動了，如果再加上北宜高如果在通車的話，其實我現在是很擔心原來的基礎是會受影響的，有一個記者陳耕堯，他對游錫堃文化執政整個過程，他有做了一個書寫，在《宜蘭、文化、游錫堃》這本書，但是他也做了檢討，雖然在至24年當中，宜蘭有在文化上做了努力，但是由於基礎的脆弱，還有文化消費的不足，常常還有因為政治力的因素，使得這個我們已經建立的基礎已經不是那麼穩固，所以在我們像是絢麗的聲音之下，其實他背後還是有一些危機，這個也是我們現在要去面對。我就先談到這裡，謝謝。

引言人二 黃惠信（國立台東大學師範學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教授）：

因為談到的是自然跟人文的教育，我們如何在學校，或者是相關單位來將他表現。首先，我稍微澄清一下什麼叫做自然？一直在我學習的過程裏面，我大概體到人是一個主體，透過科學來探究大自然，也因為是我個人的專長，科學教育，在這個過程裏面，科學在早期算是比較所謂的物質性，或者是說我們在更早之前可能說是所謂的畏懼自然。慢慢到十六世紀有所謂的瞭解自然，後面有所謂的控制自然，到了二十世紀的時候，人開始有點覺醒，人不應該再把自己當成一個主體來研究這個客體-自然，應該是在自然的裡面，本身人也是一個自然的一部份，所以我們應該也要有所調和，也因為如此我們今天對於自然有比較多的關心，我們的文史工作或是自然教育也是因為才如此的蓬勃，重點還是說在整個的關係裡面，人還是一個主體。

第二個部份要提到的是人文跟科學的關係，人文跟科學算是兩種文化，不過在十九、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我們發現到由於科學的問題，可以算是智障，因而造成人文這個部份被忽略，或者是說因為科技的進步，造成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落差，所以才會提到這個兩種文化的表現。從我的提綱可以看到，科學本身其實也有它的人文性，個人目前對於這個部份有比較多的著力，所以說我們在我們教學、工作裡面，我們大概只是把歷史這個部分表現出來，這個部份就比較像是人文這個學門，在前面提到第一點這個定義，這是大家所熟之的，這是從教育部裡面辭典摘錄下來的。總之談到人文的話，應該就是說把人的生命與心靈賦予更高的價值，和地位、思想、態度取向，我們就將他稱為人文主義、人文精神，或者是說人文這樣的字眼，在科學這個部份，由於它是重視比較多的物質，不過最近的探究裡面慢慢有一個人哲原理，是說這個世界這個自然是因著人的緣故而存在，所以有這樣的一個關係，我們應該更加的來愛護我們自然。

談到這邊，我們大概知道其實科學也不是那麼的沒有人文性，或是說沒有生命的表現，其實科學探究到最後，最近的研究裡面也談到我們的心靈，談到我們的意識，談到我們自己所謂的心理學或是腦神經學這個部份，我們再一次體會到說科學它的對象也從自然上的研究慢慢進入到人，也進入到整個的社會，即所謂的社會學，我想今天應該是一個統整的科學。

接著就是科學家的典範跟科學的典範之間的差異，今天假如說要重視所謂的人文性，那麼我們應該多強調一點關於我們的科學家，配合今天的主題，我們可以說自然學家、生態學家，或者是文史工作者，她們本身探究的表現，我們可以將他留存，我們也發現到今天很多的一些博物館，比較少看到針對人這個部份的博物館，這個部分可能需要多著墨一點，我個人參考到黃毅嘉教授，黃毅嘉醫生他在《曬其體內的魔鬼》這本書談到，我們會去參觀一些人文方面的博物館，像是紅樓夢裡女主角的博物館，那對於科學的部分我們比較少去"杜聰明、李正研"這些，我們今天在談論科學的這個部份，當然對各位來講比較沒有所謂的問題，因為都在討論人文的部份，會比較重視人的表現，在自然科學的部份，一般的探究者可能我們都會比較關心到物質的層面，其實我們更應該關心到科學家的表現，就像是我們知道"杜聰明"是國內有名的"蛇毒"方面的，甚至我們可以把這個做衍生，我們今天談論到牛頓、談論到一些科學家，我們應該針對他個人的表現有多一點的著墨，所以我們如果要把科學跟人文作一個結合，我們可以在科學家這個部份有多一點的認識，有一位科學史家曾經說過，真正的人文主義者必須熟析人品家世，科學主義者或是讀科學的應該重視人文主義的內容，那人文主義者或是說人文工作者各位可以多一點了解到科學家的人品家世，我想人文跟科學這兩個文化就可以有比較多的融入。

第三項要談的是人文與自然教育的方向，那由於個人是在教育的部份，我個人事提出說我應該可以也一些的做法，像是在中小學教室或是說在各級學校的老師，都應該可以多重視一下有關閱讀、寫作，及人文思考的層面，前面提到說這個自然教育的意義，或者是說自然教育、生態教育、環境教育、生命教育、鄉土教育、科學教育，其實在這一個時代裏面，應該是一個跨領域的，我們應該有更多的融合，這邊我特別提到說人融入自然強調的是感受，態度、價值，我個人認為不應該偏向一邊的知識學習，也就是說我們在文史工作這個部份，我們可以在多一點點知識的表現，就像剛剛談到在博物館介紹候鳥的時候，我們可以放一些候鳥相關的生態知識或自然知識，甚至環境部分等相關部分有多一點的著墨，當然我們常常了解到我們去參觀一些博物館，特別是一些小朋友去看博物館，有時候他們就會很高興，但是他們對於那些知識性的東西比較不容易，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說我們是強調感受、態度、價值，在知識的部分我們應該要正確的表述。

最後的部份就提到一些作法，對於我們教自然科學的可以這樣做，如果說對於人文學的老師們，也應該是可以這樣做，我們可以多一點的去閱讀，或是多一點的去寫作，至於寫作可以是傳記的寫作，甚至生態的寫作，我覺得這個部份可多增加點人文的表現。

最後我要強調，我們應該多作一點人文思考的部份。今天我們要成為一個在環境裡面的人，我們應該要有清楚思考的能力，那今天我們之所以成為人，也因為我們有這樣一個理性思考的特質，所以我們在整個的教學裡面，我們應該多用一些方式來作一些批判思考能力的訓練，不管你是教什麼的，我想也應該可以經過一些議題，剛剛引言人也談到，你在花東這個蘇花高議題裡面，可以透過相關的場合提出來，讓學生有這樣的思考能力，我想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成為一個人，然後再慢慢地加深我們對於人文這樣的體驗，或是對人文這樣的愛護，或者是生命的表現，我們就可以成長來學習，所以我個人在人文跟自然科學教育裡面，希望我們可以多一點在思考的部份，在議題的思考討論部份能有多一點的著墨。以上為我個人對於人文跟教育這個部份提出一些個人看法，來跟各位請教一下，謝謝。

引言人三 張惠珠（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 教授）：

我想要談我主要可能比較偏在花東地區的自然教育的這一方面，各位都知道一個地方呢，要談它的某一個地方的，如果談到它的自然教育，一定是從它的自然環境講起。

大家很清楚的，我們在太平洋，其實黑潮在我們的身邊流過，我們每天一抬頭，可能不開門就直接見到中央山脈，假如你家高一點，前面沒東西擋住的話呢，你也會看到太平洋，那有的人呢，左邊看看、右邊看看，就是看到中央山脈跟海岸山脈，所以呢，在這樣子山與海交會的地方，事實上，在我們這一塊土地上孕育的就是山跟海的文化。也由於山跟海的阻隔，所以其實我們這邊是前山，是太陽先照到的地方，但是，在開發或經濟上面，因為後山錢是比較晚到的，因為開發較晚，也成為我們這個地方，保存、保留比較好的自然環境，在加上先來後到，原來有原住民，然後漢人從北部、從南部過來，民國三十八年之後，大陸退走之後的一批所謂的外省人也來了，所以，其實在我們這裡，呈現了非常多元的文化。當然，我們這裡的

氣候也相當的好，因為北回歸線經過，所以這裡的人，其實說真的是活在比較快樂、熱情的一種環境底下。

我今天試圖從這個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來探討，不過這裡應該是寫花東地區，而不是花蓮地區。我當時講到東部，好像有意把宜蘭去除，因為我覺得宜蘭好像跟花東地區比較不一樣，宜蘭這一方面似乎做的比較好，所以我就講一講我們花東。我們被花東縱谷連著，還被蘇花公路隔著，那來看看我們這邊的教育情況如何。

花蓮有四所大學，台東有一所大學，我把大漢技術學院與台觀沒有放進去。花蓮有八個高中、台東有八個高中。國中二十二、二十三這還差不多相當。國小，花蓮有一百零三個、台東有九十個。所以其實比起大專院校這一部分呢，我們跟西部其實是相差的滿多的，我這裡寫的百分之四十九的國小，它的人數少於一百名，這是因為近幾個禮拜我們在做花蓮地區國小的訪視得到訊息，百分之四十九的花蓮的國民小學的學生小於一百名，所以其實很多的國民小學被裁校的命運。如果再看看，如果說花東地區非正規的教育機構，在社教機構上面、在公部門的方面，事實上包括了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特定管理處、還有譬如說，林務局、史前博物館，還有地方的農會、農改場、漁會等等。事實上，這些機構在花蓮的自然的方面，他們是有一些貢獻，也多多少少做一點的，還有一部分，在非正規教育裡面，NGO扮演蠻重要的角色，花東地區的民間組織，包括了環保聯盟、台東野鳥協會、花蓮野鳥協會、荒野保護協會、黑潮文教基金會、台東的永續發展協會、南島社區大學，以及各地的社區發展協會、各地的文史工作室，其實都扮演了人文與自然教育的工作，可是，到底講了這一些機構，花東地區的自然教育在哪裡呢？因為過去的一週，到國小去走走，我發現也是今天有幾位提過的，在國小九年一貫的課程裏面，雖然有很多的批評，但是，當這裡面提到了學校本位課程的時候，發現了國小的學校本位課程最能夠落實本地的自然教育，雖然這一面也是有待增，雖然有很多老師有這個心，也很願意去做，也實際去做，但有的時候力有不逮。至於國中、高中，除了有部分的學校、部分的老師特別的用心，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升學壓力太大暫時放下。高職學校能夠跟地方做一些建教合作，這樣反而比較能落實。本來大學應該是在這一方面最能夠加強也最能夠發揮力量的，我們剛剛講花東地區的大學並不多，因此花東地區NGO的力量更要重視。

比較一下花蓮教育大學跟東華大學，現在看到的這幾個研究所，我們花教大的研究所有鄉土文化研究所、多元文化研究所、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地科研究所這是去年剛成立的，那在東華這邊規模就比較大了，它是民族學院、海洋學院、台灣東部研究中心，規格都是比較大的，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出來事實上學校也注意到這一塊，那有沒有真正的去落實呢？到底自然是什麼？這個就是環繞在我們周圍的，我們也可以接觸到的自然，那也比較能夠落實。我想要提醒的是，別忘了我們是海島的子民，環繞島嶼的海岸，不僅是太平洋、台灣海峽，也都是我們的藍色國土，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因為我記得兩年前教育部有一個計畫要各個學校團體去提有關於環境教育的計畫，那它的主題是關懷國土，我們當時就提了一個計畫就是海岸跟海洋的，因為我們覺得那就是最重要的東西，結果一直都沒有消息，我們老師就打電話問教育部說，我們那個計畫不知道怎麼樣了，結果，教育部負責人環保小組跟我們說，因為你們跟主題不和，因為我們這一次的主題重點是關懷國土，結果你們都寫海洋，所以我們改成關懷藍色國土，事實上別忘了我們的領土，也包括了我們的領海，這一塊也許過去因為海防的關係，我們跟海其實是很隔閡的，但是解嚴已經有一陣子了，我們應該進一步地關懷到海洋，那教育部今年的政策就是要開有關海洋的課程，所以我想東華大學因應原來就在東部的條件，還有配合教育部的政策，所以才要開海洋的課。

有關於花東地區自然的教育，其實我個人的想法是覺得很重要的是資源要整合，因為花東地區景觀的資源非常的豐富，但是相對的人力的資源比較匱乏。我們花東兩線加起來的面積在台灣是相當有份量的，但是以花蓮縣的人口都不及一個板橋市，台東縣一樣比花蓮縣還少，因此，事實上人力跟設備要共享，還有學校裡邊固然需要一些理論的課程，但是我們更是需要一群又是理論又是實際能夠配合的人，因此我們的產官學，跟我們的民間團體應該大家一起合作，資源整合、資源共享，在政府方面，因為我們的教育大部分是從政府這方面下來的，所以我們大中小其實也要一貫，大家要同心協力邁向永續的未來，大學可以去幫助中小學，大學生更可以去參加NGO。我拋磚引玉，就在這裡告一段落，謝謝各位。

莊文生（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總幹事）：

我剛剛聽了我們賴老師的報告，我忍不住還要推銷宜蘭，整個宜蘭規劃其實你看到宜蘭有生命厚度，為什麼宜蘭會有特別獨特的想法？我想從陳金東開始一直在建構很多的史料出來，後來一直到陳定南之後，將他們初步工作的成果也呈現出來，陳定南時代時候，他剛剛開始也是建立所謂的公共建築的齊全規劃，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整個宜蘭縣的小學，它的規劃方式跟其他縣市的小學是不太一樣，包括最近的宜蘭縣政府，你如果去看縣政府，你幾乎不相信它是縣政府，像是度假飯店，所以從那個時候，他開始對公共部門的建築物有一套他自己的想法，你任何的規劃都要事先作規劃，然後一直到游錫堃街段之後，他最大的方式就是提出2035年宜蘭總體規劃報告，新加坡劉泰葛建築師所設計出來的一套東西，到目前為止，我看全台灣裡面以一個當地的縣政府，以一百萬人口最為一個終極目標，到2035年他作了一個規劃，也因此提出一個最嚴格的"容積力跟建蔽力"的方式，到現在為止這個好像有點慢慢鬆動的感覺，當時他也作縣史本的推升，然後他對文化著墨最深的地方，他可以從宜蘭到花蓮新社這個地方，請噶瑪蘭人到宜蘭這個地方坐返鄉尋根的工作，這個地方奠定他在宜蘭對文化深根紮實的地方，他做了很重要的工作，接下來他也催生了宜蘭文化產業活動，最知名度的就是宜蘭國際童玩節，也因為這樣子接續的劉守成接他之後，就成立了宜蘭的四大主題，當時是春夏秋冬，春天就是春天博覽會，夏季是國際童玩藝術節，秋天是亞太藝術節，冬天是所謂的礁溪溫泉節等四大主題都建構出來了，後來他又評估了宜蘭縣的大學城非常的少，也因此他也催生了宜蘭縣的大學城，目前除了佛光大學之外，蘭陽技術學院也提升了，然後從早期宜蘭農業學校升格為宜蘭大學，最近慢慢地做規劃，我想從這幾任的縣長，我發現到宜蘭的發展是具有連續性的，在接替的傳承工作，所以常常說宜花東，現在北宜通車之後，會部會變成北基宜，說不定它的地理結構會改變，但是我比較擔心說這個時間壓縮，而人會把空間這個概念慢慢解構掉，有時後長期對空間、土地的感覺會模糊掉，這是我比較擔心。

紀主任也說到也許觀察宜蘭兩年之後我們再來評估花蓮需不需要蓋這個蘇花高，我想時間的蘊釀有些是必然性的，那宜蘭既然被打破了，我想宜蘭人有歷史責任的承擔這些衝擊的東西，倒是目前為止，我還是很習慣其著我的腳踏車在我的羅

東城鎮裡面到傳統市場去買菜，這個日子若能存續下去的話，我覺得是很好的。

引言人一 賴淑娟（佛光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其實剛剛從夏教授在談的過程中，談到宜蘭尷尬的位置，我記得幾年前我們學校有辦一個研討會，就是「空間歷史東台灣」，那時我們有結合東華大學、台東大學幾個老師辦研討會，想要去思考一下東部這一塊地方的發展跟西部會有什麼不一樣，但那時候的構想是希望這樣的討論可以延續，形成東部的一個共同體，經營成一個跟西部不一樣的環境，那東部跟西部不一樣的發展，就整體來講就是整個台灣的多元性，所以他對台灣的發展它是一個加分的一個方向，如果我們東部的發展跟西部一樣，其實就很無聊。

其實剛剛夏老師在談的時候，我會覺得說宜蘭在日據時期她的行政層級它是歸在台北郡，然後我們比較想往東邊靠攏，我在想說以後那個可能性，那個空間其實它是一個心裡的邊界，是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的，所以其實我還蠻期待就是以後台東、花蓮跟宜蘭的這種對話，形成對政策的影響，對NGO的集合，剛剛張教授最後的一張圖其實就是我想表達的，那其實也是在最近宜蘭24年所做的，一直是這樣的結構在這裡邊，其實這個是我對這個座談會後的一個期待，謝謝。

童元昭（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所長）：

我有兩個問題，就看幾位誰比較熟析，就幫我開展這個題目。這兩個問題就是關於定位，就是今天這個座談會的定位，另外就是資源整合的技術問題，因為在這一大部分裡面事實上是有所關於它的企劃、它的緣起，看了我也更了解為什麼會有這場研討會，他目的非常清楚，他其實有三個目的，座談會第三點這個目的其實是東華大學已經被教育部認定是東區的資源中心，所以我們需要討論這個區域資料中心怎樣發揮中央與地方的樞紐功能，建立起不只是我們東區，也包括跟其他區，應該是指北中南東四區建立一個聯繫，所以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網絡，比方我會建議考慮資料庫，我們有哪些資料是可以數位。另外就是課程，當然這兩個不是任意的，而是具有地方特色，不管是自然的、人文的、歷史的，還是說文學的，具有地方的資料庫跟課程。另外一個我們可以輔助的是具體，因為我們生活在這邊有它的意義，不

是所有都可以用數位來取代，比方野外調查，交由或是自我研究具體的情況。

關於第二問題技術層面，就是我們下一步要怎麼走？也許今天綜合討論可以談這些，第一點關於地位的問題，教育部它的構想，其實它的整體概念是台灣人文學，所以今天我們有各問題要先處理的，就是說我們現在談的是誰的觀點？宜蘭的、花蓮的、台東的，還是東台灣？而蕭老師說的這個再現，再現一定要有別人我們才需要再現，部落裡的老人家沒有這個問題，我們就是介於這種邊緣、威脅，我們需要跟別人對話，我們需要告訴別人我們是誰？

所以，關於第一個問題是說我們是用誰的觀點？我們對誰做這種訴說，如果我們用這種東區或東台灣整體的觀點，那我們的內部是誰？所以剛剛那位莊總說的我們內部異質性，因為這種東西是一層一層不會完的，我們在外面表示我們是東台灣或是東區，那麼我們怎麼理解、怎麼做資源分配呢？這是我希望能夠討論的兩個問題。

主持人 紀駿傑（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定位，我覺得應該是雙方面，教育部的定位指得是宜花東，我們從這個安排到邀請的引言人就看得出來，教育部是給錢的單位，我們就按照他定的方式來探討我們東部地區人文學的提升，包含宜花東。

在這樣子大範疇下，細部的我們自己如何來看待，從第一場夏教授就開始在談的，事實上我記得在兩年前還是三年前，在東台灣的研究會上面就碰觸到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對於花東比較沒有問題，宜蘭比較有問題，因為事實上夏教授作為東台灣研究會的發起人，現在也是實質上的台柱，他說事實上他的東台灣研究會的範圍是花蓮跟台東，但是對我而言，剛剛賴老師也提到了究竟只是把它看成在花東縱谷呢？還是按照日先照的從宜蘭到花蓮、台東，我的解讀是教育部給了這樣的平台和錢，當然我們接下來要自己定義怎麼做來串連我們的資源，或者我們也可以說今天我們來拯救宜蘭避免失手，那透過這樣的經驗我們也來思考花蓮跟台東還沒有被一條高速公路切割串聯的，這是我的想法。

今天這個會我一開始就強調我們都是從頭做起，這是教育部的想法，我們是承接，過去也沒有做過，所以今天我們大家都在思考說我們要怎麼做？那我們要如何

把東部地區的資源可以串連起來，我們可以做更好的整合。

童元昭（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所長）：

我可以再補充剛剛我可能沒有講清楚，這個目的是建立台灣人文學，所以我們在東部這個地區有兩個角色，怎麼樣透過合作建構把東部特殊的，不管歷史文化、生態自然，透過我們的選擇將它納入到台灣整體人文學裡邊。另外一個就是把人文學在台灣其他地方發展出來的帶入東台灣，所以我們也是整體的一部分，所以我們自己的定位跟加入台灣人文學的事情，加入這個整體的論述，像是後山這個概念有人可以接受有人不能接受，這就是一個好例子。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主持人 紀駿傑（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設計議程的時候，我們先討論我們在東部地區可以建立什麼樣子的資源平台，以及整合機制，那你所講的這個在來作為跟對外做一個串聯的工作，那的確也是應該要在今天的會裡頭討論的，雖然今天的議程裡沒有特別強調，那或許這個部分我們留到綜合討論時再討論，這個當然很重要的不只有區域內的連結，甚至連結到台灣或是國際上，這個議題我們留到最後再來思考。這場次我們就先到這裡為止，我們謝謝三位引言人，謝謝。

【專題研討三：東台灣南島語言與藝術】

Mimi 快跑！Sumi 快跑！Malele 快跑！

—從近五年台灣東岸藝術的發展說起

潘小雪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 教授

每個人為了自我完成，發展出一套自我技術，而藝術是自我技術最綜合、最完整的一種方法。

有一部德國電影叫「羅拉 快跑！」，女主角為了愛，什麼辦法都想的出來，創造於是就發生了。

島嶼邊緣的窘境

東部藝術的發展較少透過「運動」的方式形成風格上的轉變，不像西部那般自由活躍，一般創作的狀況就像四季榮枯的草木般，適時逢生者枝葉茂盛，否則任其消亡。

那年，我們打開了自己的帷幕

花蓮在地藝術創作者陸續推出：「1999 年看見花蓮海岸裝置藝術展」、「2000 年漂流木環境裝置藝術展」、「2001-2002 年松園整建再利用」、「2003 年洄瀾國際藝術家創作營」、「2004 年台灣前衛藝術文件展」、「2005 年洄瀾國際藝術家創作營」等，以前衛藝術的姿態，展開各種藝術運動。

國際藝術家駐村創作營的啟發

花蓮在地藝術創作者與英國「三角藝術基金會」合作舉辦「洄瀾國際藝術家創作營」，按「英三角」的創辦精神，邀請世界相互鄰近的三大洲藝術家進駐創作營，引導不同國籍、區域文化、族群文化的藝術家進駐花蓮，透過不同媒材創作、美學對話、經驗互換而形成全新的創作活力，它好像是一個藝術實驗工廠。

邀請國內外藝術家，不分族群，不分傳統與現代，讓所有參與的創作者，拋棄種種藝術預設，重新回到藝術的始源之處，即回到藝術發生之「場域」，與世界做最原初性接觸，排除一切藝術流派或學派理論。這裡沒有美學教訓，沒有主

題，也沒有要學術性地列舉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一切都以藝術家個人創作為主。

於是，在往後的論述中，我從不用族群類型、文化差異、國籍人種來談藝術創作，因為所有的人在創作中都會趨向同一個領域，追求同一事物。

「閒暇、慶典、恩寵」——碰到區域文化的摔跤比賽

2004 年 C04 台灣前衛藝術文件展，是全國各區域的美學想像與創作角力展，我的策展理念是「閒暇、慶典、恩寵」，是要表現東台灣的生命情調與創作類型。

閒暇是一種心靈態度，也是靈魂的一種狀態……內在無所憂慮，自由、平靜、順其自然、沉思默想……。「閒暇」不是不工作，「閒暇」是停下與自己內在無關的工作而回到自己，回到自己的存在，並且對世界合而為一。不眠不休的工作狂才是懶惰的人，除了有很深沉的焦慮之外，就是「絕望地不想做他自己」，也會對世界失去觀照能力。就人類存在的整體內涵而言，閒暇的核心重點在於「節日慶典」。停止工作、輕鬆、不賣力、閒暇、遊戲、創造。慶典有與形而上力量相互連結的實質內涵，將自己導向一種整體性的存在。慶典也有自我犧牲、無目的的對別人為善、真心祝福別人的內涵。當然，它是歡樂的！

於是我們除了靜態作品之外，將有一個盛大的慶典儀式、神秘的饗宴、表演、吟詩、、、，讓藝術創作回到它原有的靜觀、創造、遊戲、餽贈、分享，我們接受一切的恩寵。

為甚麼喜歡到部落？——前衛與原始之間

2005 洄瀾國際創作營延續過去的創作營理念與方法，在花蓮東海岸石梯坪與港口部落舉行，這裡是阿美族起源之地。一個部落生存的始源之地，必有它原始的能量，來自天、地、人、神共同醞釀的精神在其中。當現代藝術當代藝術不斷想脫離學科的界定，回到他的始源，返回與世界作最原初性接觸時，我們是否可以從中獲得啟發並且認識和掌握這個力量？創作營希望透過藝術的創作方式，與這個原始的力量相連結，開展自己的創作新生命。

胎死腹中的「我們的達魯岸」計畫

2006 年台灣之美藝術博覽會原先總策展人規劃一個戶外展區，希望台灣各地策展人策劃展覽，我提出「我們的達魯岸」計畫，後來因為經費不足而取消了。阿美族語「達魯岸」意為田中小屋，即工寮、工作室之意。台灣各地農村都有各種不同樣式的工寮，大都是臨時搭建的，室內擺放各種工具、肥料、種籽，以及

簡陋的木床、桌椅。工作室中的擺設物，是台灣人存活的隱喻，粗糙、實在、濃烈、沈默、有力氣。工寮和周圍的田地是「大地－世界」互換的場所，這場景神秘又充滿生命力。藝術家的工作室是他們在形而上的原野耕作時，擺設精神種籽、創作工具、孤獨工作、沈思、默想之處，是「視覺－身體－世界」互換體系的意義生產場所，形式極為動人。

結論：自我完善與自我技術

為了自我完成，每個人發展出一套自我技術，而藝術是自我技術最綜合、最完整、最究竟的一種方法。在藝術創作的活動中一次完成自然/世界、自我/他人、知識/技術、尊嚴/卑微、意義/無意義、等等存在課題。我看到東岸的南島（？）原住民族（？）藝術工作者都已經嚐到這個甜頭，請人類學家、社會學者、教育學者、美術館人多多舉辦策劃展覽和創作活動，讓藝術家進場吧！我們只稍為他們拉開劇場的帷幕。最後向部落的文化工作者致敬，因為愛，甚麼辦法都想得出來。

東台灣南島語言與藝術

林清財

台東大學音樂學系籌備處主任

後山淨語

東部一向被西部人稱之為「後山」，意指為落後的地區，但是歷經四百年來的開發，台灣面對經濟的需求妥協於工業污染已到了極限，汙濁的河水、酸雨、地層下陷、泥土酸化到因大量開發帶來的土石流……，台灣幾乎完全淪於後現代工業的污穢泥淖，惟獨「東台灣」，終於被當代人謔稱為「台灣最後一塊淨土」。這樣的觀點似乎僅表達了一半，因為東台灣無論就語言、音樂、民族、文化到自然景觀、生態之豐富，堪稱全島之冠，尤其在現代化、全球化、工業化的今日，東台灣雖也遭受無比的衝擊，但是仍能保有文化和生態的多樣性和傳統性，這才堪稱「台灣的最後一塊淨土」。

台灣南島語系族群，雖然官方僅承認十二族、四十多萬人，東台灣就保有了泰雅、太魯閣、阿美、卑南、布農、排灣、魯凱、達悟、噶瑪蘭等九大族，此外尚有為數不少的西拉雅族、少量的八則海、道卡斯和凱達格蘭等平埔族群。河洛人、客家人、潮州人、福州人、外省人甚至閩北大陳島人等，可說是民族大熔爐。東台灣沒有族群問題，有的是受經濟衝擊下的農村、部落與母語文化，至少除了平埔族群母語外，上述族裔仍然能夠使用自己的母語、仍在舉行自己的祭典，仍在歌頌著自己的祖靈與大地。

用歌來書寫

嚴格說來，台灣原住民各族皆無文字，文化的傳承與延續，主要依賴口耳相傳。在部落時代，透過部落組織、巫術祭儀以及種種倫理禁忌，口傳的傳播與規訓功能，毫無困難地發揮了有效的作用，承載與傳遞族群的文化信仰，凝聚著族群的生命記憶與部落意識。然而，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國家體制的介入與漢人主流文化的強大影響，長期「同化」與「整合」的結果，不僅造成原住民族部落社會結構的快速瓦解，文化的流失、語言的消逝、祭儀的停止更讓口耳傳遞的功能急速的退化、消亡，使得原住民族整體文化的傳承面臨了嚴重斷裂的危機。

先賢啟示錄

然而，就台灣原住民傳統音樂的豐富、多元面貌，從日治以來即長期受到民族學家、語言學家和民族音樂學家如伊能嘉矩、佐山融吉、河野喜六、小泉鐵、安倍明義、移川子之藏、北里闌、古野清人、小川尚義、淺井惠倫人類學、語言學者；民族音樂學家田邊尚雄、佐藤文一、竹中重雄、國分直一、黑澤隆朝等學者，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對原住民音樂文化的探討，掀起了研究台灣原住民音樂研究的第一波高潮。尤其民族音樂學者黑澤隆朝 1953 年於巴黎國際民族音樂學會議中，以布農族的音樂「布農族的樂弓與五聲音階出現的啟發」為題，引起國際學者諸如荷蘭的賈普·昆斯特 Jaap Kunst、比利時的保羅·柯拉爾 Paul Collaer、法國的安德列·夏福內等人的關注，會中討論台灣原住民音樂在人類音樂文化中所佔有的地位，特別將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 Pasibutbut 形容為「人類音樂史上的活化石」的美譽。後來瑞士民族音樂學家康斯坦丁·布海羅伊(C. Bräiloiu)特別將台灣原住民的音樂，收錄在他所發行的唱片中，更是將台灣原住民的音樂推向國際舞台。

戰後的研究是由本土的人類學者如李卉、凌曼立、陳漢光等人的研究；音樂學者方面則有許常惠、史惟亮、呂炳川、李哲洋、駱維道、林信來等人，在民國五十年代所發起的「民歌採集運動」以降，陸陸續續位原住民音樂資產留下珍貴的影音和文字紀錄。

新一代研究學者的投入，如吳榮義、明立國、林道生、蘇恂恂、吳榮順、林清財、莊芳榮、林桂枝(巴奈·母路)等人，則是民國七十年代之後，才先後進行採錄、研究及撰述、出版的工作。這個時期起除了繼續民歌整理出版外，更重要的是開始更深入地討論「民族音樂」的議題，如許常惠、徐瀛洲、蘇恂恂對「歌謠分類」的討論，明立國以「音樂文化論」看阿美族音樂、吳榮順借助音聲分析儀討論「布農族的八部合音」、林桂枝以民族音樂學角度思考里漏社阿美族「巫師的音樂觀」，劉碧榛對新社噶瑪蘭祭儀歌謠的「社會性」、林清財則長期以平埔族音樂為主探討平埔人歌謠的「分類概念」、「文化傳承」和「歌謠聚落、歌謠族群」等議題。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幾年來原住民民間學者紛紛竄起，他們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份說話，讓我們有機會從民族內部做更貼近的觀察。以阿美族、卑南族為例，如黃貴潮、林信來、曾建次、陳光榮，以及年輕學者巴奈·母路、林志興等，逐漸建立「主位」研究的傳統。而隨著現代科技的發達，充分運用錄音、錄影和電腦的輔助，大量的影音資料，鮮活、立體地記錄了原住民祭儀樂舞的全貌，也成了一般大眾與原住民間相互認識的直接管道。明立國、虞戡平的「原住民樂舞系列」、吳榮順對於原住民民族音樂的採錄、整理、出版，林清財對平埔各族音樂的採集、分析；胡台麗、李道明相關原住民祭儀的紀錄片拍攝；以及「原舞者」

近二十年來田野學習、舞台展演所累積的龐大文字、影像和「身體」資料，都是台灣原住民無形文化資產的重要資源。

歌謠書寫與書寫歌謠傳統

東台灣堪稱地廣人稀而卻又是台灣原住民族群數量最豐富的區域，已知大量集村的族群包括有泰雅、太魯閣、阿美、卑南、布農、排灣、魯凱、達悟、噶瑪蘭、西拉雅等十大族群，尤其是台灣原住民音樂文化在國際嶄露頭角的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和馬蘭阿美族複音歌唱更是人類文化的瑰寶，她們和布農族弓琴、泰雅太魯閣族口簧琴等，均是最有可能被聯合國列入無形文化資產保護的對象。因此，如何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的修訂頒布，進行當代台灣東不地區原住民語言、音樂、藝術及文化的總體檢，已是刻不容緩的事，我們要的不僅是歌謠藝術的書寫更要與書寫歌謠的傳統一起來保護，期待祖先的歌舞常駐這山海一隅墜。

台灣跨語言文化族群認同

黃東秋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摘要

每個族群在順應其特有生活的環境裏不斷地孕育出其特有的語言文化來延續族群之命脈。克李斯拖(Crystal, 1999)曾明白地說出：『…最活絡的生態系統必是充斥著最豐富的多樣化。』基於此項論述，我們即可尋得『為什麼我們置身在一個多語言、多文化的多元社會？』的其中的一個答案，那就是沒有一種語言文化可以全然詮釋地球上任何另一語言文化的絕妙之處，這也就是語言多樣化存在的必要性。台灣得天獨厚的海洋包容性特質，接納了許多不同民族，融匯了許多的語言文化，不同族群的文化不斷地交融、競爭和相互影響，使得整個社會涵蓋了更趨豐富、且更為多采多姿的文化內涵。置身其中，所有的人就有義務成為語言終身學習者負起活化自己的族群文化，習得包容、尊重、欣賞並學習生活社區不同族群的語言與文化，這樣的社區總體營造，人人才能分享社區中所有文化的美，各族群間方能和諧共融。

任何語言只要具有溝通的功能、有溝通的對象，就一定有學習者去學它。這就是生活在多語言環境的人們能夠自然擁有多語言能力的主因。社區多語言教室是基於『生活社區各族群都有自己優美的語言文化、典雅的人格特質、你儂我儂大家一家親』的概念構想之下成立的學習型組織，以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精粹3R：『責任/各美其美 Responsibility、尊重/美人之美 Respect 及分享/每美與共 Reciprocity』為宗旨；更以多元語言主義(Multilingualism)的訴求：『生活多語化、人人皆吾師、多語好幫手』為目標。多語言教室教學與學習過程中，其原則是語言教師如何營造讓學習者有語言被『用』的環境及機會，使其認為語言是生存的能力之一；採用的方法是『創造使用』多語的樂園，學習者依其能力與程度，在他們自己最感興趣的世界裡『使用』該領域的語言，所有其他的人即成為『協助者或推動者』的角色。因此，多語言教室與教學是建構跨文化之族群認同最佳途徑之一，它具有方便又容易執行傳承社區多語言、多文化的功能，並且讓多元語言文化的台灣展現出族群適切競爭的美感，彼此間相互依存、尊重、平等、包容。多語言教室所培育的多語言能力者必能具備下列兩項信念來因應二十一世紀多元又多樣化的知識年代：1) 與同族群的人我會驕傲的用族語對話溝通，找到自己；2) 與不同族群的人我必須謙

卑的用他們的話向他們學習、豐碩彼此的文化。根據調查，全球有超過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是屬於會說兩種語言（以上）的雙語 (bilingual) 或多語 (multilingual) 族群。這個數據說明了人具有“雙語能力”或“多語能力”。學習新的語言工具，來打開一扇扇知識、文化與友誼之窗。

壹、前言

每個族群在順應其特有生活的環境裏不斷地孕育出其特有的語言文化來延續族群之命脈，世界也一直持續地綻放著多樣化的民俗風情，誠如茲哪(Connor)所言單語言體系的國家在世界國家總數中僅僅佔了的百分之十到十五：Cultural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are hallmarks of most societies worldwide: only 10 to 15 per cent of countries can be described as ethnically homogenous (Connor, 1994)。克李斯拖(Crystal, 1999)也曾明白地說出：『…最活絡的生態系統必是充斥著最豐富的多樣化。』基於此項論述，我們即可尋得『為什麼我們置身在一個多語言、多文化的多元社會？』的其中的一個答案，那就是沒有一種語言文化可以全然詮釋地球上任何另一語言文化的絕妙之處，這也就是語言多樣化存在的必要性。

台灣幾個世紀以來，接納了許多不同民族，也融匯了許多的語言文化，不同族群的文化不斷地交融、競爭和相互影響，使得整個社會涵蓋了更趨豐富且更為多采多姿的文化內涵。因此，在這塊土地上綻放的所有語言文化都屬於這片土地上所有住民的永恆資產與財富，可是非常不幸的是，在人類歷史演變歷程中，霸權及我族中心論的思潮，造成了許多的不幸，也造成了許多的語言文化日漸衰危，甚至瀕臨絕滅的地步。

本文從大陸著名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 80 歲生日那天提出這樣的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張興成, 2003），大膽的這樣假設『世界各族群都有優美的語言文化、典雅的人格特質、你儂我儂大家一家親』，而積極地去形碩當今二十一世紀知識年代多元文化主義精粹：責任/各美其美、尊重/美人之美及分享/每美與共（共享每一種語言文化的『巧』與『妙』Multiculturalism）；企圖透過多語言教室教室與教學來建構跨文化之族群認同，企盼透過不同族群彼此間的互動，不僅能了解先祖們所遺留的生存哲學及生活經驗、認識過去族群的社會組織結構，且共同發現並認同自己及他族族群語言文化的美，帶動每個人提昇人生價值以充分充實自我，順應變遷與永續發展的二十一世紀多元又多樣化的知識年代。

貳、台灣多語言名稱的芻議

語言是聲音的符號，由一套無意識但極複雜的規則和設計所構成有語音、有系統、有規律，甚至於會成長、會變化的智慧體系，它是人類專屬用來表達思想

和情意的工具，並且可以藉由它不斷地來滋養延續民族生命的文化內涵。進而言之，透過語言可以表達出文化的多采多姿，使民族彰顯出無限的活力及生命力(吳又熙, 1994; 蔡中涵, 1997)。語言是有區域性的，會因為民族、文化等不同而生根於不同區域，也因而文化中的個人如何看待並詮釋世界，常反映在其語言之中。從 Keesing 延續人類學者 Sapir 的三個主張：1. 語言促成了人類文化，2. 語言模式建構了不同的文化世界，3. 語言是文化的基本關鍵，去評析語言與人類的關係時，可以得到這樣的論述：要瞭解人類及其本質，就必須先瞭解其語言的奧妙，因為它包含了人類對世界的知識，以及行動的原則(張恭啟/于嘉雲 譯 1992:50-91)。

在建構跨文化之族群認同之前，下面有幾個定義值得與大家一起腦力激盪來加以釐清：族語、國家語言、母語、社語(社區語言)、共通語、外語及台語(Taiwanese)。

族語

族語是一個族群群居和集體工作中逐漸形成的，生活在一起為了能相互溝通彼此間的思想、表達個人的意志，進而能建立共識的工具(于根元/張朝炳/韓敬體, 1996:8)。因此族語是各個族群自然生成，也是族人彼此間溝通與個人自我實現的基礎。許多社會語言學家大多同意的論點(Fishman, 1991:237)：認為族語是民族認同的重要象徵之一，因為語言除了是群體媒介、溝通的橋樑，更是一個民族文化與邏輯思考的模式。從它的音韻、語言結構可探究出其民族的特色及固有的價值觀。每一種族語都有它特殊的價值，是其他語言所不能取代的。每一種語言都是完美的、平等的，它會不斷的發展而足夠表達一切生活的需要(李壬癸, 1997)。任何一個族群的文化傳承，除了靠部族的身體特徵膚色、生活習性、工藝圖騰、服飾、宗教儀式、家祠建築的相傳外，最重要的還是語言及文字，才能夠綿延流傳。沒有族群語言，就沒有族群文化，因此語言不但是族群文化的無形資產，它也是使不同族群呈現多元文化面向的原因之一(姚榮松, 1993)。

國家語言/本土語言

行政院文建會副主委 吳密察先生在前些日子已證實，「語言平等法」已於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教育部移給文建會主管，主要基於台灣島及所隸屬的島嶼被說及使用的語言與文化是這片土地的瑰寶與重要資產。其實在前文中所提及的「族語」是指所有某特定族群使用的語言，統稱為國家語言或本土語言(Indigenous Languages)。換而言之，國家語言就是所有在中華民國台灣島及所隸屬的島嶼被說及使用的語言(Tsao, 1999a; 彭春波, 2003:28-29)。大致而言，台灣多民族、多語言的移民島嶼社會的族語就有

共通語(國語、北京語)、福佬/閩南語、客家語、外加十餘種彼此間都無法溝通而隸屬於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的原住民族群語言：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曹族/鄒族、賽夏族、邵族、噶瑪蘭族、雅美族/達悟族、太魯閣族、塞德克族…。

母語

「母語」這個詞彙在當今台灣的情境有被濫用之嫌，因為母語定義自1910年起就是：「你思想時使用的語言，而且也是你最懂的語言」；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所謂的母語是指一個人在年幼時學會，後來成為他思想溝通時最自然的工具。教科文組織在1953年的一項報告中指出學校應該以學童的母語作為教學語言。

"It is axiomatic that the best medium for teaching a child is his mother tongue. Psychologically, it is the system of meaningful signs that in his mind works automatically for expression and understanding. Sociologically, it is a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which he belongs. Educationally, he learns more quickly through it than through an unfamiliar linguistic medium." (UNESCO 1953:11)。

這報告說明了教育小孩最佳的媒介就是使用其母語，從心理學的觀點上而言，母語是一種富有意義的系統，說這種語言的個體可以自動地運用它，把個人所要表達的以及所認知的一切全然地詮釋出來；社會學的觀點上而言，母語是個人對其所屬的群體社區的認同的參數，一種語言就是一張網，網進了認同這個社會的成員，也濾出了不認同這個族群的人(姚誠，民86)；教育學的觀點上而言，母語是個人學習事物最快的媒介。從心理學的觀點上、社會學的觀點上和教育學的觀點上三方面已經道出了母語的優點，這也是成為60年代之後歐美各國主張雙語教育最主要的論點之一(黃宣範，1993)。政府成功地施行說國語運動，對台灣的許多新生代而言，他們的母語絕對不是他們的族語是個不爭的事實，他們的母語是共通語(國語、北京語)(黃東秋，1998:8-9)。

社語(社區語言)

一個生活社區中所含括的所有族群的語言就是該社區的生活性社區語言，它有多元、多樣性的本質因為在社區常民文化生活中，有它們使用的場域與空間。台灣多民族、多語言的移民島嶼社會的各生活社區的社區語言就應依據該社區有多少不同族群族語來加以統整、相互學習。社區語言的教學與學習就是共通語(國語、北京語)、閩南語、客家語、十三種原住

民族群語言(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曹族/鄒族、賽夏族、邵族、噶瑪蘭族、雅美族/達悟族、太魯閣族、塞德克族)等語言的活化歷程。生活社區裡有多少的族群，家庭、學校與社區就有責任營造多語言的情境讓新生代沈浸，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地學習而具備其多語言能力。

共通語或通用語

多語的社會中一個常見的現象，族群間各說各話是絕對無法彼此溝通，因此需要一種共同使用的語言來促進彼此間的互動，共存共榮，共同使用一種大家都會或教育體制下所使用的教學語言為共通性語言。非常弔詭，也是不爭的事實：族群彼此間的互動越多，越會遷就強勢語言；也就是說，有些語族會逐漸放棄自己的族語去遷就另外一個語言，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的語言與大多數的人不相同，為了避免異樣的眼光，也為了立足於社會、認同新環境，迫使他們放棄自己的族語或是剝削了發展自己的多語能力的潛力。這樣的情境下，新生代思考時使用的語言或他們最懂的語言(母語)可能不是自己的族群語言，而是主流社會或官方的語言。台灣的情境的共通語就是教育體制下所使用的教學語言：中文(昔日所稱的國語、華語)或占人口數 72%的人所說的閩南話，大家都會的通用性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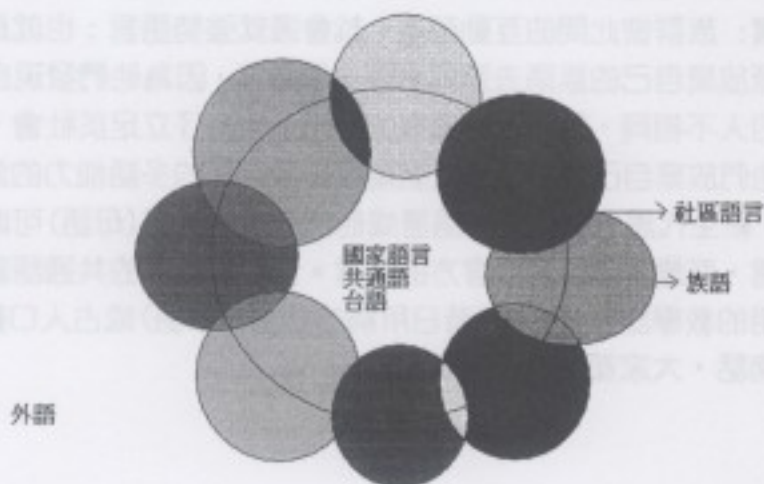
外語

在社區常民文化生活中，其使用的場域與空間不如社區語言那麼樣頻繁，如日語、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等。

台語(Taiwanese)

縱而貫之，所有在中華民國台灣島及所隸屬的島嶼被說及使用的語言，族群間彼此間的互動、共存共榮，共同使用的共通性語言，甚至是用來宣揚本土語言文精粹及吸收國外最新知識或語言文化精華來豐碩彼此的外語，也都應該隸屬於台語的範疇中。就個人研究而言，在台灣多民族、多語言的移民島嶼社會中，我選用「本土語言」(indigenous languages)來指涉除了官方性用的共通語(國語、北京語 Mandarin Chinese)以外的所有在中華民國台灣島及所隸屬的島嶼被說及使用的語言(Tsao, 1999a; 彭春波, 2003: 28-29); 原住民語言(aboriginal languages)指的是十餘種彼此間都無法溝通而隸屬於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的原住民族群語言：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曹族、賽夏族、邵族、太魯閣族、噶瑪蘭族和雅美族/達悟族；換而言之，「台語」(Taiwanese)

是「本土語言」(indigenous languages)，或所謂的國家語言(Native Languages)，原住民語言、共通語(國語、華語)、福佬/閩南語、客家語的總稱，而且它也還應該包含許多已經死亡的各平埔族的語言。「台語」(Taiwanese)是「本土語言(原住民語言、福佬/閩南語、客家語)」、「共通語(中文、華語)」的總稱。巨觀而言，它應該也包含許多已經死亡的各平埔族的語言，甚至是用來宣揚本土語言文粹及吸收國外最新知識或語言文化精華來豐碩彼此的外語，也都應該隸屬於台語的範疇中。



圖一：台灣多語言間互動的雜型簡圖

參、族語教學的迷失

從歷史發展脈絡中可以明確認知，在台灣現實環境裏『族(祖)語/傳統語言』可能或不可能是孩子們的「第一語言」、「家用語言」和「母語」。對台灣的許多新生代而言，他們的母語是國語(Mandarin)，而非是他們祖先的語言。

學校既然依存在現實的社會中，它就應該反映所屬的社會應有的現象，讓所有在學校接受教育的學子，走出校門即可運用學校所學來適應生活、創造生活。現在國中小實施『母語教學』的語言政策有待商榷，分開學習各自族群的語言的結果，豈不是又造成了族群分立、隔閡與歧視。更悲慘的是其中一些珍貴的國家語言會造成這樣的窘境：家庭『不講』、社區『不通』、學校『不教』。我們的孩子要學的是歐陸國家、英國和澳洲所謂的『社區語言』(community languages)，因為我們深切的了解我們孩子是這麼樣地慶幸能生長在台灣現在

百花齊放豐富又多樣化的時空中，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當然希望自己能認知、認同並學習社區其他族群的語言文化，來豐富自己的內涵，進而能善用多樣化的社會資源。多語教室中的教學與學習是我們的新生代必要的課程，因為多語教室中的教學與學習的彼此相互學習的步驟過程中，促成了族群語言社區與學生去表達他們所擁有的知識時，學校才真正地訓練學生，如何在一個標榜著快速變遷的文化與技術的全球社區成長與茁壯。

肆、社區多語言的學習

多元語言主義 (Multilingualism) 強調的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語言能全然地闡述人類在適應不同環境中，所累積的人生經驗、知識程度與生活模式，而且各群體面對多樣化的生活情境也必然有不同的體驗與智慧。是故，沒有任何一種語言能充分地代表出人類全然智慧的總體。克李斯拖 (Crystal, 1999) 曾明白地說出：『多元化在進化論中就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因為多樣化促使物種在多樣不同的環境中存活』，他更進一步的指出：

『…最活絡的生態系統必是充斥著最豐富的多樣化。維繫語言多樣化的基本觀點就是基於此項論述。』

簡言之，採取語言維繫策略來建構跨文化之族群認同意指著要採取必要的方法與步驟，來確認生活社區每種語言存在的價值與功用：在家居生活或部族間堅持使用的族群語言，在社會互動網路中卻強調使用共通語言或以對方族群語言作為最基本的溝通工具。就以密西西比河岸的 Choctaw 族群為例，這個族群彰顯了相當突出而少見的高低雙語現象：單語言社區竟然為了不同目的而使用雙語 (Crawford, 1996: 8)。Choctaw 族語廣泛地被使用在社會交往、禮俗、慶典以及家居日常生活中。克洛佛得 (Crawford) 驚訝的描述：

『所有訪視的保留區裡，唯有本區的青少年，沒有師長的誘導或強制，也能如此親切活絡地彼此使用族語。』

唯有族群語言被視為認同的基準，以及認定會使用它是一份榮耀時，才能產生並加速代代相傳的機制。語言能在家庭、鄰里以及生活社區中產生活力，是每一位族人對族群文化的自我認同，進而能驕傲地彼此用族語溝通，如此語言才有豐沛的能量從上一代傳承至下一代。語言不再只侷限於特定場域或祭儀才被運用，而是活絡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語言的維繫必須源自社區脈絡中，讓代代相傳的機制活絡且增強。多語言教室教學與學習便是這個行動的觸媒及促進劑之一。

我們所處的世界已縮小成「地球村」。科技、經濟、文化、政治與媒体的發展使「地球村」居民之間的距離縮短，分享欣賞普世的各個語言文化精粹，才能

獲得更豐盛的生命。台灣得天獨厚的海洋包容性特質，接納了許多不同民族，融匯了許多的語言文化，不同族群的文化不斷地交融、競爭和相互影響，使得整個社會涵蓋了更趨豐富且更為多采多姿的文化內涵。置身其中，所有的人就有義務成為語言終身學習者，負起活化自己的族群文化，習得包容、尊重、欣賞並學習生活社區不同族群的語言與文化，在族群交流之後共同產生相知相惜的新文化。這樣的社區總體營造，人人才能分享社區中所有文化的美，各族群間方能和諧共存共榮。廣而言之，台灣新生代能與自己的生活社區居民一起學習社區的語言文化，將有下列幾項實質的意義：

- 直接彰顯各族群語言文化地位平等。
- 提供相互了解彼此的語言文化機會。
- 持續豐富擴大彼此的語言文化內涵。
- 落實全體國民對這片土地真正關懷。

身為台灣人，身處在長期移民又被殖民多年的台灣多元的社會裡，每個居民在生活態度上應該有這樣的昇華：1) 用某種語言的溝通，不是能力上的自豪或驕傲，而是表達善意，將心比心；2) 堅持多元文化論以及多樣化的角度就是用包容的心態融入多元族群共存共榮的生活社區。

伍、現代人應有的態度

誠如前文中所提：置身於多語言、多文化的生活社區中，各族群的每一份子都有責任負起活化自己的族群文化，讓自己的族群語言文化再現生機；在活絡自己的語言文化過程中，能用包容、尊重及欣賞的態度去詮釋或學習他族優質的語言文化，進而培養達觀並分享社區中所有文化的美。身為二十一世紀知識年代的終身學習者，下列所言可作為學習態度的重要參考：

- 生活在同一個社區、同一片土地的人，不了解彼此的語言，又怎麼能增進彼此理解的機會以及瞭解生活社區確有如此豐富的語言文化。
- 與同族群的人在一起，每個人都會驕傲的用族語彼此對話溝通。
- 與不同族群的人我必須謙卑的用他們的話向他們學習、豐碩彼此的文化。
- 不會說自己的族語，又怎麼能讓自己享受祖先的優質語言文化，又怎麼能讓自己散發祖先的優質語言文化芬芳、達觀的人格特質、又怎麼能讓自己專有而別人沒有的知識來和他人分享？
- 自己沒有特色，又怎麼能贏得他人認同、向你學習請教？越來越多的人學習英文，英文說的再好，你還是永遠屬於你所屬族群中的一份子，不會成為是英格爾薩克遜族人，其實也沒有那個必要。
- 衡量一個文明的社會重要指標是它能具有傳遞自己的語言文化、智識及價值給接續的新生代之功能與能力，這是當今的台灣社會努力的終極目標與方向。

陸、結論

任何語言只要具有溝通的功能、有溝通的對象，就一定有學習者去學它。這就是生活在多語言環境的人們能夠自然擁有多語言能力的主因。處於這樣的時空與情境之下，多語言能力者唯有培養兩項信念方能順應二十一世紀多元多樣化知識年代：1) 與同族群的人我會驕傲的用族語對話溝通，找到自己，2) 與不同族群的人我必須謙卑的用他們的話向他們學習、豐碩彼此的文化。再者，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文明其中一個重要指標是：它是否能具有傳遞自己的語言文化、知識及價值給接續的新生代之功能與能力。多語言教室教學與學習過程中，其原則是讓學習者有『用』語言的環境及機會，使其認為語言是生存的能力之一；採用的方法是『創造使用』多語的樂園，讓學習者在他們自己最感興趣的世界裡『使用』該領域的語言，所有其他的人即成為『協助者或推動者』的角色。因此，多語言教室是具有方便又容易執行傳承社區多語言、多文化的功能，它讓多元語言文化的社區展現出族群適切競爭的美感，彼此間相互依存、尊重、平等、包容；更能發揚多語與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粹：『生活多語化、人人皆吾師、多語好幫手』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每美與共』。

多語言教室教學與學習過程中，其原則是讓學習者有『用』語言的環境及機會，使其認為語言是生存的能力之一；採用的方法是『創造使用』多語的樂園，讓學習者在他們自己最感興趣的世界裡『使用』該領域的語言，所有其他的人即成為『協助者或推動者』的角色。因此，多語言教室是具有方便又容易執行傳承社區多語言、多文化的功能，它讓多元語言文化的台灣展現出族群適切競爭的美感，彼此間相互依存、尊重、平等、包容；更能發揚多語與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粹：『生活多語化、人人皆吾師、和樂又融榮』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每美與共』。企盼台灣多族群、多語言、多文化、多智慧的社會穩定成長，並綻放耀眼的光芒，成為世界民主社會多樣化的典範。

柒、參考文獻資料

中文部份

- 于根元/張朝炳/韓敬體（1996）*語言的故事*。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吳又熙（1994）*應用語言學理論及其在外語教學上的功能研究*。正中書局。
- 李壬癸（1997）*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2-195。
- 姚誠（1997）尋找少年噶瑪蘭—以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小噶瑪蘭母語教學為例。*第三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原住民文化與教育*，1-15。
- 姚榮松（1993）*鄉土語言。鄉土教材教法*。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15-25。
- 張恭啟/于嘉雲（1992）*文化人類學*。巨流圖書公司。

- 張興成 (2003) *文化發展與中國形象*。[on line] available from <http://past.people.com.cn/BIG5/wenyu/68/20030610/1013015.html> (accessed November 24, 2003)
- 彭春波 (2003) 說台語講台灣人理應包含客閩新原等族群以為基本人權。客家 Hakka, 第 156 期, 28-29。
- 黃東秋 (1998) *英介式族語語音教學法之行動研究——所高中的社團組織為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東秋 (2000) *多語言教室的教學與學習-歸原 3*。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 黃東秋 (2003) *巧語回春*。台北：師大書苑。
- 黃東秋/吳明義/李來旺 (1992) *牽源*。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 黃宣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蔡中涵 (1997) *阿美族母語語法結構分析*。財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

英文部份

- Connor, W. (1994)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rawford, James (1996) *Seven hypotheses on language loss: Causes and Cures*. [on 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ncbe.gwu.edu/miscpubs/stabilize/ii-policy/pypotheses.htm> (accessed April 12, 2003)
- Crystal, David (1999) *Death sentence*. The Guardian Monday October 25, 1999. England: Newspaper.
- Edwards, Viv. (1998) *The power of Babel: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Multilingual classroom*. Trentham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Reading: Reading and Language Information Centre, University of Reading.
- Fishman, Joshu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 Huang, S. F. (1988) A socio-linguistic profile of Taipei (1). In R. L Cheng (Eds.)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A modern synthesis* (pp. 301-335). Taipei: Crane.
- Huang, T-C. (2002)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TEFL in a Se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 Unpublished Ph.D thesis.
- King, Kendall A. (2001)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Krauss, Michael (1992) Statement of Mr. Michael Krauss representing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In U.S. Senate, *Native American*

- Languages Act of 1991: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pp. 18-2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Li, Paul J. K. (2001) We must fight to save Taiwan's languages. [on 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2001/02/02/story/0000072052>. (accessed July 15, 2003).
- Paulston, Christina (1992) Linguistic minorities and language policies. In W. Fase, K. Jaspaert, & S. Kroon. (Eds.), *Maintenance and loss of minority languages* (pp. 55-80). Studies in Bilingualism, Vol. 1. Amsterdam: John
- Skutnabb-Kangas, Tove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Tsao, Feng-Fu (1996a)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 postwar Taiwan: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P. Storey, et al. (Eds.), *Issues i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Tsao, Feng-Fu (1999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 (4&5), 328-75.

【會議實錄】

主持人 童元昭（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所長）：

地方上特有的語言藝術跟傳統，怎樣表現在我們的教育上面？進一步建構台灣人文學。歡迎第一位引言人潘小雪老師，他是一位藝術家也做藝評方面的工作。

引言人一 潘小雪（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 教授）：

基本上身為一個藝術創作者，我比較不會把所謂用身分的方式比如說南島文化來分類。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他要追求的東西是同一個東西，所以我們純粹從人的自我完善的過程中共同所要去追求的。如果我用分類的會陷入文化性的或是人類學或是社會學，就談藝術的時候，我把每個人都看成是一個藝術創作者，不管他在海邊或是在山上還是在城市裡面。我就花蓮近五年來藝術的發展來說，在這過程中也有很多原住民藝術家的加入，我邀請他來的時候我不是因為他們是原住民因為有異文化比較新奇才邀請，我當成他們就是一個創作者，這是我的一個心態。

我的名字叫做 mimi 快跑、sumi 快跑……我本來就很愛搞怪，有一些題目內容就希望比較特殊一點；有一個德國電影叫做蘿拉快跑，女主角為了愛，什麼辦法都想的出來，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創造就在這個地方產生。因為我看到部落裡面很多女性非常感人，我不認識 Malele，可是他很親切，看誰對我好，我就把誰寫進去。

我覺得每個人為了自我完成，就會想辦法做出自我、藝術出來，在所有技術裡頭我認為藝術是最完整最完善的方法。回頭看我們台灣東部是島嶼中的島嶼，他有一些窘況，這邊比較少運用運動的方式，所謂運動的方式就是指人對意義的追求所發展出一個運動，要現實去符合出意義，在西部有很多花卉或是美展，這些都是有意的要去反日本的風格或是說日本對創作時候思想的箝制或是風格

的要求，可是我們花蓮比較少這樣，沒有像西部那樣的活耀。就是說，你也可以躲起來不管社會你也可以自有一片天，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其實，你發展到另外一個層面，生活層面或是其他層面也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可是最近可能有些不一樣：那一年我們打開自己的帷幕，我們在花蓮陸陸續續推出，1999 年看見花蓮海岸裝置藝術展，大部分對環保議題感興趣，我們也做很多的運動，可是後來都失敗，街頭演講或是遊行都被人追著跑、都被人家追著打，當然人家譏笑我們是花拳繡腿的社會運動者，大家後來失望之餘就跑到海邊去，乾脆好好想一下接下來要怎麼辦？就舉辦了一個裝置藝術展，這個展好像很正式又好像不太正式，可是後來我們做很好的紀錄，記錄下來之後就想要找另外一個地方來展覽，就在兩千年在松園這個地方就做了漂流木環境裝置藝術展，本來想要作一個文件展又發展出一個新的展。2001—2002 年對於松園整建再利用也是由藝術家發揮力量在松園作展覽作歷史紀錄，跟民眾溝通；2003 年我們開始作石雕藝術創作營，到現在都繼續在辦；2004 年，後來我帶花蓮的藝術創作者去參加全臺灣的前衛文件展；去年又在石梯坪舉辦洄瀾國際藝術家創作營，這些活動都展開藝術的活動開始有運動的意思：比如看見花蓮海岸創作藝術展，這件作品是溫孟威和劉曉蕙，他們因為發現海岸上有很多車子在上面走，就有很多紋路，他們就沿著胎痕放紙，然後就從很遠的地方開始燃燒，這在黃昏的時候燃燒真的很漂亮，這是一個很棒的行動。

這是我的作品，當時我想做一個透明屋，那時候讀博士，我就想在海邊可以看到海，但是冬天很冷怎麼辦？就想到要作一個透明屋。所以我在想，其實我們花蓮的海邊透明屋的概念還不錯。這個是後來在松園整建再利用的時候，很多藝術家對松園歷史作一些想像：比如說慰安婦之類，在一個頹圯的室內搖晃著床或是椅子，可是有一個非常性感的腳在牆壁上；這是另外一個藝術家的作品，這是現在餐廳的部份，他把它裝滿著水用藍色的霓虹燈，有互相輝映的感覺，有一個聲音 C 調的聲音，像水滴下來的感覺；我們的雪月出來了，在松園的時候我們也知道松園這個地方是阿美族神話故事的原鄉，其實我先前也都不認識他們，我也

就剛回國，後來大家也都覺得很有趣，也聊的很好，就開始講這裡的故事。於是吳雪月跟陳明珠就開始要用一個夏日的野宴，就請客這樣子，其實國際在很多創作營當中，宴會還有吃也可以當作一個表現的形式。現在的藝術不再是擺在畫廊或是美術館裡頭，燈光要打的漂亮，溫度調的剛好，現在已經是走到生活裡頭，所以吃在宴會裡頭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表達形式。剛開始我想雪月跟明珠也都是用比較傳統的方式，後來慢慢加入當代藝術的展覽的時候，慢慢就想要有一個新的形式來呈現。後來也到華山藝文特區去展覽。

這是我的作品：這叫做旅途中的靜物，這是我一生殘餘的記憶裡頭，靜物是很抽象的，我會拿一些替代的東西象徵靜物。我帶學生做裝置藝術的時候，他們自己想光速馬達，這兩個女孩在開記者會的時候，很炫這樣。這是在兩千年在松園的一個展覽，因為這方面圖片我放的比較少，所以我放我的作品：前衛文件展花蓮有幾個藝術家，還有在東吳大學、大趨勢美術館、鳳甲美術館……整個台北有六個區域，等於都上一個全國的舞台，都是比較當代的表現方式。

這是港口石梯坪 Sumi 林鳳美的故事，他喜歡編織，我也覺得他的編織滿有意思，所以就邀請他來；還有陳明珠也是，也許你看以為是編織而已，因為他一直漂泊一直旅行，他認為他就是這樣子，箱子裡頭拉出一塊布出來，沿那塊布上面有很多的細節，是他整個生命的路程。所以這個我們如果把他當成一個家具來看，或是漂流木來看的時候，久了後會定位成那樣，我再跟他談的時候，不希望被歸納成說只會做家具，而是在做另外一種裝置，想像的空間出來之後，他對他的作品有更多詮釋或是有更多發展的可能。

sumi 還有阿雄還有一些部落的朋友，來到台北的時候，我是聽說如果要部落到花蓮，要有五個人他們才不會害怕，要去日本要二十個人，他們一下火車就想回家；阿雄就說：「想要回家，我不喜歡都市。」其實她們作品後來要結束的時候，台北就很多人都圍過來只要買他們兩個人的作品，這是特別有風格的意思，像我們的作品就司風見慣就沒有人要買；這個感覺大家都很喜欢，這個空間因為上面有舞台，有點複雜，裝潢的元素太多，我覺得室內的裝潢只要有白色牆

壁或是黑色牆壁就好，因為他是藝文廣場，所以我覺得他們的作品受到舞台的影響很大，不然這是很好的裝置；2005年我們在石梯坪，這是一個喬治亞藝術家的作品，注意一下他的作品，他會出現頭目的臉，要在某一個角度你就會看到頭目的臉，如果離開這個角度就看不到；現在他們國際這種比較前衛的藝術創作者，就是喜歡跟當地結合，千里迢迢來這裡就是要吸收這裡的養分，了解這邊的文化，才會有所收穫。這個車子可有意思了，我告訴你，車子裡面是一個暗房，其實這是一個冷凍庫，人進去以後我們有放冷氣，裡面完全暗的，中間有一個孔，有點像針孔攝影的原理，車子一開，所有的風景都透過針孔進入到裡頭，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螢幕，所以部落旁邊的椰子樹、建築物……有人進到車子他就從石梯坪開到港口再開過來，你在裡面就看到電影，電影是顛倒的，是周圍造型的影子，像做夢那樣浮在水面上，天氣越好，影像越清楚。作品就只有一輛車挖一個洞而已，所以部落的人看到就一直在排隊，那天他就忙的要死；這是阿道，他就有一個表演，那一天我們有一個晚會，我覺得創作營就是要歡樂，這就是一種歡樂、肆放跟自由，就是因為這樣你的想像力就會出現。那時候他的表演一出來就滿神秘的，大家都不知他在講什麼，因為他唱兒歌，等到後來他到松園表演的時候他的作品就更成熟了；這事見維巴里，他是台東人，卑南族。她們的神話裡面有石生跟竹生，他把一個舞者化妝成石頭，他在半面山那邊表演，結合他的水墨作品；這是阿道，他那一天在那邊表演我就感受到他的作品已經成熟了，整個松園因為他的造型很簡潔，他的表演就更好了；這是石梯坪，我們最後的一個結果會跟這邊的自然環境、人文結合起來。其實這個作品是千里達來的藝術家，他對台灣的鳳梨球很感興趣，世界各地都沒有看過這種的，他就設計穿出來，我們怎樣都不會想要這樣做，因為我們在生活裡頭習以為常，可是到外國去就覺得很新鮮，但是因為到外國來她們來這裡覺得什麼都很新鮮；這是印度的藝術家，他去檢海邊的廢棄物之後處理過用紙黏上去再來做出一些東西。

我辦了那麼多活動做了那麼多事情，這些啟發對我有很大的作用。主要是我們的創作營是由花蓮在地藝術創作者與英國「三角藝術基金會」合作舉辦「回瀾

國際藝術家創作營」，按「英三角」的創辦精神，邀請世界相互鄰近的三大洲藝術家進駐創作營，引導不同國籍、區域文化、族群文化的藝術家進駐花蓮，透過不同媒材創作、美學對話、經驗互換而形成全新的創作活力，它好像是一個藝術實驗工廠。邀請國內外藝術家，不分族群，不分傳統與現代，讓所有參與的創作者，拋棄種種藝術預設，重新回到藝術的始源之處，即回到藝術發生之「場域」，與世界做最原初性接觸，排除一切藝術流派或學派理論。這裡沒有美學教訓，沒有主題，也沒有要學術性地列舉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一切都以藝術家個人創作為主。

於是，在往後的論述中，我從不用族群類型、文化差異、國籍人種來談藝術創作，因為所有的人在創作中都會趨向同一個領域，追求同一事物。這裡沒有美學，一切都以藝術家個人為主，所以我的論述裡面我從來不會用國籍來談藝術創作，因為所有的藝術創作裡面都會趨向同一個事物；這是閒暇慶典恩寵，碰到全國，要到舞台上上面去比賽的感覺，當然不是像以前那種，而是我是一個策展人 我找到符合我裡面的 到上面去跟人家角力，我去思考我們這邊的美學是什麼？如何來要表現東台灣？閒暇這個中間過程裡，閒暇是一種狀態，我覺得這是花蓮的情調，閒暇不是工作，回到自己的存在與世界合一，不眠不休的工作的人才是懶惰的人，也會對世界失去關照例。

我們回過來去跟我們原住民藝術家談的時候，不會覺得說藝術家其實對看藝術很懶惰的人，整天坐在那裡，等到他的作品出來的時候你就覺得他是精神的貴族，現實的輸家。慶典也有自我犧牲、無目的的對別人為善、真心祝福別人的內涵。當然，它是歡樂的！所以我們那天有一個慶典的儀式，他是由我們港口部落的人來做的，我們的餐還有表演就變成一件作品，分享給所有的人 我們 感受深沉的美學 為什麼前衛藝術跟原始之間是有很大的落差，還是同一回事呢？我認為說我到部落去或是找部落的創作者，是因為我認為空間除了是阿美族是一個部落，有他的能量在裡面，來自天地人神共同醞釀的能量在裡面，當代藝術其實它企圖想要脫離學科的界定，或是會表演雕刻，其實藝術不得已才被分類，當代藝

術就是要回到他的始原，回到與世界做最原初。創作營希望透過打開自己的創作生命，後來有一個計畫叫做我們的達魯岸，後來不成，我們的達魯案，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的結論是不論一生做什麼都是在自我完善，都是有一套自我的藝術。為什麼呢？因為在這個動作是一次完整自我跟他們意義跟無異議等等存在的課題，他是最完整的，不必再透過其他的方式，或是在政治上要證明什麼、很卑微的說你是什麼？我要有什麼……都不用。你一個藝術站出來，人家就會佩服妳，我覺得藝術創作是最好的方法，我看到很多我們藝術家在台北或是很重要的場合被稱讚，很多問題都解決，還有人家會買你的作品，我看到族群或是南島藝術，我打一個問號，我對原住民或是南島暫時不要這樣想，我就是看成是藝術家請大家多多舉辦這種活動讓藝術家進場，最後就可以了，最後我要向部落文化工作者致敬，因為愛，什麼辦法都想的出來，大家都是這樣，謝謝各位指教。

引言人二 林清財（國立台東大學音樂教育學系 教授）：

我們已經很習慣被稱做為後山的人，雖然我們一直是落後地區，但是我們沒有因為這樣需要自卑，台灣四百多年西部來面對這麼多的汙染特別是經濟的需求汙染到了極限之外，難道台灣的後山只有免於汙染這樣的一個概念嗎？或者也許我們時常被戲稱為台灣最後一塊淨土，這樣的觀點似乎只表達了一半，因為東台灣不僅是沒有受到汙染，事實上在東台灣，我們不論就語言對音樂對民族對文化一直到生活自然的生態，他的豐富性可以說是台灣最重要的地方。尤其是在現代化全球化的今天，東台灣也依樣受到衝擊，但是我們依然保有文化和生態的多樣性跟傳統性，所以我把他稱之為是台灣真正的最後一塊淨土。

雖然我們官方承認了十二族，承認了四十多萬人，東台灣就保有很多的大族群以外，更重要的還有為數不少的平埔族群，甚至有河洛人、客家人、潮州人、福州人、外省人等，也就是說，東台灣是真正一個淨土，他是民族文化的大熔爐。東台灣大概是唯一沒有族群問題的地方，有的只有接受經濟衝擊下的農村，所以

部落跟母語文化還存在著，只有看到平埔族型的母語消失，之外大部分的族群都可以行自己的祭典，還是可以進行祭典並歌頌祖靈跟這塊大地。

嚴格說來，對於原住民這樣的無文字民族，基本上是依賴口傳的，所以我稱之為用歌來書寫。我記得當我去看老人，每次邀請他唱歌的時候，他從來不回答我，他都說他不會唱歌，只邀請我跟他一起做戲，所謂做戲，就是他唱一段要我唱一段回他。這樣的傳統似乎在當代的社會裡面不斷地在退化，在消亡當中，就產生嚴重的斷裂危機。

回顧東台灣整個歷史接受的研究，從日本時期來我們其實看到有非常多的人在這塊地上投注非常多的心力，我試圖把他做簡單的整理，假如我們把它作一個簡單的整理大概除了這些探討讓我們看到東台灣的文化資產的寶貴性之外，更重要的近十幾年來原住民的民間學者紛紛的竄起，我把他稱之為原住民第一人稱式的文化書寫，後來也就越來越大量，這種大量就使得像是原舞者用自己的身體來累積出自己的藝術文化，就變成無形文化資產最重要的資源。

這些資源在東部事實上是非常大量的，在整個地廣人稀的東部，從音樂的角度來看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從過去的歷史以來布農族的歌，特別是 pasipupu，是黑澤龍潮帶的，第一次帶到世界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那是黑澤隆朝先生把我們帶出去的，就引起國際學者的注意，這次注意也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台灣原住民出版唱片。第二次的注意大約是一九九零年代我們阿美族的複音民歌在八八年八九年的時候推薦他們到法國去演出，所出版的唱片最後影響到奧運會被獲選為主題曲。

所以，來檢視東台灣的藝術傳統、歌謠的傳統，事實上至少有幾個重要的文化資產，像布農族的祈禱小米豐收歌也好或是布農族弓琴也好，太魯閣的口簧琴也好，大概全世界分布口簧最廣最多的是台灣。我曾經看巴黎人類學博物館的全世界的口簧專書大概有三百多個地方，我可以看出他們裡面的錯誤，我就把他送給了巴黎。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那大概是全世界口簧琴發展的最豐富的，假如我們在來看瑪蘭的複音這種自由對位的唱法都一樣是人類的瑰寶。回頭來看，以台

灣整個藝術文化裡面，從音樂角度來看，這幾個都最有可能被聯合國納列入無形文化資產保護的對象，但是似乎郭英男的歌曲在奧運會傳唱這麼久，一樣沒有動靜。所以當今特別是對我們東部地區，假如我們可以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我們去努力配合，我們可以看到南島藝術不再是一種所謂歌唱式的書寫，或是一種書寫的歌謠傳統，其實這兩邊或者是一種書寫歌謠傳統，特別看到在座的大川兄，用筆來唱歌、用歌來書寫，我們並沒有忽略我們原住民最重要的文化，假如我們一起來加以保護一起來加以維護，我相信我們祖先的歌舞一定會常駐在東台灣。以上是我個人最簡單的引言，希望就教於各位，謝謝。

引言人三 黃東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你說你是台灣人不會說河洛話的時候，但是你說你是台灣人，你不知道台灣有那麼多的原住民的時候，四百年來，你卻不知道，真是不好意思。

我的題目說美言巧語，大家做起，好山好水，大家歡喜，和樂又融融。台灣很美，美在哪裡？就是因為太多的族群，尤其是東海岸，我們有南島語族，剛剛林教授說有十二族，應該有十三個不同的族群，因為我們現在作教材教法就是作十三個不同的教材教法，我們走了台灣的全島，其中的確是非常的豐富，他的整個語言是非常的多采多姿，大家來學學看，這應該是什麼族的語言？(族語)太魯閣族的，接下來是布農族的、阿美族的、噶瑪蘭族。其實我們就是在推動美言巧語，所有的族群都有優美的文化，典雅的人格特質。語言就是要講到原住民最豐富的就是要唱歌（阿美族歌謠）：

他說：微弱的月光但是我們的老頭子還是可以去抓山羌，雖然微弱的

月光我們的年輕人還是跑到河邊去談戀愛，還是非常的羅曼蒂克。

其實講到南島語族最美的地方有很多的成語（族語），他有很多的成語，我們其實在走部落的時候可以感受到活力跟語言的藝術在那個地方，我們教語言的做了很多的嘗試，我自己主攻教學及研究的部分，河洛人說：現在幾點了？客家人又是不一樣的說法，原住民也是，所以各族群都有自己不同的說法。

我覺得語言在台灣來說，到目前為止很多人都分不清楚什麼是族語和母語，母語是不能教的，那是你用來思考的，還能教嗎？我們要努力把族語變成母語。其實所有的語言可以同時教的，只要環境許可。我們非常的羨慕歐洲人可以說很多種的語言，我們不必羨慕，只要環境許可就可以從周圍去學習一些自己跟不同的語言，不要羨慕別人，台灣其實是能培養多語言能力的，這是願景。

原住民的語言，族語教學只有教自己族群的人，永遠只是低於百分之二的人口，這樣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學會，所以要讓所有台灣的人都能學會一點點，最起碼你聽到能知道是哪一族的話，孫教授希望學校在進行族語教學的時候可以轉化小教室成為大社會的模樣，其實孩子非常的厲害，我們在台北光華國小的時候有一個排灣族的小孩子，他就是他自己語言的專家，教大家說排灣語，非常的棒。

每一個人可以營造自己小小的空間變成大社會來分享，像我們達悟族的語言就是要這樣去學，與人互動一定要人與人，自己族群的人一定要去學(族語)，我這次到國外的大學，一開始都是用族群的語言開始說，我都聽不懂，但是我到紐西蘭的時候大概有三分鐘，有一個孩子在前面講自己族群的語言，你可以從他們的聲韻當中看到活力，我是希望是說主流社會的包容性，不需要你喜歡，但是不要排斥，其實我們的語言是很好學的，謝謝各位。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院長）：

民族學院剛剛要開幕式的時候，我們請了一些原住民的藝術家來做，他們整天去找草阿、樹阿，然後就坐在這裡喝酒，校長晚上就在這裡走阿、看，問我說明天就要開幕式了，他們的作品在哪裡？我回答，請你先回去休息，他們的作品是跟太陽一起出來的，其實就是這樣，謝謝。

引言人三 黃東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假如說你要把語言學好，原住民的語言要活起來就是要讓他耳朵聽得見，你遇到每一族都說一點基本的招呼語，嘴巴要說的多。我們去年已經有發佈了書寫

系統，我們有發展了，我們已經開始展現眼看口出耳聽手寫的書寫符號，大家敬請期待，謝謝。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院長）：

我還沒有辦法從語言的角度來看母語，我的了解語言不是天生的，因為一個布農族的孩子在哪一個環境裡面就會吸收那個地方的養分，這個部分還有多一點要去討論的，不是生出來就有的，族語因為是母語，西方本來就是這樣的概念去弄，我們原住民已經很複雜了，我們的小孩子，你問他說母語會不會講？他很會講，他的族語就是他的母語，就有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當中。

談到族語的時候，站在最近的原住民的概念出來之後，開始在談族語，我算是蠻早在談，我們不要講族語這樣的概念。你是排灣族的話，你媽媽可能是客家人，可是在這個時候歸屬認證跟語音符號系統，母語是我們沒有辦法去問他，那是他出生，環境給他的，但是族語可以讓我們回去找到自己的過程，那是很痛的一件事，每一次找到自己的記憶或是歷史，你跟族群的人開始對話，那意義跟感動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談到這個部分的時候，族語、母語跟我們重新找部落的意義跟價值這部分是沒有辦法分開的，是小小的一個想法來分享一下，再這個地方的定義是不是還有空間可以來交換意見。

孫大川（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我們這場次是跟語言藝術音樂有關，大家都已經提到我們花東至少東部這個地方，跟以上這些方面的豐富性，這個區域作為大學怎麼樣在人的培養或是跟這三方面的優勢當中，我們大學應該怎麼樣配合這個東西？無論在課程或是彼此之間，方向之間彼此的協調，真的能把東部地區這樣的優勢跟特點不論是落實，並將真正的特色弄出來，如果還有時間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找出我們東台灣地區走錯方向的事實？

紀駿傑（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其實我也是同樣的問題，主要是針對小雪老師，不過可能都有相關。小雪老師從剛剛看到非常有活力，雖然有一點自我吹捧的嫌疑，從我旁觀者的角度看起來是真的非常努力，我的問題的確也是如大川老師在說的，從民間的資源，就是他如何擴展到整個東台灣的活力，這以目前的定位而言。

第二個我也要提醒，敝校也有一個民族藝術研究所，在座好像有幾個學生也是，我們如何可以結合這方面的力量，來做更有效、更好的，當然不只是大學，小雪老師也提到很多，東華如何結合進來一起來努力？謝謝。

引言人一 潘小雪（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 教授）：

在想教育方面，我們民族學院的民族藝術所，加上一個民族其實是多餘的，按照我的看法，每一個創作都是要去同一個地方，我是覺得這個所可以有創作組，還有理論組這樣才有意思。本來就是創作要在前面理論要再後面研究，一直要限制在族群的話會不夠自由，如果不夠自由就不用講藝術了。學院要搞藝術的話頂多就做到文化的教養還有品味，藝術創作者有時候會比較反學院的，他們大多是社會的激進份子，學生搞怪起來你就受不了，其實由民間來的話就有趣，很多大學裡面的藝術學院也有產生很好的藝術家在整個世界舞台上，學校裡頭可以有小而美的美術館，可以展覽可以發表這個學校就會活起來，創造還是最有趣的，可以表達你的存在。

我有一個剛才沒有講的就是達魯岸計畫，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前衛跟原始是我在找一個大家要去的地方或是要追求的是什麼。比如說達魯岸是工寮的意思，他們要有一個工作是要有種子、有工具、有希望，是我們台灣人希望的隱喻，我們藝術家也整天在想自己的工作室，也是像一個農人一樣他也要創造，他做一個形而上、可知的世界，他在想像他在耕種，這個工寮他是大地與世界，自然色彩的部分，我們藝術家也是視覺身體這樣的轉換，所以工作的人他們要有個工作室，每個人都希望有也不只是說漢人或原住民然後去策劃。

引言人二 林清財（國立台東大學音樂教育學系 教授）：

我在想七星潭也是，幾十年來面對他，我發現到那邊事實上是有一塊需要去思考的地方，到底我們大學要教什麼？假如我們的教育裡面，當然我們都不需要去學校都已經會了，我們還需要去學校嗎？我們教育的功能似乎衰退當中，我們希望很有錢，可是有了錢就會作怪，潘教授說藝術是沒有國界的，我們的音樂也是這樣，我們一直在思考，是不是全球化了，什麼都沒有了？我們希望我們的藝術教育是保有我們族群文化的特性。怎樣在矛盾裡面去找平衡點，特別是說雪山隧道要通道花蓮來的時候，我不曉得各位一定也跟我一樣，我從來沒有忘記我應該上網去表達我的看法，我到底該不該讓他還是屬於台灣最寂靜、多元文化現象生存的淨土，或是樂土，讓我們大家都可以在這邊生存，我們至少可以告訴他你可以怎麼作，還不如是可以好好在這裡活下去的，我們教育一直走入世俗化然而沒有保有理想，我們這塊淨土還是不是一塊淨土？我剛才聽有一點感觸做回應，謝謝。

【專題研討四：東台灣文學與歷史】

宜蘭文史工作的深化與活化

林正芳

蘭陽科技大學 講師

一、宜蘭文史環境的形成

- (一) 環境背景
- (二) 政治影響
- (三) 社會覺醒

二、宜蘭文史工作的展開

- (一) 地方文史研究
- (二) 推廣鄉土教育
- (三) 社區總體營運

三、宜蘭文史工作的價值

- (一) 營造宜蘭人的光榮感
- (二) 培養有歷史感的公民
- (三) 建立終身學習的社會
- (四) 創造優質的生活空間
- (五) 以文化振興帶動區域振興

四、宜蘭文史工作的困境

- (一) 政治的不確定性
- (二) 文史工作者的困境

五、結語

參考書目

王惠民、陳育貞、施麗娜編，《走訪宜蘭：博物館家族》，宜蘭縣政府，民國 88 年 12 月。

吳楊欽，《揭開龜山島的神秘面紗》，作者自印，民國 84 年 3 月。

- 呂理政編，《蘭陽博物-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籌備處通訊》，各期，宜蘭縣政府。
- 林志勤主編，《宜蘭文獻雜誌》，各期，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 展顏文化事業工房，《在地的花朵-台灣在地文史工作研討會會議報告暨會議實錄》，台灣省政府文化處，1999年3月。
- 張捷隆主持，《宜蘭縣文化藝術長期發展計畫》，宜蘭縣政府，民國87年6月。
- 張捷隆主編，《宜蘭社區大學》，宜蘭縣政府，民國90年7月。
- 陳其南，林德福召集，《1997全國社區總體營造博覽會紀事》，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12月。
- 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左羊出版社，民國78年6月。
- 陳進傳主持，《宜蘭設置紀念館文物史料蒐集暨調查研究》，宜蘭縣政府，民國86年6月。
- 陳廣堯，《文化·宜蘭·游錫堃》，遠流出版公司，1998年7月。
- 黃玉冠，《鄉土教材發展與實施之分析研究-以宜蘭縣為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3年6月。
- 梁鴻彬，《政治變遷的地方模式-民進黨在宜蘭執政的個案研究》，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7月。
- 葉勝隆主編，《史聯雜誌》，第32期，台灣史蹟研究中心，民國87年6月。
- 蘇昭英、蔡季勳主編，《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行政院文建會，民國88年5月。
- 臺灣藝術文化基金會，《地方文史社團》，行政院文建會，民國84年。

（本稿之完成，感謝文化局推廣課、宜蘭縣史館、台灣戲劇館、蘭陽博物館籌備處、社區大學、仰山文教基金會及林正芳先生提供資料。）

東台灣歷史發展專題引言綱要

陳鴻圖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 教授

一、戰後歷史學的東台灣研究

1. 1945-1977，區域開發、清代東台灣、抗日史料。
2. 1978-1989，開發史及族群史、移民村。
3. 1990-2000，文化論述、環境史、日治時期的林野政策、理「蕃」政策、移民村。

二、近五年歷史學的東台灣研究

1. 工具書：《花蓮縣圖書文獻目錄彙編》、《台東縣藝文資源調查報告》、《戰後東台灣研究回顧與展望》、《台灣蘭嶼研究書目（增補）》。
2. 地方志：《台東縣史》、《續修花蓮縣志》、《池上鄉志》、《壽豐鄉志》、《吉安鄉志》、《關山鎮志》、《成功鎮志》、《延平鄉志》、《富里鄉志》、《壽豐鄉土史》。
3. 歷史相關計畫：《鳳林校長夢工廠》、《花蓮地區日本官營移民村生活飲食文化資源採集計畫》、《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壠部落志編纂計畫》、《走讀台灣鄉鎮計畫：玉里、瑞穗》。
4. 其他政府出版品：休閒觀光走向的導覽手冊。
5. 學術論文：原住民史（含抗日史）、日治時期國家機器對地方的控制、移民村、漁業移民、日資在東台灣、族群關係。
6. 值得注意的課題：西方宗教在東台灣、慈惠堂、慈濟與東台灣、河川變遷、交通、中橫與農場。

三、機構與東台灣歷史研究

1. 花蓮教育大學相關系所：鄉土文化研究所、民間文化研究所、多元文化研究所。
2. 東華大學相關系所：原住民學院、中文系、歷史系（設立研究所提供歷史學進修管道）。
3. 慈濟大學人類學系。
4. 台東大學相關系所：南島文化、區域政策與發展、社教系。

5. 文化局：獎勵東台灣研究獎學金及出版辦法、鼓勵好課題的研究、人才培訓計畫。
6. 更生日報：資料庫建立及開放。
7. 地方文史團體：獎勵東台灣研究獎學金及出版辦法、鼓勵好課題的研究、人才培訓計畫。

東台灣文學概觀——以花東線上的原住民作家為例

董恕明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教授

一、 何謂東台灣文學？

- (一) 作家身份(原住民作家和漢人作家)
- (二) 書寫題材
- ※語言

二、 東台灣文學的現況如何？

- (一) 文學創作／民間文學發展狀況(重要的作家及作品)
- (二) 作品特色及成就

三、 東台灣文學的未來展望

- (一) 知名與無名的書寫者
- (二) 出版管道
- (三) 讀者參與

四、 參考書目

(一)作品

1. 巴蘇雅·博伊哲努《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台北：臺原。1999年。
2. 文化的追述》。台北：里仁。2000年。
3. 吳錦發編《悲情的山林》。台中：晨星。1987年初版。
4. 里慕伊·阿紀《山野笛聲——泰雅人的山居故事與城市隨筆》。台中：晨星，2001年。
5. 亞榮隆·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台北：耶魯國際文化事業。1998年。
6. 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板橋：思想生活屋。2002年。
7. 拓拔斯·塔馬匹瑪《蘭嶼行醫紀》。台中：晨星。1998年。
8. 夏本·奇伯愛雅《釣到雨鞋的雅美人》。台中：晨星。1992年。
9. 夏本·奇伯愛雅《雅美族的社會與風俗》。台北：臺原。1994年。
10. 夏本·奇伯愛雅《雅美族的古謠與文化》。台北：常民文化。1996年。
11. 夏本·奇伯愛雅《雅美族神話故事》。省教育廳。1996年。
12. 夏本·奇伯愛雅《Akokay tatala, 獨木舟》。台北：常民文化。1999年。
13. 夏本·奇伯愛雅《Misinmo pa libangbang, 飛魚》。台北：常民文化。1999年。

年

14. 夏本·奇伯愛雅《三條飛魚》。台北：遠流。2004年。
15. 夏本·奇伯愛雅《蘭嶼素人書》。台北：遠流。2004年。
16. 夏曼·藍波安《八代灣的神話》。台中：晨星。1992年9月。
17. 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5月。
18. 夏曼·藍波安《黑色的翅膀》。台中：晨星。1999年。
19. 夏曼·藍波安《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年。
20. 莫那能《美麗的稻穗》。台中：晨星。1985年初版三刷。
21. 孫大川。《酒酒久一次》。台北：張老師文化。1991年。
22. 孫大川。《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台北：聯經。2000年。
23. 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共分：詩歌卷、散文上下卷、小說上下卷、評論上下卷）。台北：印刻，2003年。
24. 黃貴潮《遲我十年——Lifok 生活日記 1951—1972 第一集》。台北：山海叢書。2000年4月初版。
25. 霍斯魯曼·伐伐《玉山的生命精靈——布農族口傳神話故事》。台中：晨星。1997年。
26. 霍斯魯曼·伐伐《那年我們祭拜祖靈》。台中：晨星。1997年。
27. 霍斯魯曼·伐伐《黥面》。台中：晨星。2002年。
28. 後山文化工作群《文學台東——後山文化工作協會十年紀念專刊》。台東：後山文化工作協會。2003年8月。

(二) 論文及其他參考資料

1. 李珮琪《海洋作為認同的場域——從廖鴻基及夏曼·藍波安作品探究其認同與實踐》。花蓮：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2. 王應堂、李佩琪〈記憶、身體與書寫——論夏曼·藍波安作品中的海洋認同歷程〉，《山海的文學世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研討會》。花蓮：中華民國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等主辦。2005年9月2—4日。
3. 林于弘〈母語詩的發聲與堅持〉，《台灣新詩分類學》。台北：鷹漢。2004年。
4. 林于弘〈《年度詩選》中的原住民書寫現象〉，《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第16卷第2期(2003年9月)。
5. 林韻梅〈後山文學創作元素及特有性〉，《文學台東——後山文化工作協會十年紀念專刊》。台東：後山文化工作協會。2003年8月。
6. 洪銘水。〈台灣原住民作家的山海情〉，《台灣自然生態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2002年。
7. 吳晟〈超越哀歌〉(序)，《伊能再踏查》。台中：晨星。1999年。
8. 陳敬介。〈冷海中燃燒的生命——試讀《冷海情深》〉，《山海文化雙月刊》。第20期。1999年10月出版。
9. 陳昭瑛〈文學的原住民與原住民的文學——從「異己」到「主體」〉，《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台北：正中書局。1998年初版。
10. 陳建忠〈書寫的力量——從瓦歷斯·諾幹兩本近作談起〉，四方書評。四方書網。
11. 陳建忠〈部落文化重建與文學生產——以夏曼·藍波安為例談原住民文學發展〉，《靜宜人文學報》。18期，2003年。
12. 張瑞芬。〈筆與槳的方向——夏日讀夏曼·藍波安《海浪的記憶》〉，《未竟的

- 探訪——瞭望文學新版圖》。台北：麥田。2002年。
13. 黃筱威整理〈只有海浪最愛我：孫大川對談夏曼·藍波安〉。台北：INK 文學誌。2005年3月。
 14. 黃心雅〈原鄉／土地／身體／記憶——當代原住民女性之遊徙詩學與認同政治——以安莎杜娃與阿女烏為例〉，《性別、流動與主體建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文化局，2004年12月。
 15. 傅大為〈百朗森林裡的文字獵人〉，《身分認同與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論文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初版。
 16. 楊翠〈認同與記憶——以阿女烏的創作試探原住民女性書寫〉，《21世紀台灣原住民文學》，台北：財團法人原住民文教基金會。1999年。
 17. 董恕明《邊緣主體的重建——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研究》。台中：東海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
 18. 董恕明〈詩意的天地，生命的海洋——試論夏曼·藍波安作品中的人與自然〉，「自然書寫研討會」。靜宜：台文所主辦。2005年6月。
 19. 董恕明〈番刀的爽利，山林的溫柔——試論瓦歷斯·諾幹的「戰鬥」書寫〉，《文采風流——2005 台中學研討會論文集》。中興大學中文系主編，台中市文化局出版。2005年12月。
 20. 董恕明〈烈日的爽朗，夕陽的幽微——一種對台灣戰後原住民族漢語文學中殖民記憶的再現與新文化想像的描繪〉。邱貴芬·柳書琴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國家台灣文學館出版，2006年4月。
 21. 魏貽君〈尋找認同的戰鬥位置——以瓦歷斯·諾幹的故事為例〉，《21世紀台灣原住民文學》，台北：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1999年12月。
 22. 國家台灣文學圖書館《用筆來唱歌》。原住民文學跨世代座談。2005年4月30日—5月1日。
 23. 《山海的文學世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研討會》。花蓮：中華民國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等主辦。2005年9月2—4日。
 24. 魚住悅子著，王惠真譯〈在夏曼·藍波安文學中的山與海〉，《山海的文學世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研討會》。花蓮：中華民國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等主辦。2005年9月2—4日。

【會議實錄】

主持人 孫大川（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在過去談到東台灣大概大家都把他當作不只是地理，也是歷史的邊陲再邊陲，事實上，我們從台灣十七世紀以來或者之前的歷史好像並不完全是這樣。另外一方面其實東台灣這裡的文學一直都沒有缺席過，有幾位重要，包括楊牧在這裡長大，在這裡寫作，也包括像陳黎，最近這幾年原住民文學興起以後，大部分的原住民作家大部分都是花東地區的，所以那個有很多值得我們驕傲的地方。

我一直常常把整個東台灣很喜歡用一個術語，我說這個地方是一個山海文化圈，這裡是山海碰在一起的地方。西部有的只有溪，海的部分大部分只會抓魚，其他都不會，我們這邊是有非常優美的東西，我在想我們可以蠻期待的。

怎麼樣把原住民或者是在整個東台灣其他的族群一起把那個歷史跟文學的主導地位稍微拉回來？大概是今天我們重要的工作，而且希望透過這種反省我們也在思考我們各個大學在整個東部從宜蘭、花蓮一直到台東，我們將來怎麼樣配合？比如說我們東台灣文學跟歷史的特質，在課程上面也好或者是將來在研究上面也好，能夠把這個特質發揮到最高點，也讓我們的教育部知道我們要往這方面走，也多一點支持，不是要把我們都跟西部一樣，跟任何北部一樣，有一些地方可以一樣，有些地方應該要不一樣，這個大概是我們一個今天研討會的一個重要的目標。

引言人一 林正芳（蘭陽科技大學 講師）：

宜蘭在這個台灣島上，地位是非常尷尬的，有時候被歸類到北部去，有時候被歸類到東部。可是我看到，大家討論的時候其實常常忽略掉宜蘭，當然有時候不是我們自己把他忽略掉，而是說他那個自然的地理形勢本身來講就跟花東地區有一個滿大的一個自然的區隔在。

前天，在我們文化局開了一個我們縣內的原住民的會議的時候，討論到我們

跟原民會提的兩個案子，一個要做噶瑪蘭的音樂舞蹈調查跟泰雅族的音樂舞蹈調查，結果只通過了一個，就只讓我們做泰雅族的，為什麼呢？因為噶瑪蘭的音樂舞蹈調查被花蓮拿去了，宜蘭的古名叫做噶瑪蘭，結果這個案子被花蓮拿去了。事實上，我個人認為因為宜蘭現在音樂舞蹈可以調查到噶瑪蘭的傳統語言文化舞蹈，在宜蘭本土其實要著手是比較不容易一點，就是給花東其實是合理的。我安慰我們文化局的同仁說，我們應該在宜蘭做關於噶瑪蘭別的東西，在這方面花蓮他有地利之便、有族群的方便，我們應該樂觀其成比較好。所以這是第一個尷尬。第二個尷尬，就是說，自然形勢上的一個問題。剛剛第三個就是林清財教授提到，就是關於淨土，我們要不要維持的問題。

各位從今天開始就可以注意觀察，北宜高速公路通車，那麼一樣在台灣被認為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區域，他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變化？這個是值得大家來觀察。各位三年後再決定高速公路要不要延伸到花東，因為你們會看到宜蘭變化的狀態是如何。不過我個人就歷史的角度來看，整個宜蘭的歷史，在1797年左右，吳沙帶領一批漢人進來，對宜蘭，就是我們有歷史紀錄裡面，算是第一次比較大的衝擊。今年的北宜高的通車，算是第二次比較嚴重的衝擊。

這樣的一個衝擊，我們平心而論，讓宜蘭的位置又更往北偏移了，離東部又更遠的一點。不過有一個好處就是，因為他實在是工程拖延了太久太久，從說要做，民國78年到今年已經民國95年了，他施工期是15年，但是從決定要做到現在已經將近20年了。在這個20年之間，宜蘭各層面都有很深入的討論過，不一定有答案，但是是大家都有討論過，也都做了因應的方案。比如說我們做了一些總體開發的管制，都市計畫等等這些東西。那這些東西多多少少有一些因應的措施，但這個因應的措施能不能落實，那是另外一回事，因為有時候並不只是一個縣政府的層級可以做得到的。

過去宜蘭為什麼會有一個特別的文化，跟他特別的環境有關係。在政治上，從今年的縣市長選舉，我還真是深深的感覺到，宜蘭人都腦後長反骨，老是要當永遠的反對黨一樣。那個過去在國民黨執政的時代，就一定要選民進黨不可，現

在民進黨執政，非要選國民黨不可。老是在當反對黨，所以在建設上，當然會受到一些影響。這個地方的執政者，在施政上必須要跟當時主流的東西有不同的邏輯，順著他的邏輯走會走不出他的窠臼出來，所以為什麼會在過去1980年代到1990年代，慢慢形成所謂宜蘭文化立縣這樣的一個政策。那這個是因為我們除了做文化之外，好像也沒有別的事情好做了。你說要發展工商，要拿什麼來發展？交通不方便，工商基本上是發展不出來。

第二個就是文化基本上是比較省錢的，我們發展文化政策的一個邏輯，就是說有時候你搞一個東西3000萬、5000萬好像覺得這個在文化工作上是很貴的，但是你拿來跟硬體工程來比的時候，他其實是算起來是省錢的。在社會覺醒方面來講，大概1980年代90年代剛好所謂鄉土意識慢慢起來了，所以大家對這些東西也就比較支持。

在空間環境上來講，比較起來，宜蘭的人不管是什麼民族，人跟人之間關係的網路比別的縣市要緊密的多，我們有一個笑話講說，你認識一個宜蘭人，大概就認識一半的宜蘭人了，因為這樣一扯起來，這個是誰的誰，這個人又是誰的誰，所以人際的網路，是比其他縣市要緊密。在宜蘭的平原地區，從一個點到另外一個點，開車大概都不會超過半個小時，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所以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加上這個鄉土意識的抬頭等等這些東西，陸陸續續有很多的文史工作者來投入。

我覺得來這裡是會感受到一個不同的看事情的邏輯，比如說剛剛孫老師提到說大學怎麼辦？在我們宜蘭根本沒有辦法依賴大學的，連宜蘭大學都不會作地方文化工作的，台東、花蓮都有關於這個本地文化系、所，在宜蘭，都必須要靠某些議題來找一些支持我們的大學教授或專家學者支援，那這些人通常都是外地來的，事實上本地的學校，當然有個別的老師對這些議案有參與有關心，但是政策上的參與跟協助其實是不多的。所以在宜蘭的工作上來講，基本上是個別的工作者、文化基金會、工作室等等這些團體，自覺式的、議題式的興起。宜蘭提出來的議題、作的事情比較封閉，因為格局比較小，當然有時候擦槍走火搞出很大的

議題。比如說把六輕趕走了，這些人原來作的時候只是希望這塊土地不要被污染，沒有想到把一個一年好幾億稅收的工廠給趕走了。後來在選舉上倒是變成一個議題，就是發展工商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因為形勢上的一個封閉，導致於工商不發達，反觀台灣西部很多這個縣市，工商發達的縣市導致於環境變的不好、治安變差，到了1980年代90年代，宜蘭這樣子反而變得是一個很有遠見的事情。就是說我們變得好山好水，說實在是很冤枉的，是因為無心插柳的結果。但是，我們必須要尋找一個可以發展的一個契機跟議題，我們所依賴的東西、所擁有的資源，就是這些東西，必須把這些東西成為我們的訴求。

我們從事後的發展來看，因為文化的發展，他跟現在流行的社區總體營造扣合在一起，所以變成一個可長可久的一個運動。我們本來就希望從文化的定位出發，讓大家有一個歷史感在裡面，促使任何一個小的區域，都建立起對自己的信心，跟自己對自己方向的掌握，雖然大時代不一定能掌握，但是對自己社區的事務，大家能夠透過討論的方式來進行。如果要討論如何形成社區的信心，當然就是追溯這個社區或者這個聚落的歷史發展，那麼我們是不是要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往前發展或者發展出另外一個方向出來，所以用文化來振興區域是最近二十年來，宜蘭文化發展上一個最重要的策略。

事實上在台灣是存在很大的政治不確定因素，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能夠繼續發展下去？可以依賴的這工作者，比如說像我來講，我大概民國八十一年時候，從台北回來宜蘭工作，回去以後，大概也沒有什麼好打算，我覺得在宜蘭做文化工作大概就是這一類的。反正他也沒別的地方好去，要換工作也沒別的工作好換。反正他不做文化的工作也沒別的事好做了，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因為根底深厚的關係，我覺得這樣型態的工作，在面對政治上不確定的因素的時候，反而讓不確定因素、變數會比較少一點點。該做的還是每天都會做，我們會努力的去說服每一個不同黨派，或不同意見的執政者，這個是宜蘭文史工作的一個狀態，簡單的報告到這裡，謝謝大家。

引言人二 陳鴻圖（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 教授）：

以歷史學來講，其實在花蓮台東的歷史研究，比較早說有文獻記錄的話，我們暫時把原住民的文化先屏除掉，就以漢人的觀點來講，其實胡鐵花，胡傳，在台東、花蓮留下比較早一批的史料，我想這個史料是蠻早一個觀察。事實上到日治時代的時候，其實有好多對日本政策有蠻大的一些影響者，就來東部做了蠻多的調查跟建言，包含各位熟知的人類學家所留下的原住民的史料，一些殖民理論者，也留下蠻大的一些史料。反而戰後東台灣真的是符合邊陲再邊陲，所以事實上在戰後，在東台灣這邊，在歷史學關注，一開始眼神很少，大部分都強調比如說漢人在這裡開墾治績，或者說胡傳的一個功績，或是會提到日本時代發生哪些抗日事件。大概到一九八〇年代的時候，逐漸有人說事實上這裡早期有住著不少日本人，移民村這樣的一個東西，所以那時候研究移民村的人變多了，另外就是會去關心到這邊事實上有很複雜跟有趣的族群關係，所以族群史有人在做。大概在一九九〇到兩千年之間，注意到東台灣反而是注意到這邊的好山好水，所以開始有人注意到所謂環境史的東西，包含山林政策，包含我自己在做一些河川的研究，這是早期。

近五年比較特別的，就是在花蓮縣文化局跟台東縣文化局，還有包含東台灣研究會還有一些地方文史團體，甚至於幾個大學都扮演著滿多關鍵的角色。

這幾年從出版品來回顧，其實工具書出的比以往還要多，但這幾年出的工具書比較多的是蘭嶼的工具書，因為大家要跟文建會提報世界文化遺產，所以蘭嶼接續出了兩到三本的研究工具書。另外花蓮縣這方面其實做的比較弱一點，大概就只有委託吳天泰老師做一個圖書調查這樣子的一個工具書。

這五年來講，大概是東台灣地方誌出最多的幾年，包含台東縣史有十六篇、續修花蓮縣誌，陸陸續續現在已經第六本了，由康培德老師來寫的。由康培德老師主撰續修花蓮縣誌，一個很大膽的突破，他把整個花蓮縣分成縱谷平原跟海岸，然後打破原來用鄉這樣的行政區的寫法。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受質疑的，雖然他想要自圓其說。其實這幾年的方式裡面，像孫老師有負責的延平鄉誌，那

個是很特別，就是原住民鄉。在以台灣的方式來講，烏來大概是比較早所謂原住民的鄉鎮，第一部修的方誌，之後原住民的行政區反而就幾乎沒有再被提到，所以延平出的算早。現在原民院在做秀林鄉，那個與漢人所居住的方式，漢人行政區的方式應該跟原住民行政區的方式有很大的區隔，撰寫的觀點，或者是切入點應該會不太一樣。地方誌我這裡提出來就是各位可以當做我們要認識東台灣蠻好一個材料。

這幾年在計畫當中跟歷史相關的有幾個，東華歷史系就承接一個東華校長夢工廠的計畫，做了三十七位的鳳林退休的校長的口述訪談記錄，但是比較遺憾的是這個做完了以後，文化局說沒有錢出版，所以就擱在那裡，這種是最浪費的東西。文化局喜歡出版的是比如說移民村，研究移民村的作品非常的多，以文化局委託的作的移民村的報告其實都是在炒冷飯，事實上意義不太大，也沒辦法突破。比如說關於日本移民村生活飲食文化資源採集計畫，像這種東西因為你沒有辦法再現一百年前或者是七、八十年前那個樣子，怎麼可能用現在居住在移民村的人的口述來當做可能七十年前那個樣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本叫做豐田村落史，講到豐田村的時候，竟然訪問了很多精忠商專的學生，我不曉得他們跟移民村到底有什麼關係，所以像這種東西要阻止文化局做好像也很難。

我這裡第三個部分提到走讀台灣鄉鎮的計畫，那個是國家圖書館花了大筆錢在做的，一個鄉鎮四十萬，這絕對是一個浪費資源的東西，其實承辦者就是把各鄉村的網頁擷取下來重新排版一下，然後把它賦予第二語文，比如說英文掛上去，這樣就四十萬。所以即使在國家裡面，還是很多的單位在做重覆、浪費資源的工作，這是很離譜的事情。

政府出版品除了我剛剛提到這些之外，其實花蓮縣文化局台東縣文化局或者是縣政府，做最多的反而是觀光休閒走向的導覽手冊，當然我們可以體諒那是因應所謂的要帶動觀光所做出來的，但事實上這裡有一個國家公園，兩個風景管理處，這種工作不應該是由文化局來做，甚至於有所謂城鄉發展局或者觀光局，我想文化局要做的還是要扣緊一些跟文化有關的，當然休閒也是一種文化，但是應

該做更多事。

這幾年，學術論文來講，東台灣是真的是大鳴大放的時代，就我對區域史的一個調查，或者統計來講，就近五年，區域史研究大概數量最多是在花東兩個地區的區域史研究，當然我們可以知道說這裡事實上從早上第一場夏老師到現在大家都知道這裡包括黃東秋老師提到這裡其實擁有豐富多元的東西，所以在歷史上也被看到他一個價值，

接下來我要談的就是，將來各位如果在東台灣對歷史課題有興趣，有幾個課題可以做，第一個是西方宗教在東台灣的課題，比如說天主教白冷教會、慈濟跟東台灣的問題、慈惠堂，除了我剛剛提到白冷教會之外，像門諾、東基。另外，以環境史來講，像河川變遷，他的人跟地的關係裡面，其實比西部更有趣的，他牽扯到原住民對土地的觀念是什麼，一直到後來國家機器介入以後對於河川又有什麼樣的一個不同的想法，所以這個是可以值得去做的。然後東台灣跟交通的關係，我想這裡不如把宜蘭先納進來，就是北宜，剛剛林老師也提到，那個通體真的是大，像洄瀾，一剛開始在反蘇花高的時候就有一個建議就是說要等北宜通車以後，在來評估要不要建蘇花高，我想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當然就是提到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有南橫有中橫，事實上上面有很多退輔會的農場，退輔會在時代來講應該是告一段落，可以做一個歷史的研究，我都蠻鼓勵這些可以做。

最後有一個什麼機構跟東台灣歷史研究，其實早上夏老師有提到那個更生日報是一個很特別，這裡其實有提到更生日報，在台灣地方報唯一還生存的而且量還滿大的，其實他裡面很多資料庫，我想學校就可以跟更生日報合作，跟教育部或者文建會要錢，來做資料庫的建立。

最後一個我要提到就是，文化局到底可以幫我們做什麼，事實上文化局在兩年前我問過很多專家意見能做什麼，我也寫些意見給他，好像沒有一件被採納，做出來的都還是一樣那種模式，其實我平良心講，研究東台灣有很多很好的作品，事實上文化局只要花很少的錢，把這些作品出版，你不要花五十萬去托一個案子到外面去做，比如說我們學校原民院或者是相關的系所的話，花師也一樣，

台東大學也一樣，這些好作品請人家審查一下，然後給他一些建議，出版一本專書，成本大概不用十萬，這個專書的影響力大過委託一堆計畫做出去，當結案報告堆在倉庫還好的多。第二個我蠻鼓勵文化局設獎學金，地方研究的獎學金，但是花蓮文化局跟台東文化局都還沒有設，我想這方面是因為跟教育部有關，可以也當作一個建言，最好文建會也可以看得到，我想我今天報告到這裡，謝謝。

引言人三 董恕明（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教授）：

我這個題目，就是談東台灣文學的概觀，我在這裡舉了原住民作家為例，特別討論原住民作家的原因，是因為至少在現況裡面看出來，東台灣原住民線上的原住民作家，幾乎撐起了東台灣，就是原住民文學裡面最重要的一片天，他不管是在創作這件事情上，或者只是在民間文學的研究上，或者紀錄上、蒐集、採集，這些領域都有人去碰，所以我就舉這些作家做例子來談一談東台灣文學有哪些可能。

我五月底才開了一個研討會，我提的論文就是東台灣原住民作家漢語書寫初探，在這裡大概看了一下，叫的出來，已經有出版品的作家，至少就有十五位，所以他們這些作家具體有原住民的身分，他們去書寫的題材，書寫的面向可能各式各樣。

除了作家身分以外，再來就是書寫的題材，就是說他其實不具有台東或是花東出生的背景，有很多人在用花東這條線寫作，在風景名勝區，就有一些作家在寫東海岸，或寫某個什麼宜蘭，就是只要美的地方，就請作家們去寫，其實這個東西並不是現在才有，過去就有，我們會發現有些觀光的名勝地區是這些文人炒作出來的，所以文化可以附庸風雅，有時候可以騰上某種氣氛，我剛說不花錢也真的是不花錢，你只要有人去寫，就是個很自我的人站出來，然後表現出他的藝術風格，那個地方即使你看起來是個垃圾場，可是因為是藝術家去做，你就覺得那個垃圾場長的不太一樣，這個是藝術都有可能，文學也是在藝術領域當中，讓文字變得有可能，當然坐在歷史學者的旁邊，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好荒謬，就是一

個那麼大的歷史，講一個那麼真實的東西，結果一個人說我說是就是，會覺得這個到底意味著什麼？

東台灣文學的現況到底是怎麼樣？就是這些作家到底在寫什麼東西了？我要談到的第一個就是，書寫是一種文化勞動，所以他那個狀態就是告訴我們，番刀要稍息，紙筆要齊步走。這些人的寫作有一部分其實他根本沒有學院的背景，他就是去寫而已，這樣的書寫的狀態，也許在很多我們現在在研究台灣文學的人，都會很關心的，就是他有寫，留下記錄，這些東西就有可能。原住民文學或者原住民作家這一群，有點像我們要用一種保護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的心情去看待他們，就是你只要有這樣的身分，麻煩請你們提起筆來寫，後面的研究者，他就有可能，他就有機會說話，像我現在在做的事。

所以只要你們留意到最少數的，只要有名字出來看起來跟我們一般人名不一樣，又證明他不是外國人的名子，就有可能是我們原住民作家，你稍稍留意一下，只要是跟字有關係的，再來你會看到這個作家群裡面，寫出來的那個世界，這個書寫其實是搭在普遍跟差異兩者間的，好像沒有什麼族群的區別，也確實是這個樣子，有一個部分，他有一個非常自我的東西，他想要跟這個世界對話，所以原住民作家他即使寫出來的是一個非常原住民的世界，他反應這個世界的災難或者反應這個世界的喜樂，途徑儘管不同，可是他所想要傳達的訊息或者那種用心，其實是你可以了解、我可以了解、他也可以了解，他有可能可以感覺到說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是可能的東西，那種東西我說來就叫做山歌海舞、歌者的靈魂，就是你的山要會唱歌，你的海要會跳舞。一定要有人去把他寫出來，然後你也要覺德說那個東西是有可能的。

我舉一個例子，這是林志興先生的作品，他的那個詩叫做瀕滅的傳統，他說爸爸操一口流利的東京腔，媽媽最愛和服的姑娘，可他們說我像是個北平郎，於是驕傲常掛在我臉龐。你在這裡也許就可以感受到，我們在說什麼多元族群融合，或者衝突的時候，他可能在指涉的是什麼，我剛說那種特色或那種成就，說他是一邊很特殊的一邊是很普遍的，然後他之後要怎麼跟我們對話，我後面說

了，這個問題好像不應該我們來談，因為我們做文學研究的人，不會期望說我今天讀了一個作品，馬上立地成佛，或者變得立地成魔，那有什麼展望這件事，本來我們都以為，我們的政治人物或者我們這些政府單位可以幫我們做一些什麼，可是事實上越是這樣的東西，就是越要維持自己一定要做什麼事的這種東西，通常都要自己做，就是得自立自強，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文學要有會保留下來的可能，首先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我們一定得留意到一些人，你已經看的出來有哪些原住民作家不斷不斷的被提醒。譬如說夏曼藍波安大概是這兩年研究原住民文學的紅人，可是前兩年他應該蠻安靜的，沒有人關心他，比較紅的可能是瓦歷司諾幹，像這種集中研究的情況，如果都在這幾年你已經發現很明顯的話，其實不是一個好的方式，因為他已經是一個很少的少數了，如果還集中在幾個人身上，這些人的光環當然是有意義的，可是那些還沒有被光照到的人，你們如果趕快找到的話，你們的研究成果馬上就會變的很重要。

你們得留意，那些人不管是有名的或是無名的書寫者，或者你準備要去做一個書寫者的，只要有原住民身份的各位同學們，或者各位老師們，就提起筆來寫，然後留意一些出版的管道，除了一些出版的出版商以外，你可以注意譬如說早期像晨星、台原，之後像印刻、聯合文學，他們都留意到了一些人，也都出版了一些書，作品，或者說現在開始有各式各樣的選本出來了，就說這些原住民作家有可能，不是有可能，而是已經在這個當代的文壇找了一點點青睞的眼光，留意到他們。

寫出來很重要，寫出來之後大家才有機會去跟非原住民的作家一起評比，到時候就是我們大家看到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一定是一個好的作品，而不是因為他是原住民作家，所以他被留下來。在這裡也許就可以回答剛剛潘老師提醒我們的一個問題，一個作者當然是非常自我，可是你會發現一個非常自我的作品寫到極好的時候，他有可能就是這個世界最好的範本。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黃貴潮先生，這個很可愛老先生他的日記裡面一個小小的擷本，他說：

有一天他在他的學校南邊田野裡聽到青蛙連夜不停的呱呱呱呱的歌唱，使我不經憶起故鄉，所以我提起筆心目中有關青蛙的想法。他怎麼說，他說，青蛙阿，誰教你們歌唱，你們歌唱為什麼那麼好聽，青蛙阿，為什麼不招待人參加你們的音樂會，青蛙阿，你們唱歌時好像不分男女老幼是嗎，阿，青蛙們，你們世界實在愉快，你們世界實在愉快，你們世界時在和平，你們世界實在很廣，我告訴你們設法組織樂隊到處旅行各地演唱吧，青蛙阿，你們是否知道天主的存在，你們是否為了讚每天主而歌唱，你們是為了讚每天主而歌唱的嗎？你們有沒有靈魂，青蛙阿，非常對不起，我有話告訴你們，我吃過好幾次你們同類的肉，真是好香，青蛙阿，我想吃你們的香肉忍耐不下了，我求求你們別再繼續唱下去啦吧，不然，你們的歌聲會擾我清夢，使我變糊塗，越來越想吃掉你們。

我舉這個例子，是回到剛剛我說的解構這件事情，也許不用花太多的本錢，最大的資本就是你自己，每一個人都可能可以是一個未完成的成體，只要你有原住民的身份，我就希望你能夠提起筆來寫，你的作品只要有讀者參與，他就有被討論的空間，被留下來的可能，有跟這個世界對話的機會，謝謝。

主持人 孫大川（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我過去要讓這個原住民的文學有曝光機會，為了找一些管道，各種手段都有，認識很多他們這些大的出版界的人，還有副刊的主編，常常陪他們喝酒，最後用道德壓力讓他們用我們的東西。不過最近這幾年，因為網路文學在發展，我們也看到這種從個人然後去做多點延續的發表，機會就更大。

其實東台灣這邊，特別在原住民作家這個部分，的確是目前我們原住民文學裡邊最重要的一線，包括撒可努、瓦歷斯諾幹，一直下來，當然包括孫大川，都在這一線上面，樂舞也是，我們的阿妹、胡德夫。

與會者一：

在文學這樣的一個領域裡面，我看到東部的發展，因為我是宜蘭人，所以，在宜蘭這個地方的話，宜蘭的早期社會在接觸外來的工商業影響以後，其實在黃春明老師的作品裡面就有了，在接著不斷的社會演變或者演化之後，黃老師會看、會觸碰到一些社會議題。

其實高速公路對宜蘭的開通而言是一個大轉變，所以我在想，如果我遇到黃春明老師的話，我應該會請教他說，老師你除了溺死一隻老貓外，是不是可以寫一篇關於高速公路對宜蘭開通的影響，可能到時候溺死的不只是一隻老貓，可能會更多。

另外一個是在原住民文學的部分方面，除了台灣，大陸有關於少數民族方面的一個文學，我把這兩邊拿來做一個比較。我之前有接觸到一篇，在討論大陸的原住民少數民族的作家，他們一些現代文學的作品，在整個論文當中，那個作家他論述的過程，發現大陸很多的少數作家除了描寫自己的山或河，他還會引用一些比較特別的像所謂的後設，或者意識流這樣子的創作的手法。我不知道如果在台灣原住民文學這一塊，在這個方面，如果用這樣子的一個手法來呈現原住民他們心中的山，或心中的海，那這樣子是不是也是令我們有一種新的視野？

原住民文學的作品可能因為社會發展的不同，所以，如果真的要跟漢人拿來做比較的話，單單就從我個人對於文學技巧，文學表現這個方面來看的話，可能就是屬於比較樸實一類的，我想請問一下孫老師或者童院長，對於原住民文學接下來的一個發展，你們有什麼樣的看法？謝謝。

與會者二：

陳老師，請問你，如果就歷史學家的一個角色，你如何去看待原住民神話？就你一個歷史學者，或者所謂的史學方法，你怎麼去看待台灣歷史，台灣原住民神話在台灣歷史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地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您覺得歷史跟文學的結合，在原住民來講，有沒有結合的可能？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我是原住民，像我這個年紀的，有很多的故事，個人生命經驗部分就有太多太多的故事，那這個像這樣的故事的陳述可不可以有別人幫我們整理？怎麼樣的方式可以幫助我們這些想要說話，想要讓人跟我們對話，有沒有什麼最方便的方法？

我覺得我很受鼓勵就是，剛剛談到那個，我們用什麼去寫下來，無論是透過哪一個部分，報紙、書或者出版，寫下來很可能就很多人會被鼓勵也好，或者是被帶動那種運動，那種思想的運動或者是找回我們自己的部落閱讀，閱讀我們的部落，像這樣的概念。我只是想到說這些要變成一種運動的方式來帶動的話，我們就不是像久久來辦一次像這種的山海研討會，可能小型的、地方性的，讓老人家講故事，讓我們的小孩子都來記錄，那種運動可能我覺得應該是我們從宜蘭到台東這邊那麼多大學，我們可以做什麼，我覺得這應該是蠻好的事情。

我們在努力營造一下，讓我們所有的研究生或是大學生，跟部落發生關係，然後記錄歷史，社區的歷史，閱讀我們的部落，我們的山河。最深的那種自然的語言，很可能還在我們這個地方，可以去經驗到，所以我們應該推動這個運動，我們看可不可以提一提，跟教育部在這個特別卓越計畫這方面，合作做什麼，大的一個經費來，帶動大學的教育，和部落產生關係，讓我們有足夠的經費可以帶領來自這個部落區域性的研究。

如果我們透過這樣大家一起努力以後，來去做這種對土地認同的運動、對我們部落的故事的運動，或者耆老們他們甚至還活著還可以講話，應該不是只有生態這邊的人去做，應該全面的，謝謝。

引言人一 林正芳（蘭陽科技大學 講師）：

我們宜蘭人最驕傲的一句話叫做什麼，淡蘭文風貫全台，可是沒有人去搞清楚這到底誰講的，他講這句話到底是真的還假的，那這個東西事實上也許是沈保

頑也許是應酬話，但是宜蘭就是覺得很有面子，所以寫下來這個字還滿有用的。關於剛剛陳教授講說宜蘭跟花東沒有什麼關係，其實我有一點點要抗議一下，我舉一個例子就是現在史前館那個LOGO，在卑南那邊只挖到一對，我們在礁溪挖到十二對，宜蘭不產台灣玉，玉大概都在花蓮產，在大概兩三千年前，宜蘭跟花蓮的往來應該就是很密切的。另外，我今天開車從那邊來，我特別去找佳里村，那個KALAWAN大家都知道的，如果說這個美崙溪以南跟宜蘭的關係不多，這個我們可以接受，那美崙溪以北，就是另外一個我們知道散佈在花東沿海的KAMALAN，還有新社，像台灣的長老教會在花蓮的傳教，大概也是從宜蘭過來的，所以是很有關連性，千萬不要把我們割出去。謝謝各位。

引言人二 陳鴻圖（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 教授）：

剛剛那個學生問，原住民神話在歷史上怎麼看，第一個聲明，我不是歷史學家，我沒那麼專業，但原住民神話其實是我們做歷史研究很好的史料，包含竹生說、石生說這種東西，我們都可以當作原住民歷史的一個材料。

其實剛剛提到的原住民文學也是這個樣子，我們自己學歷史常常在開玩笑，就是說歷史除了人民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那文學除了人民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所以我們還是要比較汗顏，因為很多東西搞不好都是我們編出來的。

院長也提到就是說講故事這種東西，我之前在蘭嶼幫的那個董牧師，其實他在講他自己很多的故事，我想我們在整理的時候，最大的一個困難就是我的語言學習跟他的表達，其實有點落差，他講起來很精彩，但是我們整理出來只剩下一些壞故事。這一方面，我倒覺得原民院可以跟人文學院合作，我們跟教育部要一個課程的計畫，就是口述歷史這樣的一個課程計畫，然後結合原住民學生跟歷史系的學生，在語言上可以互補，然後我們藉由計畫，從耆老開始做，從各族的東台灣的耆老做，關鍵就是最後還是文化局要出錢來出辦，因為其實花蓮縣文化局沒有做過任何口述的東西，這個是很可惜的。不管教育部、文建會或文化局，其實應該給我們多多的支持。這是我的簡單回答，謝謝。

引言人三 董恕明（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教授）：

剛剛那位同學說的問題，我不知你怎麼想文學這個東西，就是好的作品要怎麼想他，可是不管他是用什麼流，重點是他把作品寫好，他寫的是一個好的作品，那他寫的其實是很樸素的東西像我剛剛說隨便念一念的那樣子的東西，或者是他是用心經營寫出來的東西，我覺得都可以討論。

如果一個作家你很清楚意識到他只是為了展現他的技巧而去寫那個東西，也許很容易就辨識出來，你在討論他的時候，可能就不會說，我真的覺得他寫的渾然天成，他即使不意識流或者他也不後設，他說了一個這個世界裡面最重要的問題，他最深的感動或者他最深的什麼，我覺得那就是文學裡面一種很簡單的要求而已。

如果你覺得說有些作家可以觀察一下，我通常都會舉瓦歷斯諾幹做例子，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詩人，可是他作為一個原住民這樣的一個身份，他有時候必須寫很多也許跟他的文學毫無關係的散文也好，或者政論也好，或者評論也好，從我這個一個讀者的角度來看，就會覺得這樣好可惜，為什麼要這樣子，可是也許就那個作家來說，他只是做他認為他應該要做的事。你說你想要看後設，或者是意識流，你們孫老師編的選本裡面有一個，剛剛也有出現過的那個阿道的作品，也許他在語言上頭的那種解構，或者挑戰，也許我們需要用解構這個方式去談他，可是對他來說那個可能就是最自然的說話方式，他不那樣子講事情，不那樣看事情，他就沒有辦法說他自己，所以文學的討論或者文學的研究，永遠只會跟在那個創作者後頭，除非他寫出這個東西來，不然我們所有後面的研究者，期望規劃他寫出什麼樣的一個東西，這個都是對創作的一種扼殺，這是我的想法，謝謝。

主持人 孫大川（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謝謝三位老師，最後我有一個很慘痛的經驗，就是最近這幾年原住民因為介

入書寫，我也很想做這個歷史，自己歷史的詮釋者，開始就有文學的創作，當然也有一些人，比如說剛才說的延平鄉誌跟秀林鄉誌，延平鄉誌要寫的時候，他們就覺得是因為他們是個原住民團隊，他們覺得自己應該要來作布農族的，然後他們就一定要有老師要有什麼，所以就借我的名字去，後來就都不知道這個有沒有做，聽說去年已經有了，還沒看到，這個是一個慘痛的經驗之一。做詮釋的時候，沒有說會想很多事。第二個像秀林鄉志，好不容易幾位老師想幫忙，我們想突破很多過去在漢文書寫裡邊歷史的一些規範，比較從族群的東西，但是寫到後來還是逃不掉，第二個就是同胞們太重視他的主體詮釋權，我們就發現到我們請的幾個德魯固的先生們，絕對不要讓我們在他的論文裡面出現泰雅族，說那個書名如果有出泰雅族要把它改掉，就會常常跟他們要有這些辯論，可見我們好像在爭取某一種主體性的時候，講起來容易，要在實踐上面，無論是文學的或者歷史的，或者是其他等等，我們要做的事情還相當多。恩，非常謝謝老師今天的引言，就先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綜合座談】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我們開始想一些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這時候我們總是要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成果，一些可執行的近程可以做的、未來先可以做的，或者是各個學校已經在做的，或是地方都已經在做的，我希望能後面可以整理的東西，然後我們可以如何投入，像這樣的，我想這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我們從早上就有這個議題，我們都有從東台灣人文教育資源整合，東台灣人文與自然教育，下午一樣兩堂，東台灣南島語言與藝術、東台灣文學與歷史，那這四個議題當中，我們可以就這四個議題提供一些建言。

紀駿傑（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當初教育部其實要我們來辦這樣子的研討會，就是要給我們一個起步，要大家思考在長期以來人文學在台灣比較被忽視，資源比較不足的情況之下，我們用什麼方式可以有效的透過這些整合來提升人文學，它的人文學指的就是文學、歷史、藝術當然也包括人類學，這些方面。今天我們是第一步，要做這樣的工作還是需要外部的資源的投注，我們希望未來教育部還能夠持續有這方面，今年只是第一年。如果透過這個我們可以來開始思考，尤其在東部的我們更是如此，這些大學都是蠻晚建立的，資源也都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機制，不是只有今天這一天而已，而是在未來持續的工作，我們真的可以討論出一些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工作，大家可以彼此資訊交流的、資源整合的，這是公德一件，所以在今天最後一場，或許大家可以集體一些想法，當然今天陸續大家已經提了不少建議、想法，最後，我們再利用這短短的時間再來做整合性的思考說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可以來促進東部區域的這些交流跟整合發展，當然我們指的是有關人文學方面的課題，這些是我的想法，大家可以提一提各位的看法跟建議，謝謝。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有一次更生報特別派他們的主管來民族學院，說我們提供一個專欄給民族學院

來寫，這件事情我也請我們的老師去規劃，那後續要怎麼做，到現在都還沒有回應到底要怎麼樣，每次在美崙山遇到社長，一大早在走路的時候，院長你們預備好了嗎？我們預備好了。我們剛剛都有提到的更生報，我覺得我們在整個東部地區有些什麼樣的雜誌，是不是文章不夠？沒有人寫？除了錢的因素以外，是不是它的稿源已經很難來繼續？我想，既然有這樣一個地方的報，我們是不是應該好好的跟他合作，來開闢一些按照我們所關心的議題，透過那個來分享我們的想法，我是這樣的期盼，所以無論是哪一個學校，以東華民文跟語傳，或是民發、族群所，其實我們可以在這個來談，因為社長每次遇到就問我說，院長你準備好了沒？什麼時候開始正式定案我們坐下來談？這個你們有什麼想法建議？這種機會是有，就更生報在東部地區是一個很重要的發言台，或是提出我們對東部地區的論述也好，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跟地方資源結合，這樣的建議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童元昭（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所長）：

今天上午我有提兩個問題，一個是定位的問題，剛剛童院長說的更生報基本上比較可能在東部建立重視，實際上我想在西部人看到更生報機會畢竟還是少很多。那另外一個牽扯到技術問題，我講幾個比較具體想法，也許我可以稍微提供一下這個座談會的背景。去年底到今年初教育部有一個中程綱要計畫的委託，我有參與在裡面，那是從九十五年到九十八年四年的計畫，今年他等於是做一個實驗，先看看做一年可以有什麼樣可能的發展，所以今年的座談會，我想它還有其他別的安排，可是這些的確在整理地方意見，東部一向在資源分配上是比較弱勢的，所以我想這對我們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等於是幫她們建立後面四年九十五年到九十八年，這四年它要設立什麼項目？經費是要什麼樣的項目才能支應？

我提幾個想法，一個就是跟整體東部相關的，大家覺得是不是可能有一個以東台灣為主的人文學程，不管是移民村、族群關係、誰跟誰的關係，裡面包括語言包括剛剛說的原住民史，就是我們可不可以設計出一個標準課程，我們讓所有的人，因為東部的人也不多，做這些相關語言，可是我們要把大家的力量整理起來，等於是是一種跨校的合作，我們設計一套標準課程，這課程大綱什麼我們可以經由網路，這些是可以擴散出去，然後我們慢慢建議西部也可以做這種事情，我們的課程可以

介紹到西部去，或者我們的老師他是提供我們什麼樣，或者我們可以變成暑假的密集課程，這是一個可以做的，那一個條件就是為了東部，而且我們可以比較集中人才。

跨校的另外一個是比較遠距的，我非常建議嘗試，我到台東沒有太久，發現我以為我們在全球化的力量當中，可是很多人覺得台東很遠。我們今年的碩士班一年級的學生有人就覺得台東他雖然考上但覺得太遠，對我是很難理解的，因為我以為全台灣沒有多大，這我慢慢的了解，從不同人的角度來看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時間經驗，所以我現在想到一個可能的出路，就是遠距教學希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面臨的只是秒差，而不會是一個學校換到另一個學校的問題。

另外一點就是，今天我們圖書館館長在引言的時候，提到東華的圖書館非常有特色，收藏非常豐富，可是教育部的經費仍然是放在東華，而且東華是被指定作為資料中心，所以我希望這不只是東華的福利，可以分散到東部，大家都可以用到這個好處。現實上來說，宜蘭比較不是問題，宜蘭到台北市比較容易，台東的資源的確相對來說是非常的不利，台東到屏東這邊人文課程是非常的少，從高中開始它相關可以有選擇的就很少，大學的科系都慢慢成立一些，可是說真的也不是很完整，書也是缺乏的，難以跟東華來比，所以是希望東華有一些東西可以數位化，或者說，怎麼樣可以更方便，我們可以部分付費或者怎麼樣的一個資源共享的一種安排。我們一起來做這個事情，否則這個區域資料中心的意義，難以表現出來。

那另外一點就是，今天那位黃東秋老師講到，這個多族群語言認同這方面，我想他的表達方式是特別讓人感到興奮，可是我要問一個比較具體的，就是我們在小學、中學到大學裡面，我有點不大清楚，大學這邊尤其是東華有民族學院，族語的教育是什麼情況，或者不要講族語，就是原住民語言的課程安排，有沒有一個學程或一個整體的規劃，還是看運氣有什麼老師願意教，我有點想知道這個整體在原住民研究上面，這個對於語言教育的安排位置在哪裡？另外就是那個黃老師講的時候，因為我也看過他相關的著作，他強調的是多語言環境的教與學，所以這是非常活潑的觀念，只是我不大了解說他有沒有一個實際的模型出來？這到底要怎麼執行？比方說生活中學這我們都知道是非常理想也可行，他說真人互動，現在有沒有一套教學方法，真的發展出來或者是實驗性階段可是有個完整的構想，這是在小學

或中學可以用，同樣我們在大學語言中心可能比較不是問題，那只是說大學有沒有提供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套教育方式，大概就先提到這些情形。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我先就語言這個部分回應童所長想要知道的事情，東華民族學院一開始民族語言與傳播就是它的必修課程，所以我們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學生全部都要修族語。在我們這裡的非原住民學生再苦他們還是要修族語，因為這個是必修課，而且他們有一定要去完成的要求。那麼管理這個很活潑的教學，我們有這個語言教學觀摩，帶到各個原民會支付這個經費，讓他們去年一年整整這樣的跑，這個部分今年又標的這個案，那都是標案的。之外我們還有族語工作坊，我們所有的協力教師跟我們學校的語言學、文學的專業的老師們，常常來一起研討語言與文化這個部分，所以對東華來說我們比較有這種課程上面的規劃跟觀摩和語言工作坊，另外學生在這個領域上面，從他們的學習雖然可能很有限，但是我們看到一些成果，跟他們要報考升學也好，那他們在這裡所經驗到的，已經有一定的肯定，但是如何去弄一個高等教育的教材，這是我們要著手來規劃的，因為政大它做了那個九年一貫的教材，可是這個中上以上的教材還沒有出版、還沒有完整，所以這是我們認為要完成的責任，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孫大川（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我們就是有多少學生要開我們就開，原則上我們本來是很希望任何一個東華的學生他想要學，我們就讓他學，但是學校不容許。我們最近這幾年其實也有一些委託，我們也在跟學校爭取。當然希望它能夠年年開，現在學校的政策沒有很明朗。

我想補充剛才院長所提的，可能你會比較關心我們所碰到的難題，第一個難題還是老師的部分，因為很有語言學訓練的老師不一定懂族語，然後也不懂得教，懂族語的人可能完全對語言學也不懂，所以我們要找一個適當的族語老師，一直是我們的困擾，而且進用上面還有他們的福利，都是我們一直在努力，這個部分解決了一點，但是沒有很徹底的解決，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想努力，讓原民會能夠負擔我們在這裡的族語老師的若干的，除了終點費之外的應該給的一些經費，讓他們有一個

穩定的環境。他們算是兼任老師，通通都是兼任老師。我們現在就是很希望說服學校能夠做這樣的事，而且全中華民國就只有東華大學民族語言你花一點錢，不過也有一些實際的問題，這個會碰到的。

還有一個問題，這些族語老師們，我們有一個工作坊，本來是很希望透過那個工作坊，讓某一些語言學的專家跟他們有一些互動，而且我們都一直這樣推，但是成果也不是那麼的成功，因為那個模式有一些個別的還不錯，譬如說，達悟族的，因為董瑪女跟何德華長期合作，所以他們互相之間就會有成長，我看我們其他的幾位族語老師在這方面成長還是相當有限，所以將來對我們族語老師的再訓練，跟那種或是有效的跟語言學家做一種分工也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可以去努力，但是效果還是要慢慢去碰到的。

第三個就是教材，其實我們一直想建立一個成人，特別大學生，外國的學生要來這裡研究原住民的東西，他立刻就可以有兩年或者是一年的語言學習，可以聽或者是可以用，想發展這樣的教材，很多漢人同學，如果他要學哪一族的論文，我們也可以要求他做一些這方面，這個教材現在已經比較成熟的也是達悟族，他們的參考語法通通都出來了，教材已經有，雖然還是有一些意見，但是已經成型，但是其他的都要一直趕快努力，這個一方面也是經費，二方面主要是那種語言學家跟老師之間的合作還是不是很行，所以其實那些我們都想到了，但是這個要好多的條件要湊在一起。

我們本來有一個指標，因為我們本來是兩年四個學期，從二年級到三年級，所以他有四個學期，我們也訂出譬如說，希望他們在第一個學期有多少個詞彙，然後語法方面，reading上面要做什麼樣。但是很難完全監督到每一個老師的進度，跟學生互動情況，所以嚴格講起來，如果要讓這個東華大學的族語教學的工作能夠有一個根本上的改變，真的是需要有教育部、學校當局跟系所院裡面，大家來談的非常清楚，人的進用的部分怎麼樣，他的在此進修情況怎麼樣，那個編書的情況怎麼樣，這些錢都應該。

現在就是我們幾乎那些錢都是標案標過來的，標不到就沒，所以每一次都在擔心他們下一個學期要怎麼辦，你看我們在這裡完了以後，其實我們已經有兩屆的每一次都是十三個標竿的族語中小學的合作，那已經累計了一些東西，那些成果應該

做一些分析，然後做一些討論，有的不錯，有的還是不太行，希望那個是在這裡也能跟部落，跟很多各級的學校能夠有一些互動，現在好在就是政大有在推那個部分，不過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問題，就是九年一貫的那個部分，那我們東華希望是對那各中小學的這個區塊只做這個彼此的互動，不一樣的學習，但我們想發展完整，十二族或是各族完整，兩年，四個學期的一套教材。後來影音怎麼做，還有就是我們要建立語料庫的事情，很多語料庫都有，但是這些語料庫都拿來研究用，我們希望是我們自己學校有以教學為目標的，那些學生寒暑假他可以去採集語料，回來他可以去學習怎麼去切割，去操作這些語言的東西，現在我們大廈也還沒弄完，所以我們很多的設備也不敢買，將來大廈完了以後，這個部分可能也會有一些理想上。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剛剛童教授有提到那個人文學程，然後就是負面學程，這些我想說我們可以一起，關於這些數位如果沒有任何其他的變化，那還會到民族學院這邊來。那有關於數位化的訓練，那學程我有跟他叫漢音片，那這種我們可以區域性的規劃，他有實際在做的訓練區域性的學程，這個部分我們還沒有積極的採這個部分，我不曉得明年怎麼樣。

童元昭（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所長）：

這是兩件事情，一個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設計一個學程就是以東台灣這個概念，這個整體概念為主的一個人文學程，因為其實也今天整件事情可以去展現的一個形式。那另外就是技術上面，因為講到就是資源共享的問題，那數位化的之後就是資料庫的開放這就是一種資源共享。另外不管是學程或者是其他的我們的遠距教學，我們如果彼此我們的平臺是可以配合的，然後大家都有這個教室，也因為有某一種約定，我們在網上有給密碼，我們可以上對方的網站，課程的錄音錄影，甚至是同步的，如果我們有這一個，學生可以承認，我想這是每個學校，在這計畫內的學校，他的課程選擇變多了。比方目前台東大學他們沒有族語這方面的安排，他只有語言學概論，但是他沒有切確的族語，那以南島所來講，我們希望學生做研究，他確實掌握地方的語言，他甚至跑大學去學，甚至跟老人去學，可是希望選擇可以更多，

甚至於可以給他學分，這也是一種鼓勵學生的方式。

紀駿傑（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這點我稍微做一點我所知的回應，因為例如透過這個計畫，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是不可能做的，我們曾經問過了，其實他的可能性是沒有，就是圖書經費而已，未來會怎樣我還不知道，反而我們現在學校有申請到一筆教學卓越計畫，去年有，那今年的結果出來的可能有一億，所以比去年還多，其中會有一組其實都在鼓勵老師們把他的課程數位化。那另外，例如我們自己系我們也提了計畫，這個計畫就是剛剛孫老師說的，把我們的很多的現有的資料，我們的甚至將來的語料庫等等，我們都可以上網，數位化上網，那這樣的話當然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可以馬上就可以分享這些資源，就可以做到，所以那個反而是在這個教學卓越計畫裡面的計畫，現在我們學校都大力的在推動，學校另外也補助老師錢，讓他的課程數位化，所以這個是透過教學卓越的錢，現在已經在做的。

與會者一：

就像上次那個青年國際會議，在我那邊辦的感覺就是他們會收集一些學生的意見，但是到最後意見還是意見，變成他們討論的一個議程內容之一，我只是覺得說，這次來參加這個座談會其實就是想要在多一些了解，建言是沒有啦！感想是很多，回去要整理。

與會者二：

剛剛聽到台東大學的董所長，他有講到關於語言的部分，是不是能夠有另外一個制度，就是聘請部落的耆老來學校教學這樣的一個制度？同樣的，我覺得藝術所在這個裡面也面對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研究原住民藝術，很多的部落意識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技術，但他們卻礙於學歷的關係沒有辦法來學校從事教學的一個課程，那變成學生是很辛苦的到部落去拜訪他們，我覺得這變成一個蠻大的問題，之後是不是能夠有一個，就是學校或教育部能夠有一個認可他們，就是技術的一個機制？能夠聘任他們來學校成為一個藝術家，能夠教導學生？我覺得這樣可能是一

個比較好的一個方式，是可以期待去努力進行的，這樣子，謝謝大家。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院長）：

這個意見非常好，教育部有一個叫技術專業人員的辦法，可是那個門檻高到沒有一個原住民可以進來，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如何去突破，我會在七月份，教育部下來要我說明民族學院的需求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會特別突顯族語師資跟這個藝術的部落的這個藝術工作者，進來的可能性如何，那這個我已經列入在要跟教育部談民族學院的特殊需求，那有沒有可以突破的，因為我要拿他的那個條例，然後根據這個來談，沒有辦法幫助我們，那這種狀況當中有什麼補救辦法，我們必須在七月份的時候，教育部下來要民族學院跟教育部對話，關於這個員額的需求，學程設置的這些問題，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案。

童元昭（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所長）：

我倒是想的很具體，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個事情也不知道怎麼來的，也不知道會怎麼樣，可是我現在學到一個教訓，就是永遠要準備好，所以當錢出現了，計畫突然就是對，所以你就是要十天內提一個計畫，你最好有心裡知道你要幹嘛，因為我大概隱隱約約知道這個中鋼計畫在後面，所以他現在是試探性，我們不是試驗品，他在收集意見，因為當初寫那個中鋼計畫的案子的時候，其實有一些大方向，他這個方式也比較靈活，所以比方他這一次，他不讓大學來選，說我們來參加作文比賽，我們願意來試試看，競爭作為一個區域資料中心，他根本現在就是認定，所以這次的計畫案，教育部有相當的資源掌握在他手上，他主動說我要分配給你哪些地方，他希望他在設計，所以他們在原始計畫裡面已經有一些想法說他這個錢要拿來，幾億，要拿來怎麼樣用。比方說人才培養，他有一部分錢會放到人才培養上面。

另外就是說因為台灣人文學這概念，其實大家好像在說台灣這個台灣那個，可是整個台灣人類學，這個東西還不成型，所以他希望有一些其中的課程。我想，可以做這個事情，我們自己人還不夠，外面有人在做這種研究，荷蘭的，日本的，把他請來。其實他這個錢算是好用，就他給的單價會比較高，因為你可以請外國學者來，你可以短期，博士班、碩士班的學生。比方暑假政大、台師所要辦的，我相信

是跟這個計畫是相關的，應該是在這整個中鋼計畫上的一個試探性計畫。所以我們今天看不出他的重要性，可是我相信他會有一些影響，我會建議我們下面具體可以做的事，可能我們會有一天或兩天，東部這些大學相關系所，大家集合起來，我們前面先做一些規劃，我會建議說規劃方案，東台灣人文學程，我們自己先整理每個學校相關的課程，相關的老師，然後我們提出說我們覺得這些之間有沒有重複，或者是有一些重複可是我們卻怎麼樣再組合更好，一個學生通常幾個學生，我們甚至於他現在在學分學程跟學位學程，我們甚至可以設置學位學程，我們可以把這一套，比方我們在台東的位置，我想這一套就介紹到屏東，因為實在是非常近，而且屏東很明顯缺乏這種觀點，也缺乏這種資源，我們這個暑假可以來設計這些看看我們有一些什麼樣的課，然後我們大家對所謂的東部在台灣人文學建立這上面，可以有一個什麼樣的貢獻。我們需要外面，我們自己人夠不夠，我們不夠，我們外面可以請誰來，今年來不及，暑假就來不及，錢我們現在很明顯他錢已經分配出去了，他下一次有這個計畫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寫這個計畫出去，我們就說第一個就是有一個工作坊，我們訓練老師，訓練博士班學生，因為博士班學生出來就是當老師了，先把這個東部台灣人文學上面的位置把他大家來討論一下，把他帶出來。

孫嘉穗（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剛才院長在講的更生日報那個部分的時候，我有想到這個部分其實可以跟我們的課程結合，譬如說我剛剛想到是說新聞採訪中的課程，這不只是說老師的一個專欄，我覺得也可以變成一個學生發表的園地。一方面就是說，這個可以讓學生有個動力，他好的作品其實是有個發表的地方，以後他要找工作這個就變成他工作的一個助理。所以對他以後的工作是有幫助的，對我們整個學習以後要向外，就是說其實外面也在看說東華這邊的學生培養出來，到底前幾屆他們做出來，這些學生培養出來到底好不好。如果這還有跟業界聯繫上頭，這不只是健教合作的那個面向，假使說這conpecation的部分，不只是老師的部分，學生其實有這樣子的發表園地，或者是說好的作品，比如說歷史系的老師在講口述歷史的部分，我們這麼多學生，這麼多族，我做一個老師我其實可以規劃，今天什麼樣的議題，讓學生去採訪，譬如說我們有報導文學這樣子的課程，這個部分是跟平面媒體的，那是不是有個部分，

像影像的部分，是跟譬如說電視台或什麼其他的媒介，就是不是要花額外的時間，你在這個課程的作業裡面，本來就要做的東西，如果後面可以有一個連接下來這個關係，就變成作品其實有一個延伸的附加價值，那學生本身就變成有比較強的動力來做這樣子的東西。

我剛才說的是說新聞採訪，我上次要他們做的東西是個人回去你的部落去找一個人來訪，但我不限題目。我想如果是一個專題性的規劃，因為以前我自己在辦公室接副刊這樣的東西都是要作規劃的，有這樣子的專欄，有這樣子的園地，其實我在設計這個作業的時候，就可以跟這個主題規劃在一起，那學生本來就是要做這個作業，所以不花他額外的時間。今天我在教他們怎麼做這個東西的時候，我也可以教他們說，你針對東部的這個報社這樣的一個版面規劃的設計，你做什麼比較容易上這個版面，相對的，不管是報紙還是雜誌，東部方面如果缺搞源的時候，這個搞源就不只是從我們老師來，也可以從學生這邊來，我覺得這個部分他又是可以跟後面，學生以後要找工作，你有這個成品，它是成品可以用它找工作，除了我們去幫助研究所的學生考上研究所之外，這些要去找工作的學生幫他自己先墊好一個部分，讓他後面有個作品，讓他去找工作這樣子。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院長）：

因為社長一直很期待我們提出很具體的，那如果這跟課程一起來弄得話，應該是非常好的一個設計，而且我們會持續的跟它合作，這種合作的方式，可能也可以幫助東部地區的，這種大學跟民間合作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所以如果你課程方便，那我們可以跟社長，他目前的總編輯，進一步的去談。

孫嘉穗（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我想這個部分我很願意來做這個事情，因為這也是幫學生一個忙。但是，我覺得這不是單一課程，因為有時候一個班，好的作品可能篇數有限，因為畢竟還是剛開始在練習，所以如果有多幾門課，這個資源也不是說單獨我學生有這個資源，其他老師，甚至是整個院裡頭其他系所，好的作品可以讓它有這個管道變成一個譬如說搞源的部分，那議題性，我們可以規劃，譬如說這個老師課程有這個規劃，這個

課程老師有什麼規劃，這個大的，譬如說原住民什麼樣的專欄，然後就是各個老師在他課程裡面有這樣好的作品就把他學生推薦出來，跟外面的業界上面也可以有這個聯繫，那我們就不是做一個非常硬性的建教規劃，又要花費很多人力，而是原來課程設計，只是幫他把後面這個東西把他連接起來。

主持人 童春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院長）：

需要有一個把這個整合，所有的課程跟這個有關係的，都可以整合，如果能可以做一個初步的構想，我想應該我們在這部分可以好好去做，那我把時間交給紀老師。

紀駿傑（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下課，謝謝大家參與到最後，那我們會把資料做彙整，因為我們也會做結案報告，提出我們的一些建議，好，謝謝大家的參與。

【附錄一】

「九十五年度台灣人文學東區座談會」企畫書

壹、計畫目標

邀請各級學校教師代表及地方文史工作者，就東部地區人文學現狀與需要，共同探討如何建立相互支援的網路，廣化資料庫，深化人才庫，以期在短期期內對台灣文、史、藝術及相關研究進行深化，並培育相關人才。

貳、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委託台北大學「全球化下台灣文史與藝術人才培育計畫」--台灣人文學分區座談計畫需求說明文件辦理。

參、座談會目的

- 一、了解析東部地區人文學現狀與需要，作為未來發展及改進之參考。
- 二、探討如何建立相互支援網路，廣化資料庫及深化人才庫策略。

肆、總計畫及主辦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總計畫單位：國立台北大學中文系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及民族發展研究所

伍、辦理時間、地點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文 A207 會議室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一號）

陸、座談會包涵區域

宜蘭縣、花蓮縣市及台東縣各級學校教師代表及地方文史工作者。

柒、座談主題及內容

主題：台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升

題綱：

- 一、台灣文史藝術教育如何在基層深化？
- 二、台灣文史教育如何與國際化接軌？
- 三、東區資源中心（東華大學）如何發揮功能，為地方之台灣文史藝術教育提供服務？
- 四、資料中心、教育單位及地方文史工作者三方如何充分交流，分享研究與教學成果，使區域資料中心發揮聯繫中央地方的樞紐功能，建立全國性資訊交流共享公共網路。

九十五年度台灣人文學東區座談會

— 與會人員名單 —

編號	姓名	所屬單位 / 職稱
1	童春發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院長
2	夏黎明	東台灣研究會 董事長
3	莊文生	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總幹事
4	劉漢榆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 館長
5	傅 君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助研究員
6	紀駿傑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7	賴淑娟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8	黃惠信	國立台東大學師範學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教授
9	張惠珠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 教授
10	童元昭	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所長
11	潘小雪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 教授
12	林清財	國立台東大學音樂教育學系 教授
13	黃東秋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14	孫大川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教授
15	林正芳	蘭陽科技大學 講師
16	陳鴻圖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 教授
17	董恕明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教授
18	廖美香	台東縣立新港國中
19	李建霖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研究生
20	黃榮墩	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 執行長
21	翁純敏	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 鄉土教育組召集人
22	江目尼	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 企畫
23	林家賢	國立東華大學自資所研究生
24	張智欽	宜蘭縣蘇澳國小

25	葉哲仁	花蓮縣德武國小實習教師
26	董俊傑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27	陳學祈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文化系 學生
28	莊閔翔	中華民國獵人學校協會
29	尤巴斯·瓦旦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30	葉秀燕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 助理教授
31	吳玫儀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 研究生
32	楊煥鴻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33	董孝華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34	斯乃決	台東縣原住民產業推廣協會 總幹事
35	羅小婷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 研究生
36	程惠筠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學生
37	張淑玫	玉里高中 兼任教師
38	陳雅玲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 研究生
39	董逸馨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 研究生
40	侯明妤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民小學

【附錄三】

九十五年度台灣人文學東區座談會

- 工作人員名單 -

編號	姓名	所屬單位 / 職稱
1	紀駿傑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2	陳芝欣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3	高雅億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4	高毓慧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5	賴桂如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6	全淑娟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7	徐中文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8	全皓翔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9	楊煥鴻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10	許倍僑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11	賴啟源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

九十五年度台灣人文學東區座談會

— 活動剪影 —



與會者簽到



開幕式

開幕致詞：紀駿傑 主任



開幕式

開幕致詞：紀駿傑 主任



專題演講

主持人：童春發 院長



專題演講

演講人：夏黎明 董事長



茶敘

九十五年度台灣人文學東區座談會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



專題研討一
主持人：童春發 院長



專題研討一
引言人一：莊文生 □ 總幹事



專題研討一
引言人二：傅君 □ 助研究員：



專題研討一
引言人三：劉漢榆 □ 館長



專題研討二
主持人：紀駿傑 主任



專題研討二
引言人一：賴淑娟 □ 教授

九十五年度台灣人文學東區座談會

— 活動剪影 —



專題研討二
引言人二：黃惠信□ 教授



專題研討二
引言人三：張惠珠□ 教授



專題研討三
主持人：童元昭□ 所長



專題研討三
引言人一：潘小雪 教授



專題研討三
引言人二：林清財□ 教授



專題研討三
引言人三：黃東秋□ 教授

九十五年度台灣人文學東區座談會

— 活動剪影 —



專題研討四
主持人：孫大川 教授



專題研討四
引言人一：林正芳 講師



專題研討四
引言人二：陳鴻圖 教授



專題研討四
引言人三：董恕明 教授



綜合座談
主持人：董春發 院長



會議討論